

啤酒問世能超過百年
一切已盡在不言中



若你釀出真正好喝的啤酒, 根本不必聲嘶力竭的自吹自擂。

海尼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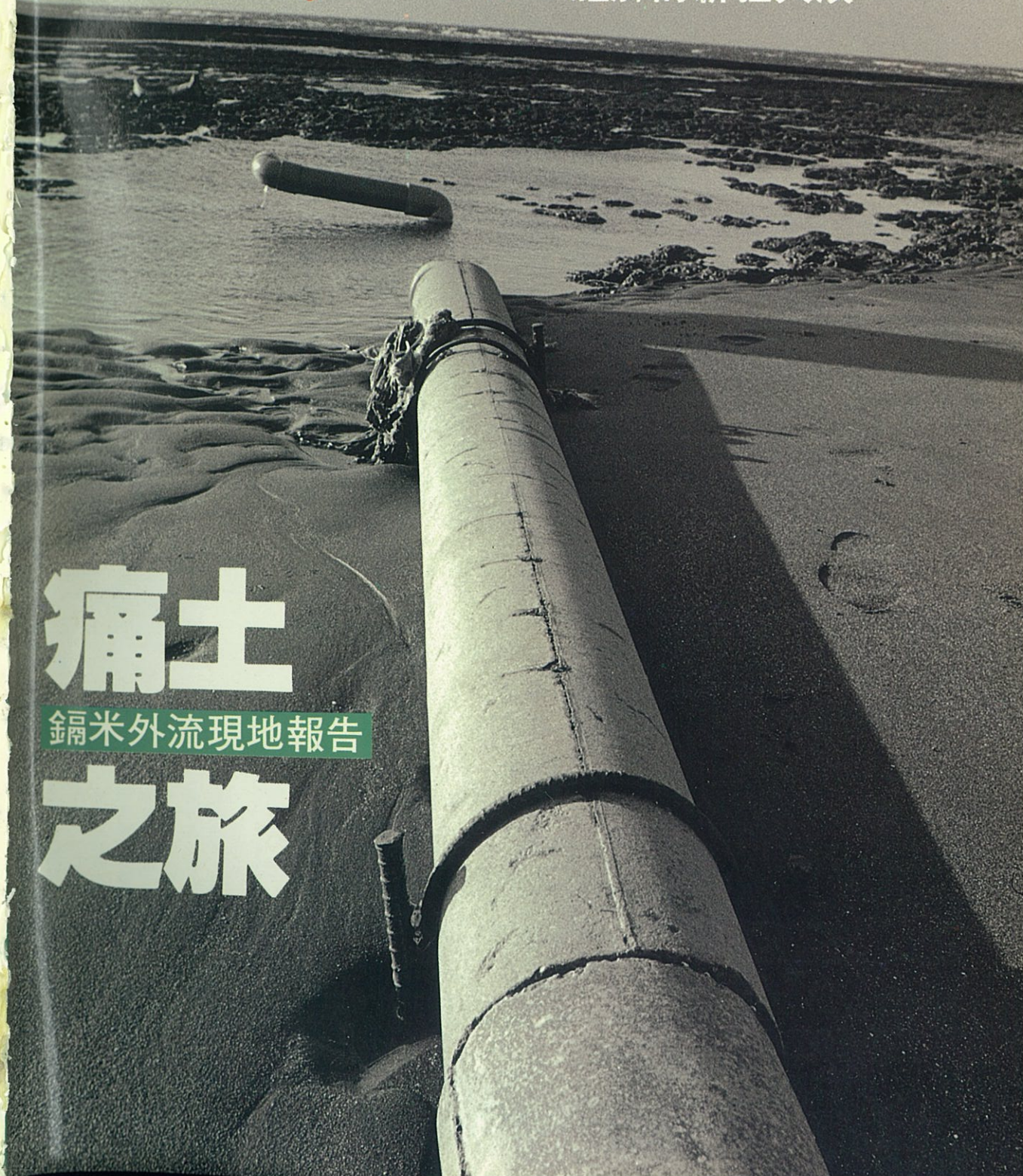
人間

36

77年10月1日

關曉榮蘭嶼系列報導：
十人舟下水儀典
布袋戲王做大壽
艋舺的新疆大漢

痛土 鎬米外流現地報告 之旅





翡翠花件 福在眼前

對於翡翠
綠已經不是色彩
綠是造化天成的珍貴象徵

▼馬眼形翡翠鑽戒
長2.3公分寬1公分



▼翡翠方片胸針
長3公分寬1.6公分



▶翡翠懷古耳環 直徑2公分



古董家具／字畫／陶瓷／雕刻／珠寶／古玩／高古文物／文化藝術圖書館
營業時間：每日10:00AM-6:30PM(星期日例假不亦同)
台北市文林北路266號(古尊源莊對面100公尺)
☎8319551 FAX:8319522
寒舍出版社郵政劃撥帳號1213316-0
每周六、日下午3:30起，在寒舍視聽圖書館，均由名家主講藝術專題講座，歡迎參與。

翡翠又稱「東方之石」，極品翡翠，其質晶瑩剔透，其色澤翠綠深濃，其價值即以質地與色澤而論。
清中葉以後，尤其慈禧太后深愛翡翠，使得翡翠廣受貴族豪門喜愛而成為高貴之象徵。
寒舍珠寶部，搜羅全球各地翡翠精品兩百餘件，含戒指、耳環、花件、墜子、手鐲……，係全國質量最佳之上品翡翠名店。
配戴翡翠，象徵高貴，歡迎您來選購。



Unieia

雅你個電系列

20吋彩色電視·個人電冰箱·個人洗衣機·咖啡壺·電熱水瓶
果汁機·電烤箱·微波爐·美髮組·吹風機·蒸氣熨斗
語言學習機·多功能電子電話機·無線電話機·電話答錄機·食物研磨機

聲寶公司企劃銷售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7號2樓
洽詢專線：718-1711

孤獨 却不會寂寞
每一次翻身
都存在記憶深處的一個夢想
每一次啜飲
都感受深刻的自我滿足

每一次鈴聲响起
都喚起對獨立生活的一份深情
一個人生活
一個人的世界
一個人的雅你

詩人自一粒砂子
看見了世間和宇宙的奧微與浩瀚
我們在水裡
認識了生命和自然的豐饒與神奇



請珍愛我們的大自然水資源



漢洋企業機構
THE HANAQUA GROUP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20號11F
電話：(02)752-3595
傳真：(02)781-4681
電報：24041 STCHIANG

水產養殖 / AQUACULTURE
養殖規劃・飼料供應・產品行銷・經營服務

新力牌
SONY

稱霸衛星時代 唯有SONY



觀賞衛星直播，從接收到播放，只有
SONY能提供您最完美的組合

SONY是製造衛星天線與高品味視聽產品的專業廠商。在衛星直播時代，唯有SONY能提供您真實解像度超過450條的立體聲高畫質彩視，以及立體聲數位錄放影機，遠超過衛星直播所需要的360條解像度，充分展現衛星視訊的高傳真立體原音及精密畫質，為您創造最高品味的視聽享受。

SONY 1990年衛星時代機種提前上市！

SONY原裝進口彩視極品，是衛星直播的最佳拍檔，讓您收視來自外國的現場節目，身歷其境。



KV-27SXR10 (全功能遙控)
原裝進口環場音效加S端子彩視
擁有最新的Y/C分離S端子，可以搭配SONY的ED Beta錄放影機，創造出解像度560條以上，世界最高的畫質。立體環場音效、超高傳真28吋黑色映像管，正是衛星直播的最佳拍檔！



KV-27TX10 (全功能遙控)
原裝進口環場音效高畫質彩視
28吋彩視極品，擁有矩陣式環場音效與超細線黑色映像管，接收來自衛星的視訊，更能表現與眾不同的高品質！

水貨看似便宜，算算損失更大，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認明真正新力公司貨！非新力公司正式代理進口的視聽產品(俗稱水貨)，常以國外過時淘汰機種，廉價傾銷水貨市場。且水貨沒有售後服務，故障待修欲哭無淚，國外規格不適用，發熱故障壽命短。因此保障您的消費權益，請勿購買水貨！購買時請索取新力公司中文保證書兌換卡，享受新力公司完善售後服務。

外盒裝上
中文保證書兌換卡

SONY原裝進口立體聲錄放影機極品，忠實記錄畫面的每一個細節，靜止、慢動作、多種數位重播功能，讓您擁有珍貴的精彩畫面，百看不厭。

SL-HF 700

震撼特價：**19,900元** (含稅不附運費)



原裝進口 立體聲高 質錄放影機
優異無比的音響與畫質，是SONY最暢銷的機種，有預約錄影及快速錄影功能，白天上班依然可為您錄下國外精彩的節目，留待您慢慢地欣賞。

SL-HF 780D



原裝進口 多功能數位錄放影機
錄製運動節目及各種現場歌舞節目是數位錄放影機的拿手好戲，數位功能，可以做到靜止、慢動作毫無雜訊，另外有油畫效果、跳格動作、數位60倍速觀看畫面等等。

SL-HF 860D



原裝進口 行家級數位錄放影機
全功能數位效果，包含多重畫面、靜止、慢動作、跳格動作、油畫、馬賽克效果、局部畫面放大……等等比美電視台主控室的效果。同樣看衛星直播節目，您比別人看得更精彩！

新力牌 彩視・錄放影機

新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展示中心：台北市民生東路66號 ☎(02)5110667
高雄展示中心：高雄市中山二路581號 ☎(07)2618108

分期、服務諮詢專線：台北(02)5110668 桃竹苗(03)3354234 台中(04)3375821 高雄(07)2618108

新力銷售・責任保證

請認明新力牌商標及新力公司服務保證卡

●品質完美優異、信譽卓著

●服務網路完善、技術專業

SONY
歡迎分期付款

A tall, light-colored refrigerator with two doors. The top door is slightly ajar, revealing a small label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 refrigerator has a simple, boxy design with a light-colored handle on each door. It stands on four small, dark legs.



日立電冰箱 捷迅

王立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9之3號 電話：(02)5613211~3・5613215~6

魚肉沒退冰，做飯來不及怎麼辦？

我有秘密——日立超大冰溫室

免退冰，隨時可調理

免退冰，隨時可調理

日立電冰箱擁有全系列冰溫室、食物免退冰，隨時可調理！

傳統冰霜貯存魚肉需置於冷庫至烹調時，必需退冰，耗事費時，而且會流失魚肉美味！

日立電冰箱最新開發全系列超大冰溫室，可從-1℃至-3℃彈性調整最適宜的保鮮溫度，魚肉免退冰，好拿、好切，營養不流失，隨時可調理。

日立電冰箱全系列超大冰溫室，**日製冰容量大50%！**

日立電冰箱採用世界專利絕熱傳導系統專利箱體，能發揮高冷卻效率，因此獨家設計有超大冰溫貯鮮室，內容量比傳統冰霜大50%。

日立電冰箱同樣外觀、規格，**內容積比它牌大30%！**

日立電冰箱以榮獲全美專利第一名之科技，獨家專利採用絕熱傳導冷卻系統，沒有冷卻器，與它牌冰箱比較，同樣外觀大小，內容積加大30%。

日立冰箱全球銷售網建立成功
及高科技產能突破，才能以13500
元回饋消費大眾！

●日立捷冷電冰箱以高科技、高品質贏得國際肯定，並且成功的建立全球銷售網，大量生產，暢銷全世界，加上高科技產能的突破，所以能大量降低成本，有超大水溫至的電冰箱最低成本13500元起，心動品質，價格更令人滿意！

●精緻設計、體貼功能，超越美、韓進口電冰箱！

●日立製作所以電腦及重工業科技，從事捷冷冰箱設計，不論外觀、功能都能領先世界潮流，品質超越美、韓同型進口冰箱！此外，捷冷電冰箱還有以下多種精緻設計：

●七重一體密封結構，無接縫、無死角，好清理。

●每小時用電不到1.6毛錢。

●直接鎖音系統，完全靜悄悄。

●活動棚架，可依需要調整冷藏空間。

●多種色彩，新穎外觀設計。

人間

36

發行人／陳永善(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高信疆(高上秦)

人間雜誌社

編輯顧問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邱坤良	蘇俊郎
	張照堂	尉天聰	王禎和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王拓

總編輯	陳映真	
總編輯	曾伯堯	
特別助理		
社務副理	廖嘉展	
主編	鍾喬	
圖片編輯		
版面設計	蕭嘉慶	
執行編輯	李翠瑩	
攝影採訪	李文吉	蔡明德 鍾俊陞
	顏新珠	蔡雅琴
文字採訪	曾淑美	陸傳傑
特別企劃編輯	張國權	
特別採訪	陳列	王墨林 藍博洲
	林柏棣	賴春標
儲備編輯	吳仁麟	簡慧蓉
廣告部		
代 表	陳映三	吳明達
	黃曼娜	葉正芬
發行副理	邱鴻翔	
發行專員	林正峯	陳淑芳 杜慧如
會計部	吳文娜	
美術構成	蔡雅松	
美術協力	凌鈺	

人間出版社

社長／王拓
主編／姜靜繪
編輯／董克景
發行副理／韋國川
發行專員／林立
會計／薛佩玉

《發行人的話》

陳映真

早在 1964 年，日本富山縣發生了波及萬人的鎘中毒事件，一種叫做「痛痛病」的鎘毒疾患，使人佝僂、骨骼鬆動，動輒全身痛苦針戟。重金屬鎘的公害，早已被列為世界級最重大的公害之一。

今天，米中含鎘量比糧中自然安全鎘高出 30～50 倍的「鎘米」，經不良米商摻和一般米流落市面，近半月來喧騰在媒體上。米中含鎘量的驚人高度，來自稻田周邊生產含鎘化學物的化工工廠的廢水。這些鎘污染的工業廢水經田水和土壤吸收到米中，也經地下水遼闊地浸透到四處，由人畜飲用。

鎘米事件和風波，立刻曝露了下面這些嚴重問題：

- 某些地區鎘污染已曠日持久，既環保單位也迭有研究調查，但却遲遲不肯公布。這種做問題調查又不向社會公布的奇怪而可惡的事例，在台灣行政史上至為普遍。由台電出資所做熱排水及其他輻射研究，對台灣山地社會經濟現況的研究，都以機密處理，束諸高閣。原因？怕引起社會不安（！）、怕引起消費者恐慌、打擊了產業，怕「被有心人」……這是為政者的瞞頂贗職，是唯安全論的愚昧，是污染資源的喪心病狂。

- 法令不備，至今還沒有一套「土壤污染防治辦法」，使污染工業、污染取締、檢驗單位，政府有關部門，有一個互相推萎、互相挾私勾結的隙縫，使台灣的土壤日深一日地毒化下去。迷信成長、迷信經濟發展的績效權力，至今仍敵視和忽視人民的環境權一至於斯，令人浩嘆。

- 在台灣政治中本位官僚主義的盛行，已經到了可以草菅人命，不惜以台灣的廢墟化和全面毒化為代價以自保利祿的地步。鎘米風波發生後，環保單位說，他們只研究土壤污染！農委會說，他們只能為糧食的調節、調配負責，不能為米中所含毒物的成份負責！衛生署說，他們只管研究重金屬毒性的各種標準的制訂負責。於是沒有一個可以為長期以來有毒化工業的土壤、水污染、為米中含鎘、為鎘米的擴散而負責。

而高銀化工依舊在生產。此外，還有數十家規模不一的鎘化學物工廠，散在全省各地，日以繼夜，隆隆地將鎘毒浸透到土地中，滲流到地下水系統中，然後經由稻米和果蔬，攝入人體。以桃園觀音高銀化學工廠周邊的土地為例，長期來曾公開的資料顯示，土壤含鎘量，已經多於自然、安全鎘量標準高達 10～1400 倍！

然而，台灣的土壤的重金屬污染，還不只鎘之一端。砷、鉻、汞、鎳、鉛、鋅的污染，在不同的地區，依傍著幾十年來伸向台灣農村的、輸入的、別人禁止生產的污染工業，向台灣土地上吐棄需要千百年才能稍為自淨的毒物。

以非正式部門中小工業為主要產業構成的台灣經濟，由於資本小，無法支付防污染投資，包括土壤污染在內的公害成為台灣環境的宿命。

中大型污染工業，挾其勢力，從地方——至於中央權力，在公害法規不備的藉口下，節省防污投資，以擴大其利用。

外國禁止生產的毒害工業，以霸權工業、國家安全、環境要求上的雙重標準，利用落後國法令不備，以利國際政治上的主從關係，肆意向包括台灣在內的後進國家傾倒。

近於絕對性地盲從崇拜成長，國民所得、富裕以為政績成就指標的政府財經官員，在從不下鄉村一察民間生活的行政風格下，對民衆草根性的抗議、陳情、採取敵視、猜忌，甚至不屑態度，而至今整個決策層對於瀕於全面崩解的台灣空氣、水和土壤品質，不知道、不關心，而且不論在核電政策、五輕、六輕建廠上，堅定而有耐心地採取必須擴充核電、建設輕油裂解產業的政策。

瞭望大陸，河川、土壤也在幾乎無政府的、全民逐利的「改革」政策下，遭到令人心悸的污染和破壞。看來，中國怕還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理解到「成長」是多麼不值得花費幾代人都無從補贖的自然的破壞、人的破壞和精神的荒廢為代價去換取的。而有朝一日，悔之已晚，空留下瘡痍滿目的廢墟。

這個「資本主義現代文明」所支配的世界，不論在它的那一個角落，金碧輝煌的成長，沒有不是以人類中龐大的弱者為悲慘之犧牲所帶來的。鎘污染地區的小自耕農，鎘化學工廠中的工人；核發電廠中為數龐大的轉包臨時工人；污染河海周邊地漁民和農民；中小地下工廠中的工人；瑟縮在大都會貧民窟的城市貧民；在奴隸船似的原住民漁業工人；在高熱、高意外事故率的礦坑中，在酒肉池林中的流落賣笑的婦女……支撐著一頂歪戴著「亞洲四龍」的冠冕的「富足」的社會。

親愛的讀者，我們是不是該好好的想一想，然後清醒地下決心：這是我們和兒孫們的土地。我們再也不容許任何人這樣繼續糟塌她。 ♀

讀者投書

買了《人間》，就買了愛；買了《人間》，就買了尊重

我是貴刊的長久支持者，面對消費意識水漲船高的台灣媒體界，我想給《人間》提供幾項意見，請參考：

一、掌握社會脈動，深入新聞背後。比方說，街頭運動，儘管新聞性雜誌攻佔第一線，政論雜誌已就運動訴求事件予以了解、討論，但是沒有人從「人」的角度來看待運動者本身。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待尖銳的新聞事件與人物，是能滿足讀者，也是人道的報導態度。

二、重視歷史真相，發掘歷史見證。重新檢視以往的歷史事件，不是挖瘡疤，乃是承認錯誤、了解真相、體現民主的必要步驟。這樣的題材在後蔣經國時代，有極大的可看性，絕對叫座。

三、展望滄桑人間，體現世界一家。許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有著同樣感人的故事發生，也有需要人們關心、代禱的不幸的故事。

配合國外的報導，有計畫的製作，這樣的題材絕對能帶來一種新的啟發、新的世界觀。另外，國外常有一些感人的照片故事，可以介紹給國人；人間處處有愛，沒有種族之別、沒有宗教善惡，愛的感染力是相當強的！台灣沒有一本雜誌是從愛與尊重的角度出發，為什麼《人間》不能好好發揮運用呢？！講一句功利的話，「物以稀為貴」，《人間》有愛，別人沒有，這樣的雜誌會不賣座嗎？我懷疑。這樣聽來似乎很煽情，但是，是實話。在這個物化的時代，尊重與愛成了稀有的德行，如果買得到，人人會出重價。「買了《人間》，就買了愛；買了《人間》，就買了尊重。」

四、發揮宣傳功能，適時主動出擊。陳映真的魅力，依然存在，他是這一代典型的知識份子。這樣的人物，就有「賣點」。座談、演講是雜誌的延伸，甚至「運動」；《人間》可以辦座談、演講使其成為雜誌的內容，也可以把雜誌中的人物、事件藉公眾機會予以推廣，擴大接觸層面。

《人間》不能只是平面刊物，要活動起來，要有生命力！

國權

為什麼我們只能擺出一片漠然？

今年我 18 歲了，心裏明白自己是個同性戀者（我還沒和任何人發生關係）。同性戀何以不能自在的愛戀？老是躲在樹影裏，鬼魅似的，連人們掃來的目光都無能回以一劍眼鋒，太陽下更是不敢久留了！難道「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的龍陽君；柏拉圖饗宴裏吃醋的亞爾西巴德；以及那般的譙飲，都是誇張出來的嗎？為什麼古希臘視為風雅的同性愛，今天却被視為「病態」？我躊躇著，渴望又恐懼，這一生會因為自己的同性戀傾向而孤獨一輩子。讓生命就這麼寂寥逝去！

我要讓徐中雄先生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顆晶燦的寶石被封鎖在石層裏，用冷黑的外殼逃避鑿子。愛情是寶石，熠熠閃亮在人心裏，為什麼我們只能擺出一片漠然，不能煌煌煥煥地織就一疋七彩的光，為風穿上華美的衣裳？

讀者 彌子瑕

「兒童虐待」專輯之迴響

貴刊的「被虐待兒童」專輯非常有意義，希望你們能堅持下去。我的兒子在學校裏，從小學高年級開始，就有關於「兒童虐待」的課程（屬於「社會科學」課），讓他們認識到怎樣是虐待行為以及他們自己做為一個「人」的權利。所以他十歲的時候就曾提出要把零用錢捐給「防止兒童虐待基金」，並且宣稱他將來賺了錢捐款時都要捐給這方面的機構，因為（他說）：「兒童虐待是會傳下去的，被虐待的兒童多半長大了就虐待自己的小孩。所以這是最可怕的事。」如果下一代都有這樣的認識，許多悲劇便可避免了。

又，曾淑美女士的文筆好，也極有感情，作為一位詩人而能同時真正關愛苦難的人羣，令人喜愛。請代向她致意。

李 黎（寄自美國）

致歉啓事：

對不起！讓您久等了……

第35期《人間》因部分台北市的訂戶委託某家

快遞公司送件，由於該公司處理疏忽，延致誤部分讀者收件時間，實感抱歉，並將力求改進。特別感謝來函批評建議之忠實讀者。

《人間》發行組



封面說明：含重金屬污染物的廢水，由這條巨大的水管排出，造成土壤破壞的千年遺害。（攝影■蔡明德）

10 《人間民藝》

攝影■林伯樑／吳仁麟 撰文■邱坤良

布袋戲王做大壽

金光戲的始祖黃海岱，
歡渡他88大壽，
這位布袋戲的通天教主，
如同人稱他兒子黃俊雄一
可謂「轟動武林、驚動萬教」。

25 《人間漁民》

攝影■吳仁麟 撰文■楊麗玲

從惡海上歸來

劫難在遙遠的地方發生，
漁船員忍峻著身心的鞭仆，
家人在焦心中引頸企盼……

35 《人間勞工》

攝影／撰文■方仰忠

不開車，上街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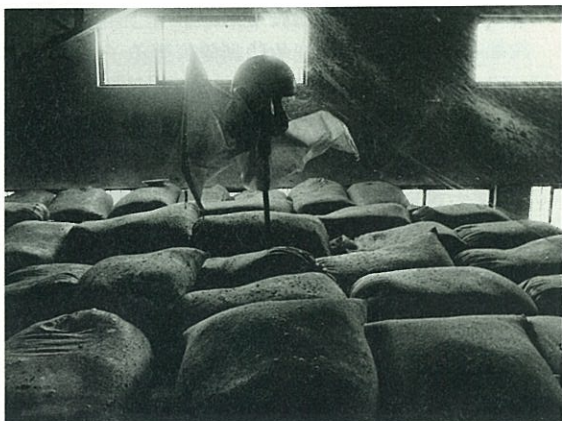
漫長的苗客罷駛抗議
寫下了台灣工運史的新紀錄……
曾經是教員的張俊明，
還有資深駕駛蔡鴻福，
他們的血、淚奮鬥，
是整體抗爭的縮影……

46 《人間痛土·台灣地區土壤污染系列報導之一》

攝影■蔡明德 撰文■官鴻志

鎬影幢幢的荒村

近日常，「鎬米」外流的駭人新聞，
在報章連連曝光，震驚各界。
鎬污染，讓附近農民與土地，
深陷死滅、垂亡的陰影中。
土壤污染的結構性問題，
在在發出危殆的警訊……



61 《人間痛土·台灣地區土壤污染系列報導之二》

攝影■吳仁麟 撰文■李翠瑩

電鍍水·枯死秧·彩色米

彰化地區四處排放的工業廢水，
造成廣大面積的土壤污染。
電鍍廠排放出的廢液，
更導致秧苗枯死、稻米變色，
嚴重地摧殘地質與水質。隱藏性的
「蠱毒」，將如何對作孽的人類反撲!?……

73 《人間痛土·台灣地區土壤污染系列報導之三》

攝影■吳仁麟 撰文■李翠瑩

還我淨土

台化污染實地報告

1964年，彰化人舞龍舞獅，
歡迎王永慶到彰化來設廠，
事隔24年，污染叢生，危及土壤……



78 《人間少數民族·關曉榮蘭嶼系列報導之十一》

攝影／撰文■關曉榮

十人舟下水儀典

蘭嶼漁人村造十人舟的過程，
展現了雅美族輝煌的智慧。
在這國境邊陲的島嶼，
陣陣驟雨中，
舉行象徵尊榮的下水儀典。

92 《人間底層》

攝影■顏新珠 撰文■簡慧蓉

艋舺的新疆大漢

在萬華窄仄的巷弄底，
有那麼一位碩壯的漢子，
大家稱他是「蒙古仔」，
其實，他是道地的新疆大漢。

102 《人間寰宇·絲路之旅系列之二》

攝影／撰文■黃仁達

飛鳥千里不敢來

齊天大聖的一脚，
竟是千古不滅的火焰山，
鑿井鑽渠亢旱頑強的坎兒井，
依舊豐潤維吾爾的熱情……



111 《人間地理》

攝影／撰文■蔡雅琴

綠島原鄉的土地與人

綠島，曾經被覆上神秘面紗，
更一般地被稱之為「火燒島」，
然而，島上人民素樸的生活，
養鹿人家的興衰起伏，
還有好識神怪的殊異氣氛……

121 《人間映像·攝影家報導系列之四》

攝影■賈斯曼Patrick Zachmann

撰文■林樂群

為中國人留下影像

——專訪法國攝影記者賈斯曼

137 《人間證言·在大陸台灣人系列之一》

攝影■鍾俊陞 事記整理■陸杰

望鄉遊子

141 《副刊人間》

撰文■藍博洲

悅馬車之歌

148 撰文■王墨林

在上海的老台胞

153 撰文■劉桑華

對於作家，不幸正好是他的幸福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 7091920~3
廣告部專線／(02) 700811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519704
照相打字：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7006133、7034165
直銷總代理：文盈文化事業公司 TEL：3123157

零售／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全年新台幣1480元
二年新台幣2800元
歐美全年：(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金102.6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68元
亞洲全年：(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金94.4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68元
港澳全年：(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金86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金60.6元

國外經銷處：

香港·田園書屋
九龍西洋菜街56號2F
TEL：3-858031 黃尚偉

美國·加州：長青書局
136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TEL：(818) 281-3622 劉冰

美東·加拿大
L&T Distributors, Inc.
8184 Ritchie Hwy.
Pasadena, MD 21122
TEL：(301) 7602323 陶天鵬

美國·芝加哥：士林書苑
1379E 53RD ST.
Chicago IL 60615
TEL：312-2886565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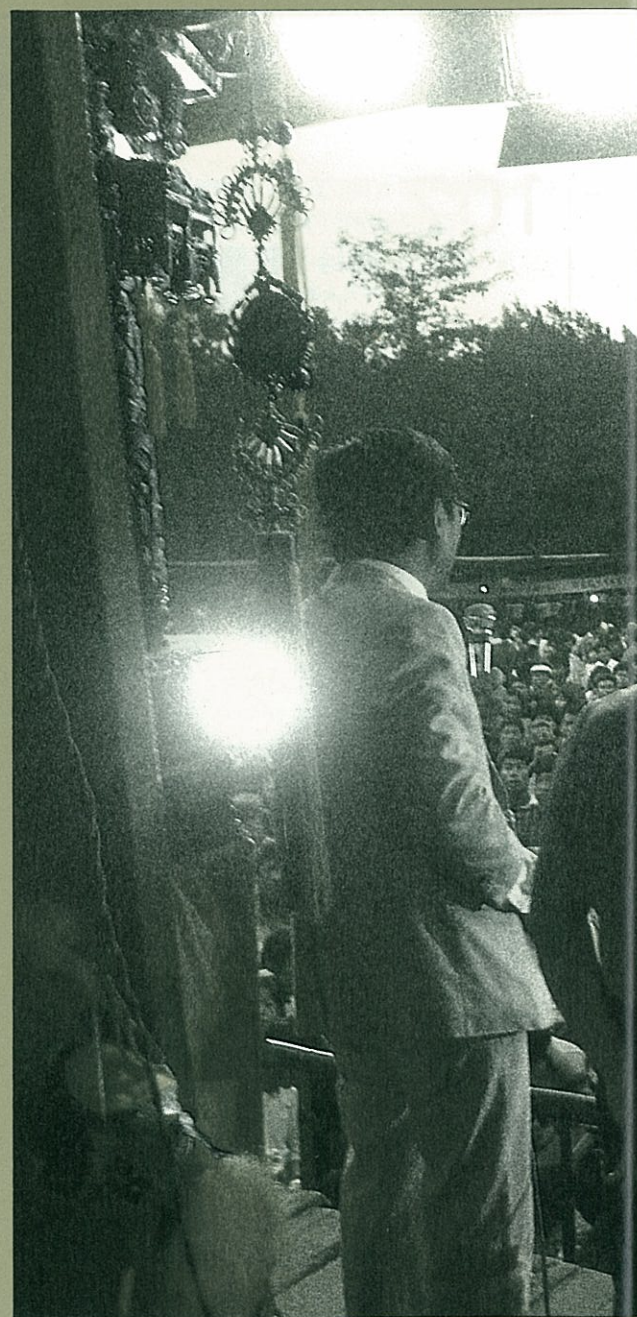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黃海岱有永遠不老的赤子之心。

黃海岱所到之處，也帶來人潮。

8月8日這天，
向來寂靜的虎尾小鎮，
忽然在喧騰聲中熱絡起來，
金光戲的始祖黃海岱，
歡渡他88大壽，
來自全省各地的五洲弟子，
重又會聚一堂。
這位布袋戲的通天教主，
廣授絕活，令人瞠目，
如同人稱他兒子黃俊雄——
可謂「轟動武林、驚動萬教」。



《人間民藝》

布袋戲王



攝影■林柏樑 / 吳仁麟 撰文■邱坤良

做大壽

1988

8月8日爸爸節

，對於五洲布袋戲團而言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是號稱布袋戲教主黃海岱八八大壽的日子。從去年年底開始，這天是南北二路五洲派弟子就「鬧熱滾滾」地在為祝壽慶典籌劃著，領頭的是黃海岱的次子——「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黃俊雄，以及在電台布袋戲節目享負盛名的鄭一雄等人，他們都是黃海岱的第一代大弟子，輩分非同小可，在他們的號召之下，五洲派徒子徒孫們奔相走告，沒多久，全台灣所有跟布袋戲有點關係的人，都知道這件大事了。很多人佩服五洲人的巧思：「實在會設計，選88年8月8日為紅岱伯做八八大壽。」有人開玩笑地說：「這幾年88簽了，穩當的！」

「紅岱伯」黃海岱可能還是五洲派裡較晚知道這件盛事的人，也沒有人敢提早讓他知道，那只會挨他一頓臭罵，計劃也必然受到阻撓。直到不久前，因為老是有攝影師慎重其事地為他拍照、有人為他量身定做衣服，加上幾個年輕的徒孫在無意中透露點口風，紅岱伯才恍然大悟。他慈祥可親的臉龐為之一變，找來幾位親近的弟子，關頭罵了一頓：「幹！做什麼生日，大鬧熱大漏氣！」但是罵歸罵，畢竟，生米已經煮成熟飯，請帖也早已備妥了，連徒弟們到台中烏日定製的黃海岱夫婦銅像都作好了，斷無臨時取消壽典的道理。嘀咕一番之後，老先生自己開始馬不停蹄地南北奔波，親自送帖給一些江湖老朋友。

五洲弟子陸續抵達

黃海岱創立五洲布袋戲授徒，到底傳了幾代，沒人能說得清楚，實際上也是很難計算，因為一代一代之間的技藝傳授，有時也會因跳級拜師請益使輩分混淆。如果問紅岱伯他親自教授的徒弟有幾位？他似乎數不清楚，有時說是22個，有時算到23個，最近在幾個徒弟幫忙提醒之下，他又算了一次，竟然又多了那麼1個，是24個；繼承衣鉢的有長子俊卿、二子俊雄、五子俊郎，他們在學成之後，分別組成五洲園第二團（黃海岱自己的戲班稱五洲本團）、真五洲、大五洲。其他拜師學藝的第一代弟子21人，其中最年長的是崙背廖萬水，現年78歲，他出師後組省五洲園，現劇

團由其子掌理；目前定居台南的鄭一雄則是黃海岱最重要的弟子，組寶五洲，出自他派下的布袋戲團近20團，其他第一代重要弟子還有現住板橋的「正五洲第三團」陳信義，在桃園的「五洲永光明」楊達雄、路竹的「鎮五洲」洪木川、崙背的「五隆園」李慶隆、西螺「昇平五洲園」的林宗男、土庫「盛五洲」（今改五洲園日日新）的陳頂盛。已經過世的有虎尾新五洲的胡新德、錦春園的曾春金、二崙展五洲的李建滿、路竹五洲文化園的洪文選。

黃海岱徒弟有男有女，其中以雲林人居多，這些弟子再傳授徒弟，終使五洲人散布全省各地。根據地方戲劇協會登記資料，全省五百多團布袋戲團之中，屬於五洲園的約150團，差不多要佔總數3分之1，其影響之大，徒子徒孫之多，在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演藝圈恐無人能望其項背。

五洲子弟分散各地，彼此也未必認識，無論是第幾代弟子，碰到黃海岱都是親切地尊稱「阿伯」，連他們的家眷也是如此稱呼，但阿伯卻永遠記不清楚眾多的徒弟們，尤其是第3代之後的傳人，這也難怪，因這些徒子徒孫有的「血統」清楚，有的原屬別的布袋戲系統，後來再拜五洲系為師，成為五洲派一員；也有的僅僅是打著五洲旗號，即以五洲弟子自居。

黃海岱的八八壽辰，對五洲派而言，一方面固然是為他們敬愛的阿伯做壽，另一方面也是五洲派的軍容大檢閱。祝壽大典訂在7日和8日兩天，從8月6日開始，來自全省各地的五洲弟子陸續抵達虎尾，使這個向來寂靜的小鎮充滿了熱絡的氣氛。虎尾是五洲派「兄さん」黃俊雄的居住地，他在當地經營布袋戲錄影帶，也開設一家名叫「金夜」的大飯店，這家飯店一向是南北布袋戲藝人駐留之地，在這段期間，也自然成為參加壽典弟子的報到處，平時住在崙背的黃海岱，從幾天前開始，坐鎮在金夜，以便招待賓客。

祝壽大典場地設在虎尾農校大操場，操場的一側搭建壽堂，帳篷用紅白藍三色相間的大帆布圍成。傾斜的空地上已擺著200桌大紅圓桌，和層層相疊的鐵椅，準備擺置喜筵。另一邊五洲園本團的大型戲台也聳立一旁，前台邊緣擺著幾尊金光戲的大戲偶，眾所皆知的雲州大儒俠史豔文也佇立其中。戲台旁另搭設幾個台架，準備供前來祝壽的皮影戲、歌舞團、歌仔戲表演之用。

7日一大早五洲眾弟子及賓客陸續抵達虎尾。其中聲勢最浩大的是鄭一雄一支，他們徵調來40～

平易近人的黃海岱，正襟危坐的坐在太師椅上，顯得有些緊張。



身體硬朗的黃海岱仍然時常率弟子到處公演。

50部豪華轎車，在斗南交流道出口整隊集合，嗣後浩浩蕩蕩地駛向市區，每一部車子都紮著紅彩，車頭置有「祝賀黃海岱老先生八八華誕」，「賀五洲全體一同」的彩牌，車裡坐著戴墨鏡、打領帶的布袋戲藝師和其盛裝的眷屬，在虎尾市區繞行一週，頗引人側目。

在場地入口設置有接待處，幾位妝扮入時的五洲人眷屬正充當招待人員，忙著接待賓客、收錄禮金，一些穿戴光鮮，嚼著檳榔或叨根香煙的少年五洲子弟則忙上忙下，穿梭全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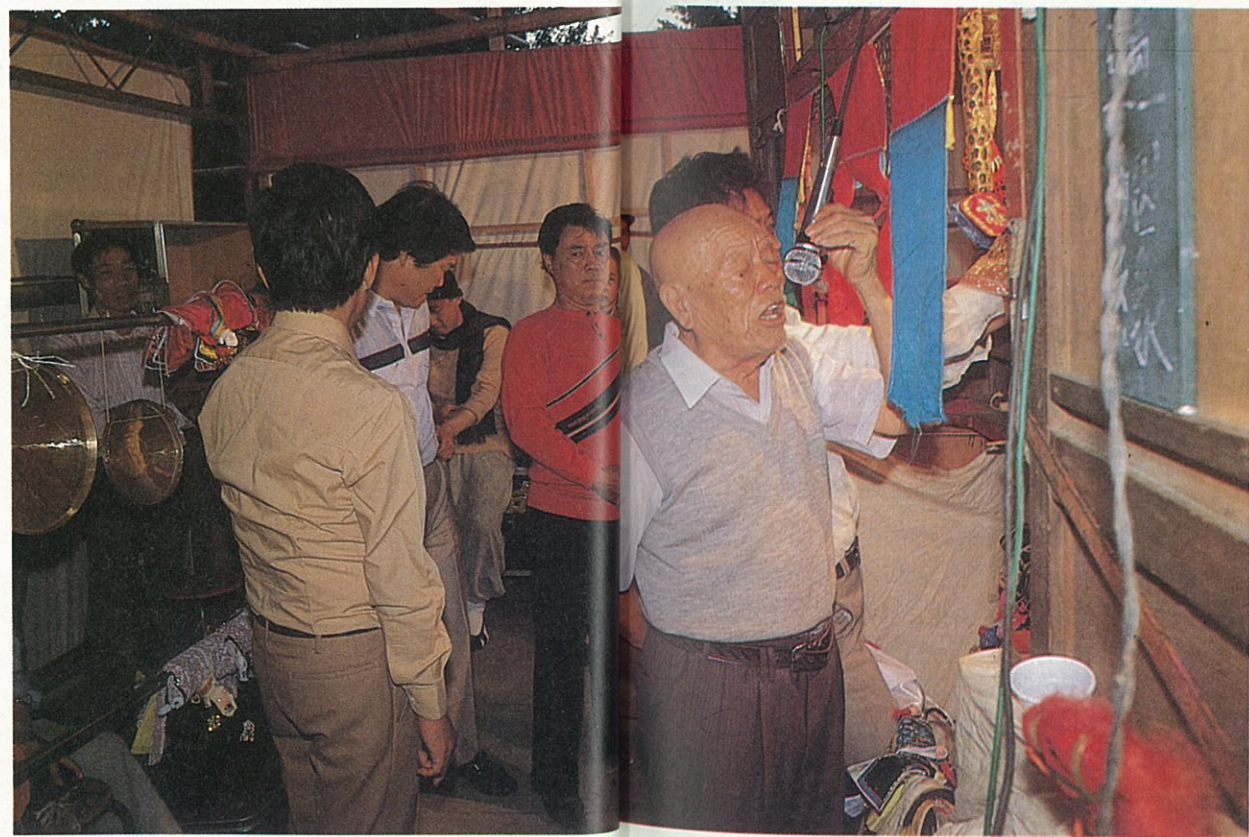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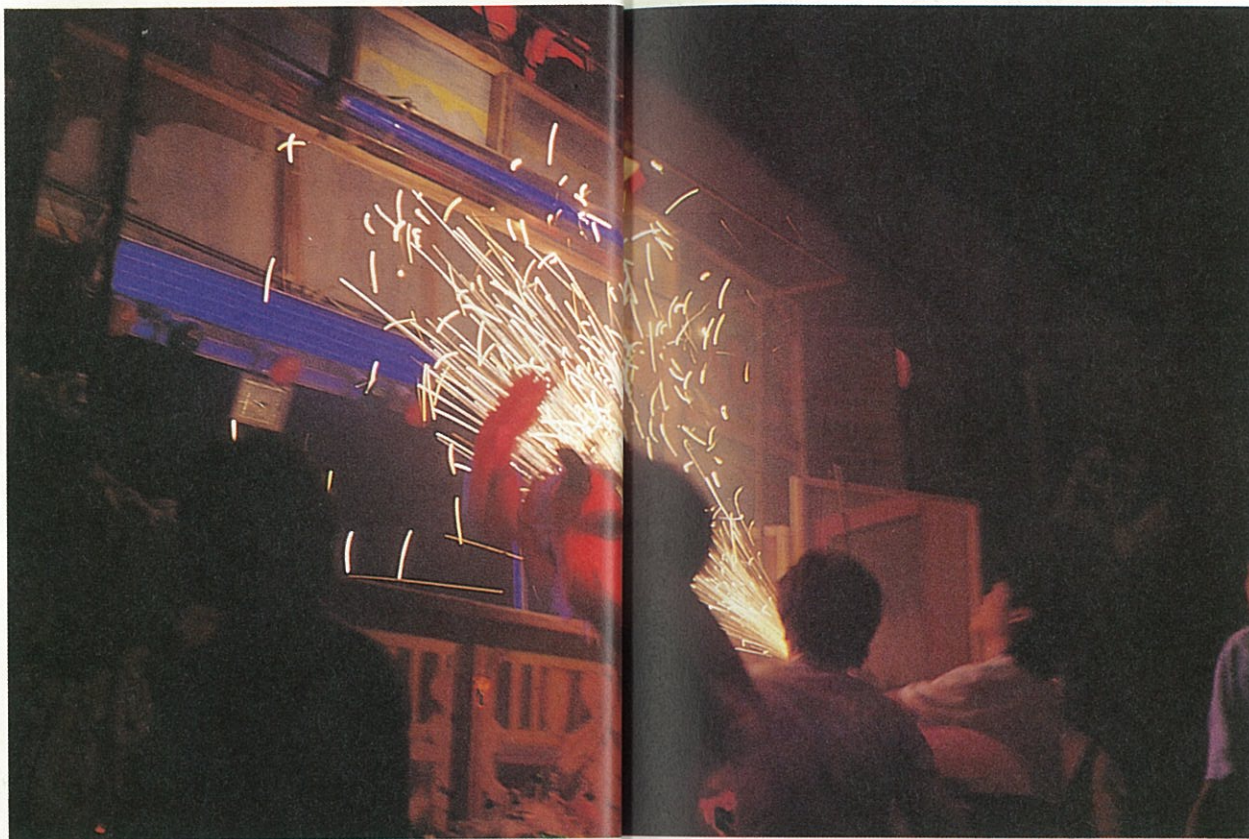
此時，這位頭頂光亮、耳朵碩大貌不驚人的壽星，也穿著老舊的咖啡西褲大號白襯衫，正笑嘻嘻地招呼客人。雖然年近耄耋、滿臉皺紋，但依然精采奕奕談笑風生，在他純樸敦厚的臉上，總是帶著童稚般天真的笑容，有人提醒他：「阿伯，今天是大壽，不要太忙碌，衣服也該換一換啦！」眾人半推半請地將黃海岱帶進去，隔了一會兒，黃海岱再度出現，是戴著西式黑帽、藍袍長褂，胸前還繫著一朵大紅花……

一派教主的風範

黃海岱生於民國前11年農曆12月25日，從15歲正式學布袋戲，時至今日仍活躍在戲台上，算來業已70多年了。這項長期演戲記錄，在全省大概只有比他大幾個月的台北關嘴師王炎可與他媲美。至於在布袋戲技藝傳承影響之廣大，則無人能與之比擬。

黃海岱的一生，實際也就是一部台灣近代布袋戲發展史。黃海岱布袋戲技藝傳自其父黃馬。黃家祖籍福建詔安，世居雲林土庫馬光厝，以農耕和養豬為業。黃馬20多歲時入贅西螺埔心程家，生二子，長子即黃海岱，次子程晟從母姓，小海岱兩歲。黃馬婚後拜當地錦春園北管布袋戲師傅蘇總為師。而後成為錦春園的班主兼頭手師傅。

黃海岱從小在家幫忙農作，閒暇之餘則跟隨父親、弟弟到當地北管子弟班錦成齋學北管。也曾每天走4~5里路到附近二崙詹厝崙的私塾學漢文，接觸了不少經史小說。他正式學布袋戲是在15歲那年，每天跟跟在父親旁，邊看邊學，從後場樂器到前場二手，成為父親最好的幫手。3年半之後，



黃海岱自己出外闖蕩，由於從小具有北管戲曲基礎，又善於從經史找布袋戲對白口，並將章回小說編成節奏明快的劍俠戰作品。而後他結婚生8子2女，諸子從小耳濡目染後來皆精通布袋戲技藝，黃俊卿、黃俊雄更是個中翹楚。黃海岱在黃馬死後接掌錦春園，並改名五洲園，廣收門徒，一傳再傳，形成台灣布袋戲界最大的五洲門派。

黃海岱生性爽朗，氣度宏大，頗具一派教祖風範，雖然教戲時嚴格【徒兒犯錯，一巴掌劈頭就打，但是賞罰分明，平時也極照顧後輩，對徒弟、兒子在學習、生活上都一視同仁，因此頗受徒弟愛戴。至今他提到徒弟，仍是東一句「阮一雄」、西一句「阮信義」，就如同親生兒子般看待。在這次慶典，徒弟們聚在一起，津津樂道阿伯的習慣和趣事，他們說，不論何時、何地，阿伯遇到徒弟或其家眷時，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吃過飯了，馬上抓著他們的手，就是「吃飯去！」另外談到這位可愛的老壽星，六十歲的第一代門徒陳頂盛作正經地唸著：

召伯布文王之政，嘗舍甘把之下，後人思其遺愛，不忍伐其樹……

陳頂盛特別說明：因為阿伯為人寬厚，所以徒弟們也十分敬愛他。陳頂盛引用幼學故事瓊林的話來形容黃海岱與徒弟之間的愛，雖然未必妥切，但至少反映了五洲派師徒以情義為重的傳統，及演出布袋戲善於用典的特色。這種傳統與特色在黃海岱的八八大壽那天表露無遺。且看祝壽大典會場牌樓的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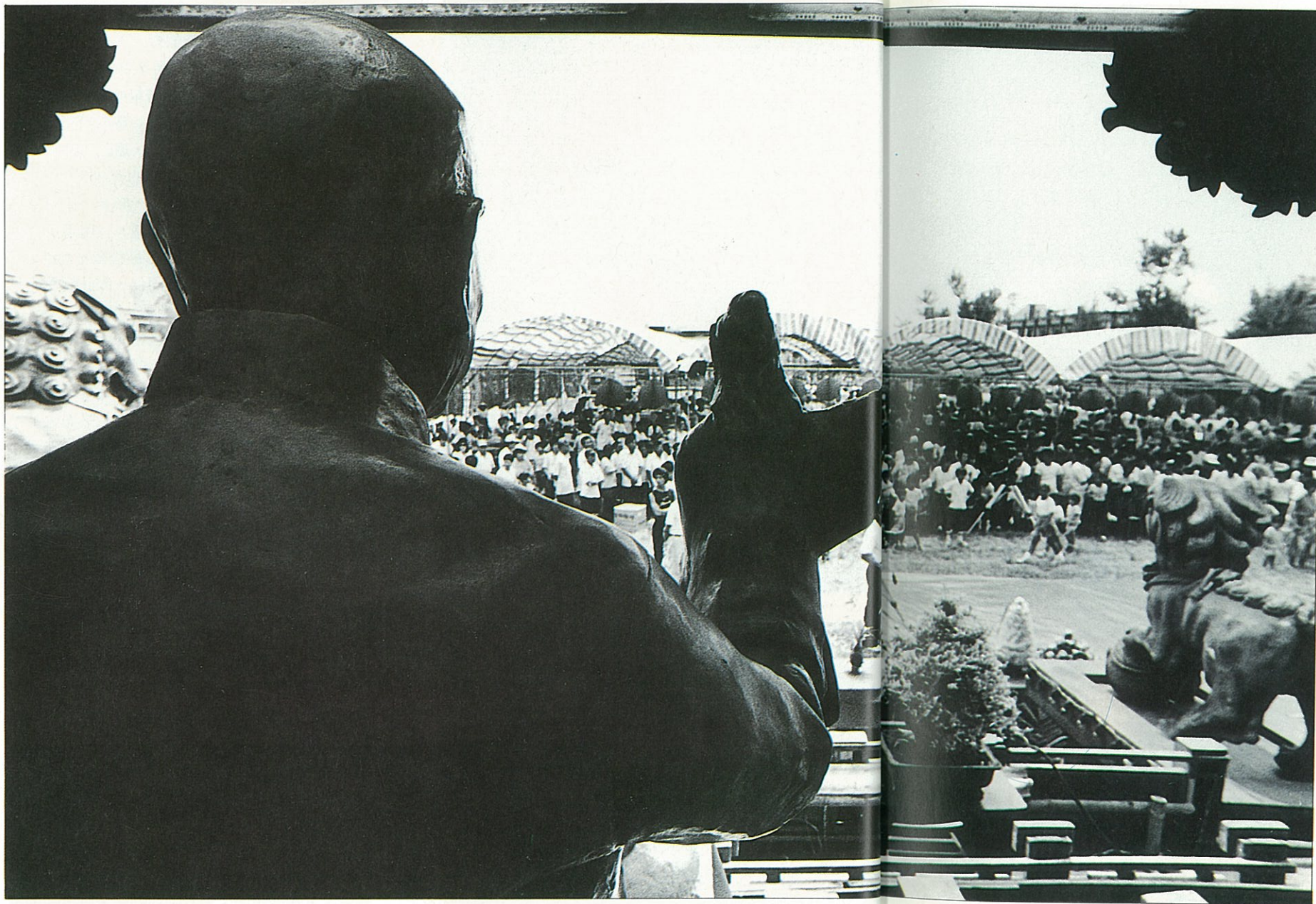
海量寬教、八子譽滿遐爾；

岱志嚴訓，百徒名揚五洲。

擴音器以最大的音量在拜壽時候，連續播著：「五洲園眾弟子請到布袋戲台前集合準備拜壽。」的通告。這天早上在1~2千人之多，其中有黃家親友、五洲園弟子、看熱鬧的觀眾，以及許多趣集的流動攤販，有的擺設手工藝品求售、有的賣涼水、賣香腸、泡泡冰，將偌大的操場擠的水洩不通。

九點多鐘在一陣絲竹音樂中揭開拜壽大典序幕，黃海岱先生端坐在壽台中央太師椅上，接受弟子、親友的祝頌。黃俊雄首先率領40多位黃家子孫向黃海岱行跪三跪九叩大禮，祝福台上的老壽星福

無奇不有的特殊效果正是金光戲引人入勝之處



如東海，壽比南山。隨後鄭一雄率領50位五洲派弟子代表向開派元祖吟唸祝禱文：

維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初七初八，師父大人壽辰欣逢陽光普照，一雄等感時感恩。師父大人終身獻藝，奔走江湖為人忠誠，待人誠懇望天庇佑得以長壽。門生等曾受嚴格教訓、諄諄善誘，今日得從事戲劇工作，皆為師父所賜……

講義氣也重師門

鄭一雄在黃海岱眾弟子中出道甚早，目前雖只50多歲，但已當了師祖。他對黃海岱必恭必敬，

拜完壽之後親自演出「郭子儀大拜壽」為師父祝壽，演出之前，他以鏗鏘有力的聲調說了一段感人的話：「我13歲跟隨恩師學藝，他所教我的不只是演布袋戲的功夫，更重要的是做人處世的道理，使我能在這個社會立足，能與朋友兄弟做陣……我教徒弟也是遵照恩師教我的一套，大家以情義為重。有人講，很多徒弟會「背師」，我敢講，五洲園的子弟絕對不會背師，因為有什麼款的老師就有什麼款的徒弟。」

鄭一雄講得慷慨激昂，感恩之情溢於言表。他

說五洲派弟子絕不會背師，可能稍嫌誇張，但是一般言，五洲派人江湖氣味濃、講情義，對師門極為尊重，這倒是千真萬確的事。這種風氣的形成，當然跟掌門人的作風有關，在尊師重義的門風下，黃海岱成了五洲派人人敬重的教父，而在整個戲劇界，他也成了極具影響力的通天教主。

黃海岱為人四海宅心仁厚，他對別派的布袋戲藝人也能虛心領教與人為善，即使提及與五洲園三世對抗的鍾任祥、鍾任璧的新興閣派，他也總是笑容可掬，像是在數說老朋友一般，對於那段



黃俊雄使五洲園在電視上揚名立萬，也迅速的攻進觀眾的心裏。

特地自台中訂製的黃海岱雕像，悠閒自若的舞弄掌上的偶人，絲毫無視於台下熙攘的祝壽人群。

褪色的往事，黃海岱從未掛在心頭，他輕描淡寫地推說，那不過是別人推波助瀾的結果罷了！

新興閣布袋戲是西螺鍾（任）家三代祖業，新興閣以潮調演唱布袋戲，擁有許多基本觀眾。從黃海岱父親黃馬自土庫入贅西螺埔心程家，並拜師學習北管布袋戲以來，就與新興閣鍾（任）秀智對抗，而後黃海岱接掌錦春園，並改名五洲園，再傳子黃俊卿、黃俊雄及眾徒弟。新興閣也由鍾（任）秀智傳子鍾任祥，再傳鍾任璧，兩派始終成對峙狀態，雙方各擅所長各展神通，而園派、閣派的對立也成為台灣布袋戲界的大事。

如今事過境遷物換星移，園派黃馬早已作古，閣派鍾（任）秀智、鍾任祥也歸道山，第三代的鍾任璧已另創事業且經營得當；掌中戲成半休演狀態。談起這段往事，黃海岱笑瞇瞇眼說：「昔時陣園仔加閣仔在拼戲，大家擁有自己的固定觀眾，園仔唱北管，閣仔唱潮調，在崙背、西螺以東的幾個村莊，像是頂埤頭、荊桐、番仔莊是祥仔伊的地盤，大家愛看新興閣的戲，他們的武戲拿手，像鋒劍春秋，封神榜這種戲，他們演的不



入夜後的祝壽節目將整個活動拉到高潮，人群使氣氛白熱化。

1988年8月8日88歲的台灣布袋戲“教父”黃海岱，在眾弟子的細心張羅下歡度米壽。



壞。在西螺以西的埔心，廣興莊、下埤頭、二崙等所在，一般人愛看我的戲。」黃海岱談起以前拼戲的情景，依然是笑嘻嘻地數說著：

「我們兩邊常對台拼戲，頂半夜兩邊觀眾反應平平，但是到下半夜裡，祥仔就比不上我了！本來潮調適合在下半夜演，但是我的口白卡好，尤其是三小戲觀眾很中意，祥仔伊的口白不如我，所以吃點虧。」「不過，祥仔的武戲實在不壞，真緊手！伊子壁仔做人溫純，仔仔練了有起！」他肯定地說。今年壽典他特別「感心」的也是「壁仔」鍾任壁，「人都去到日本了，還交代人送禮來！真功夫喔！」

金光戲獨樹一幟

今年的壽辰，阿伯收到不少徒子徒孫及親友贈送的賀禮，現金總計近150萬元，還有一些金戒指、衣料。另外，還有許多戲班的祝壽獻演，包括來自高雄彌陀的復興閣皮影戲團，北管統一歌仔戲團。最壯觀的則是五洲派五代子弟的聯合大獻演，從8月7日上午至五洲鄭一雄開始，而後黃俊卿之子黃文郎代表第2代演出，8日則有第4代謝財福、第5代王藝明，及代表第3代的兩位女將何雪花、郭秀鳳，最後則由黃俊雄壓軸，演的是「三顧茅廬」這個傳統劇目。五洲派表演的都是大戲偶，

用中西音樂伴奏，節奏明快、強烈，被稱為典型的金光戲，在近代布袋戲發展上獨樹一幟。金光戲的創始者是黃俊雄，但是它在演出效果上求新求變的風格，則淵源於乃父，而「史豔文」這個大英雄，最早也是黃海岱創造出來的。

黃海岱演布袋戲不拘泥於傳統，他先將原演大戲文如「倒銅旗」、「雙罵殿」為主的北管布袋戲改為劍俠戲，而後再演出「黑白彌勒」、「武當教主司徒堪」、「鶴驚崑崙」等武俠戲，都極受歡迎，這些變革就是一種突破。當時他使用傳統二尺二的戲偶，戲台則是簡陋的六角棚，而後受了來中南部演出的海派京戲班的影響，他開始將海

派的機關布景應用在小戲台，這可說是目前金光戲布袋戲台的濫觴。黃海岱本人求新求變，影響所及，他的徒弟們也都反應靈敏嘗試創新，尤其是次子俊雄正是開創金光戲的先驅。民國50年代起，黃俊雄把後場音樂改用配樂，原來尺二高的戲偶也改為三尺多的大戲偶，並自編自演「九海神童」、「六合禪師」、「無形無影流星人」等劇，都曾轟動一時。從此各布袋戲班紛紛仿效，閩派鍾任壁的「大俠百草翁」，廖英啟的「六元老和尚」、鄭一雄的「南北風雲仇」、黃俊卿的「金鏢聖英」、「文殊世祖」、呂明國（黃俊雄弟子）的「東海老鱸鰻」、新世界派的「南俠翻山虎」、



認得嗎？這幾個木偶都是當年在電視上走紅一時的大明星。

玉泉閣黃秋麟的「怪俠紅黑巾」都名噪一時，連台北以古典戲偶取勝的許王也以「龍頭金刀俠」轟動10餘年。

在金光戲盛行後，黃海岱也「食老學跳窗」地演起黃俊雄的「無形無影流星」這類「金光三千里」的布袋戲，充分表現其天真、求新的個性。不過演了幾次後他自認演出效果上比不上兒子和徒弟們，又回頭演自己擅長的劍俠戲和武俠戲。

金光戲自50年代盛行迄今，全省500多團布袋戲班，泰半是屬於這種裝布景、大戲偶，使用中西音樂配樂的型態。在台北地區素負盛名的古典布袋戲，如李天祿的亦宛然、許王的小西園、王炎的真西園（哈哈笑）等，大約在新竹以南，就不容易引起觀眾的迴響。許多人將傳統布袋戲的沒落歸咎於金光戲的泛濫，認為這種打打殺殺、造型粗俗，毫無演技可言的金光戲，是劣幣驅逐良幣，而黃海岱父子正是始作俑者。對於這種批評論調，黃海岱仍是笑瞇瞇，和氣地說：「在伊講啦，請大身軀仔那有簡單？那一些學者怎麼講我無所謂，但是阮俊雄仔伊聽了會生氣。」

其實，也難怪黃俊雄會在意批評，真正的金光戲藝人，如黃海岱父子及其第一、二代弟子，大都經過長期嚴格的演技訓練，口白、唱腔和操作戲偶技巧，都有相當的水準，不亞於古典布袋戲的演技。在布袋戲流變史上，金光戲正代表一種變革，反應社會文化的演變趨勢和民眾的感官需求。至於在戲偶色彩、造型粗俗豔麗、音樂繁雜

刺耳方面，則屬於形式上或技術層面的問題，優良的金光戲正可與古典布袋戲相輔相成，淋漓盡致地表現布袋戲的魅力，一如京派平劇與海派平劇顯現了平劇發展的多元性，不應以古典派的立場，來否定革新派的可能發展。目前金光戲真正可以令人詬病的是，一些急功近利的年輕人，在學了幾個月的演技之後，就迫不及待地自立門戶在外演出，嚴重地降低了金光戲的素質，也影響了社會大眾對金光戲的觀感；而這些半路出師的年輕人，為提昇身分地位在其團號冠上五洲之名號、或乾脆註明「師父黃海岱」，斷傷了五洲派的盛名……。

兩天的祝壽典禮的確熱鬧風光，但曲終人散之後，尾農操場卻是滿目瘡痍，草皮上到處散佈垃圾狼狽不堪，這些垃圾不僅是菓皮、煙蒂、檳榔渣，還有蝦殼蟹腳，許多人——當然不一定是五洲人——是帶著食物來邊看邊吃，卻又沒養成隨手收拾垃圾的習慣，於是造成現場慘不忍睹的局面。黃海岱的弟子，桃園五洲永光明團主吳達雄感慨地說：「我們從學戲到演戲，都是一步一步開花結子，那像現在一般的半籠師，一步就想登天，結果演到那裡就敗到那裡，這樣不但自絕生路，也影響了五洲園的名氣。」五洲派的高尚門風及技藝特色常因少數不求上進的弟子或冒名之徒的拙劣表演而受影響。但是無論將來五洲派的發展如何，黃海岱一生對布袋戲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他在台灣戲劇史上通天教主的地位也是不會動搖的。

✎



新上市！ 府上的 新三共胃腸藥

符合脂肪攝取量
增加的飲食生活，
能有效紓解腸胃不適，
迅速安撫負擔過重的腸胃。

內含保護胃的成份

- 具幫助消化的功效
……消化酵素 Takadiastase N1
- 有效抑制因肉食而引起的胃脹
……脂肪消化酵素 Lipase AP6
- 減輕早晨醒來的反胃、胃痛，
並保護胃粘膜
……持續而有效的新制酸劑
- 恢復食慾不振，或弱胃的功能
……清爽的健胃生藥



衛署藥輸字第016272號
衛署藥輸字第016273號

胃脹、過飲、過食、整腸 新三共胃腸藥

三共株式會社
台北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4F
電話：(02)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寶陽路23號
電話：(02)3816740-9

哇噠！
有一種新的維他命也，
還有橘子味道；
是甜的也！
還有維他命A,B,C,D,E;
還有……還有……@ # △ ※……
反正有廿多種營養啦！



橘子口味
新上市

小善存*

兒童專用維他命

CYANAMID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8樓

電話：5063222(10線)

總代理 /

曜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04巷2號2樓之2

電話：(02)7312266 • (04)2240811 • (07)2215423

小善存是補給兒童營養的兒童專用維他命。
可以嚼碎了吃，沒有吞服的困擾；酸酸甜甜的橘子味道裏，還藏了廿多種均衡的營養。對於6~12歲的兒童，幫助發育、補充營養、維護健康，一天一粒、相當有益。

衛署藥製字第030561號 省衛藥廣字第77052

維他命
鋅・磷・生物素
銅・維他命C
鈣・
維他命B₁₂
B₆・錳・鐵・碘

可能妳從未認真考慮過善存，因為妳很難想像，這樣小小的一顆維他命，竟然含有21種人體每天必需的營養素。

人體需要的營養種類不僅複雜，更有一定的成份比例，來自美國立達藥廠的善存配方，就是按照這種組合所調配出的完整營養配方，和妳常見或家人常吃的維他命不同，補充家人營養，照顧家人健康，一天一粒，非常有益。



1988年

中華奧運代表團指定使用
維他命營養補充品

衛署藥字第25608號 北市藥廣字第7608



善存*

CYANAMID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

電話：5213222(10線)

總代理 /

曜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04巷2號2樓之2

電話：(02)7312266 • (04)224031

(07)2215423

這顆善存含有好多種營養成份……



這是一罐濃郁香醇的咖啡，
它的美味及價格同樣令您驚喜！
統一咖啡廣場，
現在，您就該試試！



統一咖啡廣場
讓您眼前無限寬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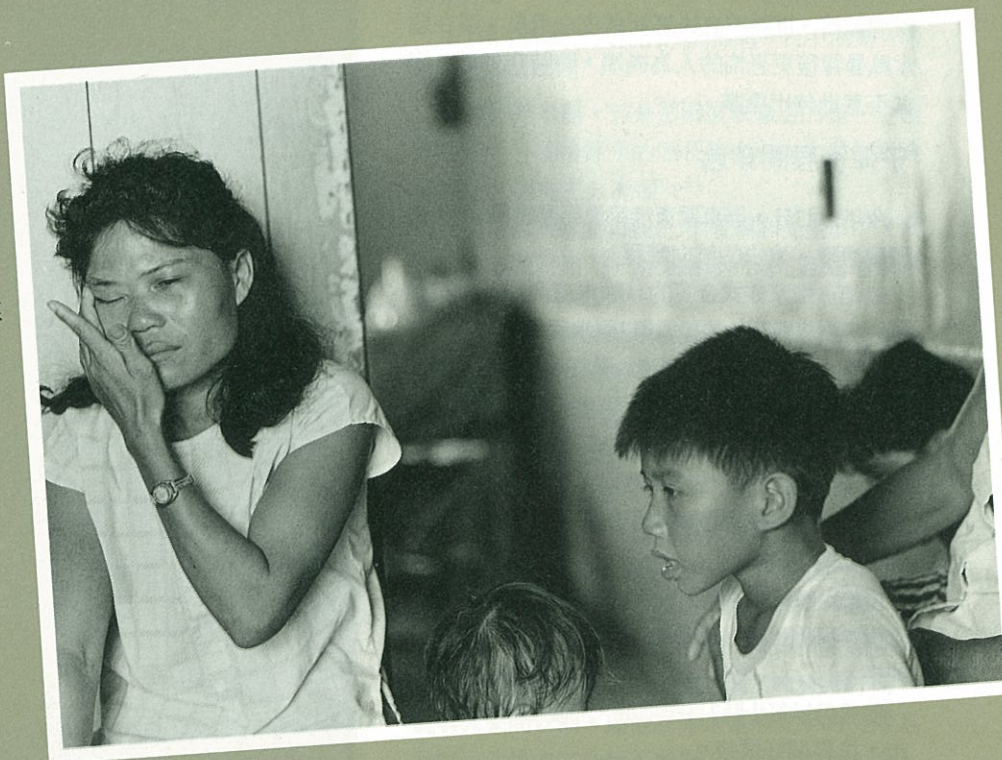
統一小格言：永遠保持樂觀，隨時要有笑容。
愛用者服務專線：(02)7002855・(06)2535064
服務信箱：台南縣永康鄉塩行中正路301號

開創健康快樂的明天
統一企業公司

《人間漁民》

從惡海上歸來

回憶丈夫當時在菲律賓受難的那段歲月，黃文良的妻子再也忍不住盈滿眼眶的淚水：「伊生死不知，家裏的米缸常常是見底的，叫我一個兩腳查某要如何撐下去！」。



從1980～1987年間，
台灣漁船遭扣留異域，
共有484艘之多……
劫難在遙遠的地方發生，
漁船員忍峻著身心的鞭仆，
家人在焦心中引頸企盼，
有關單位的交涉，
却注注功效不彰，
東港漁船今年五月的不幸事件，
再度為討海人的悲辛，
譜下哀歌淒零的音符。

攝影■吳仁麟 撰文■楊麗玲

[1988・10月號] 人間 25

無

邊無際的海洋，億萬年來默守著討海人的苦難。而今，苦難似乎更加深了。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台灣討海人宛若在刀尖上走船？死神背上掙扎的日子，即使征服了險惡波濤，也並不意味著就能安全返航。隱在惡水風暴背後更恐怖的人為禍端，時時窺伺著，出其不意地伸出魔掌……。

子彈從腰間穿過

今年5月3日，屏東縣東港籍漁船嘉富興3號，正滿載漁獲，愉快的航向歸程。

這是一條家族式合資的14噸木造漁船，所有權屬於互為叔姪關係的船長與3個水手。雖然連日作業操勞，離岸十多天，漂流於蒼茫大海恆在下網、收網的往復中變易著單調而粗重的勞動，又飽受風濤險惡的威脅，一排浪疊著另一排浪，像怒的狼牙，嘯向甲板上來。然而，想到塞滿冰庫的漁獲，想到等在家門的妻兒興奮的笑靨，一切疲倦都消散了。

由於距離將近，掌了一天舵的船長將重任卸下，交代姪兒們接替，就靠在陽光暗處，放心的打起盹來。

航速仍以每小時7英哩前進，希望趕上明早的魚市，搶賣個好價錢。

「你看！小蘭嶼！」曾武良點根煙，興奮的對弟弟說，海風把他口中噴出來的煙剎時扯散。

此時，船恰在北緯21度08分，東經121度57分的點上，航進菲律賓巴士古與小蘭嶼之間的海域，這意味著，再10小時不到，船就可向東港靠岸。

「不對哦！那是什麼？」曾義雄看到遠遠的地平線上，彷彿隱約昇騰著黑煙！

「糟糕！蕃仔娜——」（對菲律賓人，他們向來稱之為「蕃仔」。）有過被扣經驗的曾武良大叫。

船長嚇醒，呆出一身冷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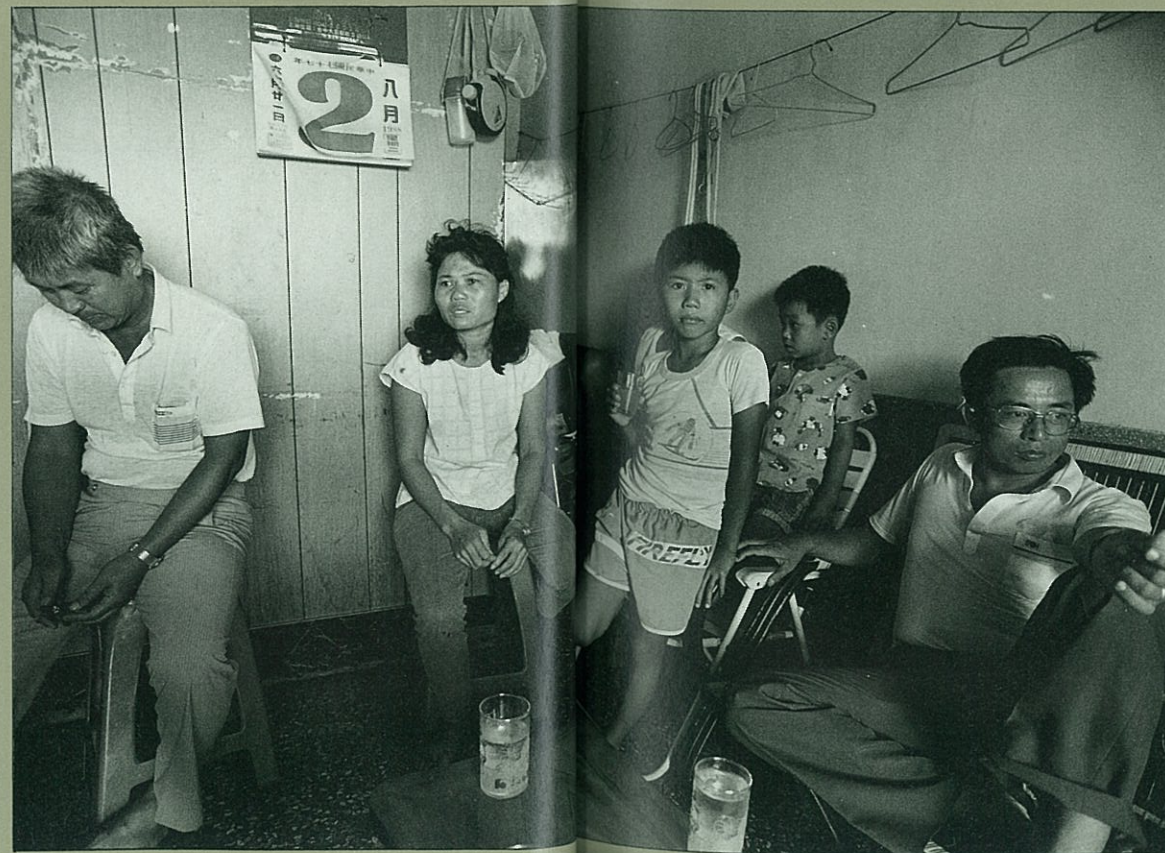
幾個人趕忙分工合作，轉舵由西北朝向北，加速急馳。他們忙碌著，沿著船舷木柱上拴緊的繩索，前後奔走。腳步蹬蹬的敲響船板，繩索拖動聲……。恐懼，像利斧般直劈心坎。

菲軍32號驅逐艦卻緊追不捨，粗圓黑直的桅桿在地平線上迅速挺揚。生死交關的當口，他們蒼白著臉，咬緊牙根撐持。



東港漁市場的一角：一張被撕得支離破碎的海報，却完整的留下一句「心事誰人知」，而夜依然黑暗。

「將來的生活只有靠老天保佑，像我們這樣的歹命人實在經不起再一次的打擊了！」連明發7號出事之後，為了生活船主黃文良只好到別人的船上幫忙，黃太太也只能祈求上蒼保佑在遙遠的惡海上搏鬥的丈夫。



約莫15分鐘，軍艦如巨獸的體積完全顯現，矗立在1000公尺外。

忽然，三聲凌厲的呼嘯鑿空而發。

情急中，船長將纜索拋下海，做最後一搏，盼能絆住對方的螺旋槳，則可僥倖。然而，熾烈的槍火，開始打尖哨，成排掃射過來，掀騰起渾濁的水花。

有2顆子彈從曾武良的腰間擦過，打中油桶。船開始漏油……。

「幸好是木船，若是塑鋼玻璃纖造的船一定爆炸燃燒！」劫後歸來的船長曾進和先生提起歷險的經過，猶有三分凜懼。

在東港鎮嘉蓮里40號之1的曾進和先生家中，聚集了十多個討海人，繪聲繪影的幫忙描述遇難經過。

曾武良也坐在一旁，右腰間槍彈灼傷的痕跡仍隱約可見。「我弟弟又討海去了，否則你們可以看見他腿上中彈的傷口。」他說。在那次險境中，他們的船終究是被逮住了。30幾名菲兵槍全上膛，將他們4人押往軍艦。

不由分說地，先用槍托毆打一陣，手腳全部上綑，錢、手錶、戒子……，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被剝奪一空，眼睛蒙上黑布，被按倒在甲板上。

「我是被抓到艦長室的樣子！」船長補充說明。在應該是艦長室的地方，獨自被關了約莫2個小時，就有人來問口供，逼他在滿是蟹形文字的文件上簽字。他根本完全聽不懂對方說些什麼，文件上的字更有如天書，但為了活命，也只好一切由著擺佈了。

在軍艦上度過心寒膽裂的一夜。

第2天清晨，軍艦抵達巴丹島。不多時，雷達上又測得獵物。於是，食髓知味，窺伺著，悄悄駛向原先捕獲了嘉富興3號漁船的海域，再次攔住琉球籍漁船明連發7號。

同樣的待遇再度重演。兩條漁船上的十個討海人，均身無分文的被趕往巴丹島上，經海關檢查站檢查後，交給陸軍部。

關在泥土牆構築的鐵皮屋裡，熱濕蒸騰著，荒落與孤懸的感覺，才真正尖銳的在胸臆穿刺。與菲軍纏鬥時，下意識的渾渾噩噩的恐懼感，轉化成又飢又渴的實際威脅。「到這個地步，只能希望家裡和漁會早點知道狀況……。」曾進和提起他在千鈞一髮之時，曾利用發報機向附近船隻發出呼救訊息。

不久，他們發現，原來除了自己，另有高雄籍

漁船昇吉展號的船員，也遭扣山上。

面臨斷炊的危機，被棄置在山下海灣裡的漁船，早被劫掠一空，僅餘2天糧食。

夢魘接連而來

在山窮水盡之際，有個頭戴斗笠，外形滑稽的人常出沒陸軍部。曾進和憶起了聽人說過的馬可公司，有位渾號「西部仔」的人，其形裝打扮就如這位仁兄。於是他姑且向前探詢，果然正是其人。

由於中菲雙方並無正式邦交，僅經由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PACIFIC, ECONOMIC & CULTURAL CENTER）駐馬尼拉辦事處代表與菲律賓建立合作關係，其台灣代表有二：一為國賓公司與台灣省漁會合作，主要船艘以東港、琉球漁船為主，可以有27艘的配額，在巴丹加斯港口報到作業。

二為馬可公司與高雄吉昇漁業公司合作，配額42艘，主要港口為鼻頭港（PANGASINAN）。

因此，來自台灣的行船人，莫不知有個馬可公司，並知可委託代辦解決遭扣事件。

曾進和喜出外望，向「西部仔」商借400匹索暫解飢困，並請其代通知台灣家屬，進行救人救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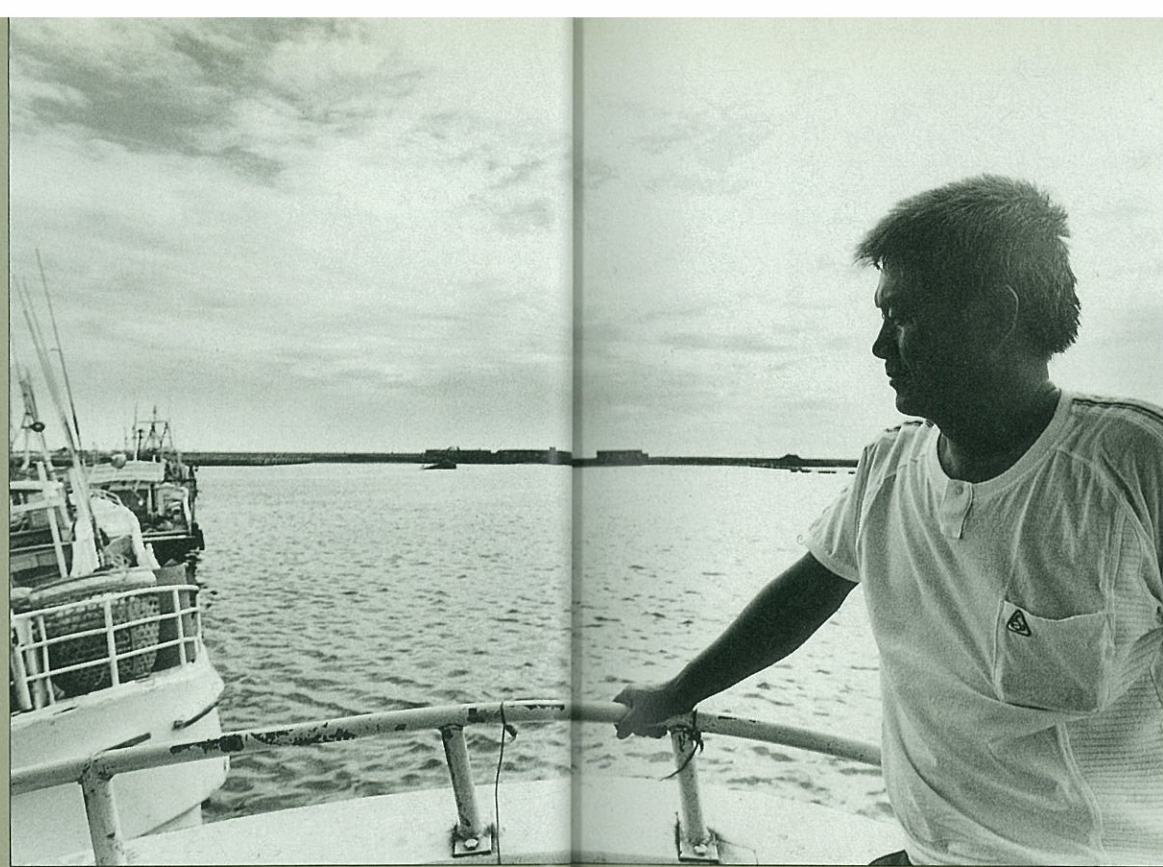
由菲兵押著，以借來的錢，到街市採買衣食，藏置於船上。不料，第二天欲舉炊時，發現一切均不翼而飛。只好再借600匹索，並改為逐日採買，逐日用盡。

真是惡運連連。飢餓的恐懼稍降，另一種夢魘又壓境而來。因為水土不服，曾武良罹患急性腸炎，被送往異地的醫院，與死神做另一次的抗爭。

「我到現在無法出海，就是因為腸炎還在作怪……」曾武良家有七口，全靠他討海的收入為生。返回台灣後，兩位弟弟迫於家計，早已再次跟隨他人的漁船出航。而他只迫切希望腸炎趕快痊癒，家人生活才有憑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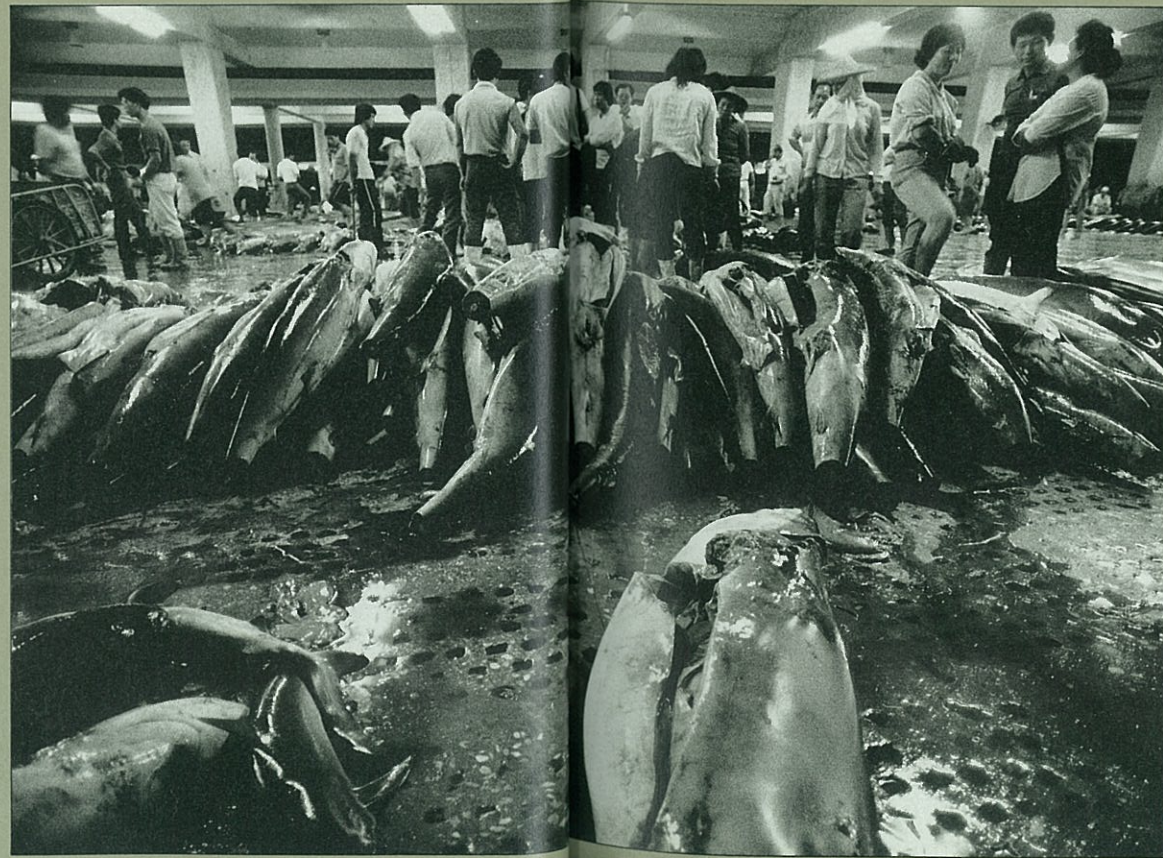
在巴丹島上，即使如廁，都有菲兵押解、監視著，毫無行動自由的狀況下，加上言語不通，沒有人知道自己明天是生是死。兩眼無神的望著海水，輻射著陽光金線底層下的幽暗，嗚咽著討海人對家、對國的期盼……。

然而，沒有，沒有任何來自官方救援的訊息。於是，當某位華裔外國記者到島觀光，看見棄置的台灣漁船，而探詢究竟時，曾進和竟無言以對。「人家都在問，台灣政府不救你們回去嗎？」曾進和有點激動的談到原本同樣被扣的其他漁船，



「有時候我很想再回到海上看看，也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是生活太悶了罷。」曾進和帶我們去看海，在友人的船上，他感慨的說。

在珍貴漁帶的包圍下，東港成為我國鮪魚出口的大宗港口，也是台灣漁獲所得最高的港口之一。



由於台灣船公司老板急電馬尼拉某蔡姓僑領，而能順利交涉返台。

其時，受曾進和之轉託，蔡姓僑領亦曾電告東港漁會，是否一起辦理嘉富興3號及明連發7號兩艘漁船與10位船員共同返台，卻遭拒絕。

深入追索其中因由。根據東港漁會理事長林德和回答，是因曾進和家屬已私下透過馬可公司辦理交涉，經討價還價，雙方同意以嘉富興3號18萬元、明連發7號30萬元新台幣完成救人救船交易。已將金錢存入漁會待繳交的家屬們，並不知事有此轉機，仍殷殷翹首，日夜以淚相詢親人能安返否？

在另一邊，華裔記者另有要務，只能答應儘量在媒體呼籲此事，然後每船資贈200匹索救急，就匆匆離島他去。而10個船員仍在島上惴惴無日的歸期。

200匹索很快告罄。所幸菲軍中，有一兵士之妻原籍福建，適時伸出援手，透過紅十字會資以米糧。「每天吃到的只是水甕菜、苦瓜藤、菜豆……，58天裡，10人也有分配到兩斤肉！」曾武良露出孩子氣的笑容。

或許處久生情吧？那位祖上曾有中國血統的陸軍部頭頭，反過來疑問為什麼至今無人救援？「大家都用比的啦！」雖然言語不通，但是半猜、半比手劃腳，他們被囚的慘狀有了改善。從菲兵們態度的明顯改變，並不再任意將子彈上膛，日夜以恫嚇取樂……，他們緊張害怕得不敢入眠的神經，才稍能鬆馳。

颱風來襲漁船全毀

等待！等待！消息完全隔絕的惶惑著，除了等待仍是等待。

時日延宕的結果——蘇珊颱風意外來襲，使擱置山下的漁船全毀。馬可公司代表這才惴惴抵臨，卻因契約是規定救船並救人，而今船已全毀，恐僅救人拿不到全額佣金，竟至罔顧道義不告而別。「當時，我們還傻等，不知道馬可公司的人為什麼不來了！」曾進和等就因此失去了一生積蓄的財產。

曾進和轉向哀求，才獲陸軍部頭頭幫助，由菲兵押往馬尼拉，第一次與家屬電話取得聯繫。當天下著陰霾的雨，電話線兩頭經生離死別的夫妻，只能噎得目赤聲啞。

第二天，委請某蔡姓律師斡旋，同意以1萬美元的費用，台灣家屬在新店交錢。至此，總算事有

眉目，曾進和也再回巴丹島靜候音訊。

審判日終於到了，正是遭扣的第49天。私下協調好，無論軍方問什麼（他們其實聽不懂），均答以「有」，三句話後，審判就草率結束。

重見天日了！恢復行動自由後，更緊張的是何時能順利返抵家園？10個人興奮難安的等待飛機。然而，買好機位，卻又遇到颱風，颱風後，機位沒了，等再有機位，飛機竟損壞於呂宋島等待修復……。「阮真是有夠歹命！」曾等調侃自己。終於在6月30日上午9時左右，搭上菲航，同日上午10時40分許抵達桃園中正機場。

至此，故事該已結束。然而，當十幾位家屬們廝集在外等候，又急又慌，均恐事再生變時，曾等10位漁民卻被擋駕不准入境。「難道政府自己發的公文無效？」曾進和提起那種死裡逃生後，好不容易才踏進國土，卻不能入關的心情，既惶惑又憤慨！

一般而言，由駐外單位所發的臨時護照，其效力該與正常護照無異。至於為何產生不准入關情事，或許是因駐馬尼拉代表處之疏忽，或另有因由，則所發臨時護照已歸海關收管，不得而知。

從連春財號於1968年7月21日，被菲律賓扣捕後，不間斷的，每年均有漁船被扣案件。根據農委會某黃姓官員表示：政府的營救措施，可分為二：

1. 有外交關係者，逕透過大使館交涉，比較單純，
2. 無外交關係，如菲律賓、印尼者，雖有駐外單位的官方出面，但畢竟效果不彰，多需透過當地僑領、合作公司及業者本身從中斡旋。

幾乎是一種變相勒索，而且有其內幕行情。愈演愈烈的遭扣事件，不僅使漁民的生命、財產全無保障，更使國家的形象受損、造成執政單位與船員之間難分難解的嫌隙。而若說，這是個重視人權的時代，以曾進和等10人的遭遇來看，其所喪失的不只是畢生財產，尚有無處索回的58天人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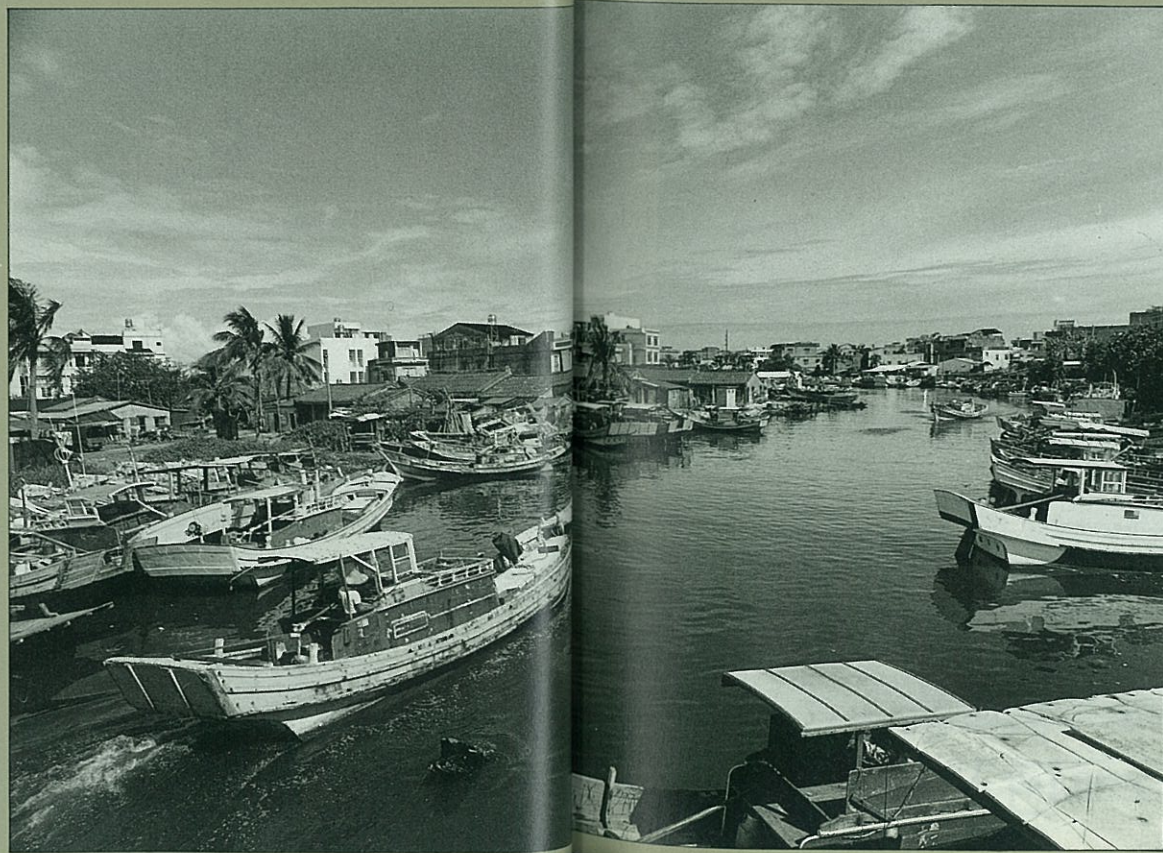
6月30日，下午1時左右，終於骨肉團聚。「人回來就好啦！」曾太太表示。孩子們已經十幾歲，船沒了，都不願父親再出海。目前，她在金洲魚網公司上班，賺錢貼補家用。至於丈夫能否轉業成功，也只能慢慢再作打算了。這屬於比較幸運的例子。

連明發7號船主黃文良一家，則生活已陷入困境。他們甫從琉球搬來，貸款購買的船出事後，三餐改以稀飯代替，但是龐大的負債又何時才能償清？那個陽光熾烈的午後，不良於行又罹患糖尿病、



經歷五十多天囚居生活的困厄的煎熬，終於平安回家了；但是內心的陰影豈是時間能洗刷得清的。

八月正午的東港，無垠的長空湛藍如洗，歸航的漁船靜靜航過海面，彷彿一切的夢魘都未曾發生。



高血壓的黃老太太抹著淚眼泣不成聲。「丈夫生死不知，身邊又沒錢了，連小孩子的奶粉都換用米漿代替！」黃太太談及那淒苦無助的58天，帶著公婆、稚兒，投告無門之下，只能憑傳說紛云，一個希望揚起，又一個希望破滅！

三分註定，七分打拚

目前，黃文良早已出海10多天了，從船長淪為船員，再苦也得咬牙撐下去，為了父母，為了妻小，為了清償負債。而漁會方面竟全無派人走訪。「連1500元的慰問金都寄通知要我們拿印章去領！」這是曾、黃兩位太太最感心寒的地方。

據悉，漁民遇難遭扣時，可得福利救助為：1. 漁管處按月每人發給救助金2000元，2. 漁會依其規定不等，以東港漁會為例，每人按月發給慰問金1500元。

然因曾進和等，於7月3日向農會提抗議書，7月6日召開記者招待會，頗引起各方注意，因此，另有來自東港鎮公所之急助金2000元。

此外，經極力爭取，東港漁會同意以當地物價指數，代向農委會申請賠償船員們滯菲期間的食宿費及機票費用；並將依全毀船艘本年度內，向漁會繳交之管理費（依各船漁獲量千分之五徵收）全數退還。然而，此幾筆款項，能否順利通過？又何時償還？則尚未定論。

我們走訪東港的當日，與曾家相距百尺內，另一艘至今仍滯菲的漁船——嘉鳳成號的陳姓家屬，老母因憂慮過度而死亡，正在辦理喪事。悠悠哀音，迴盪天宇，親人！親人！何時回返呢？

同一段時期，與菲律賓國賓公司簽定合作契約的17.8噸木造船隆發財號也出事了。我方船員鄭明忠與黃春木，被同船的菲籍船員殺死棄海，而船長陳合進則雙手被綁，連船押往菲律賓海灣內。4名菲籍船員棄船逃走後，陳合進驚懼未定，趕緊抑住悲痛，趨船回航。

不是穿鑿附會的神話，而是血淋淋的心酸史。從漁民報告一項統計中指出：1980年至1987年止，台灣漁船遭扣數目達484艘，其中並以印尼及菲律賓最多。而1988年來，單以東港漁會一處就有11艘漁船遭扣。

從1977年3月1日美國宣佈兩佰浬海域專業區起，嚴重打擊了台灣的拖網漁業。誠如多位漁民們所說：「討海人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拚！」而蘭嶼與菲律賓海域祇隔廿餘浬，加上由西南向東北方向而走的黑潮影響，若航行偏向蘭嶼雖較無菲



「如果我們的國家夠強大的話，大家就不會受那樣的折磨」，看看攤在桌上的幾封我國駐菲單位的信函，曾進和的語氣有些許的無奈。



律賓威脅，但航道長，阻力大，需多耗費10小時左右的時間與油資；若偏向菲律賓群島則流速固定，無此損耗。

或為了躲避颱風，或為了種種經濟因素，或為了趕上魚市的好價錢……，漁民們常惴惴不安的，期與險惡的「運氣」搏奮。

凌晨兩點，天幕仍沉在鑿不透的黑魘裡，而東港鎮的魚市場早已人聲喧騰。

連成一排排靠岸的漁船，急速從冰庫吊出人身等高的鮑魚、鯊魚、旗魚……，由搬運工拖著、扛著、抬著……，卸到冰濕的地面。彷彿永遠無盡的魚潮、人潮，推擠、擁簇，叫價聲疊疊著目接不暇的財富。

目前尚有2艘漁船遭扣未回的東港，旭日依舊準時上昇。不遠處，傳來陣陣鞭炮聲，是有漁船滿載歸航了，值得慶賀的一天又開始，浪濤微捲的港灣裡，滾廷著藍色的薄霧……。然而，這喜悅而幻麗的美景底層，究竟奔騰著多少撼人心魄的血淚？這，或許連大海也計算不清了。

陳合進回憶同船的鄭明忠和黃春木被菲籍船員謀殺棄海的往事，依然心有餘悸。他說：「這條命是撿回來的！」。

完整的一包·時髦的享受！

雀巢咖啡 完全調和咖啡 單杯包



讓相聚的笑聲昂揚！讓年輕的心靈奔放！還有暢銷世界的雀巢咖啡相伴，生活真是無限精彩、充滿情趣！

雀巢完全調和咖啡單杯包，將咖啡、奶精與糖依完美比例調配，獨具完整香醇風味；不論冷飲、熱飲沖泡容易可立即飲用，享受時髦與歡樂，盡在這一包！

冷飲時，請將雀巢咖啡單杯包倒入任何有蓋容器中，加入冷水及冰塊，蓋緊後搖勻即可。

雀巢咖啡

完全調和咖啡 單杯包



雀巢咖啡

完全調和咖啡 單杯包

免費贈飲 請於77年10月15日前，填妥下列資料，寄台北郵政3627號信箱「雀巢咖啡」收，即可免費獲贈雀巢咖啡單杯包兩包。

姓名 / 電話 /
住址 /
學校 / 系級 /

變不是件容易的事，成長却是無數次的變

中國化學製藥 新主張・更嚴謹



這個新的中國化學製藥企業標誌，以雙臂環抱化學瓶，象徵我們致力研究發展，持續不懈的意念，同時表達「突破現狀，向上躍昇，再創佳績」的決心。圓角正方形，具美觀莊重感，象徵企業的穩定成長，表現誠實可靠、親切友善的經營理念。

新標誌・新視野

36年來，中國化學製藥以無比的魄力，不斷研究發展，開創新局，帶動國內醫藥事業與世界醫學同步，更不惜投下巨資，負起全民健康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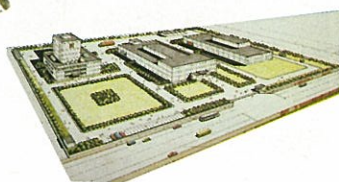
今天，中國化學製藥以新的標誌，表徵「提升品質、研究發展、回饋社會」的三大企業理念，並將以此努力，隨時「關心您的健康，共創美好人生」。



●研究所大樓

積極從事研究發展 不遺餘力

早在民國49年，我們即開始致力研究開發，今年更投下上億資金，充實設備及人力，為國人的健康發展更安全、更有效的新藥製劑。我們還聯合中央研究所：合成研究室、醱酵研究室、製劑研究室、動物藥理實驗室、分析研究室、中藥研究室，預估每年研究費用在新台幣伍仟萬元；同時還將加強與國外研究機構的技術交流。



●原有工廠不敷使用，於台南縣官田工業區購一萬坪土地，今年開工專門生產動物藥品及飼料添加劑。

放眼未來・回饋社會

展望未來，我們期盼醫藥先進與社會大眾繼續給予我們支持與指導外，更期勉我們自身的群策群力，讓中國化學製藥公司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繼續走在時代尖端，回饋社會大眾。

中國化學製藥在不斷的蛻變中，追求無止境的完美，堅持要獻給消費大眾最好的。



關心您的健康，共創美好的人生——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HEMICAL & PHARMACEUTICAL CO., LTD.

總公司：台北市襄陽路23號 電話：(02)3816740-9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7號2樓 電話：(02)3917362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台中港路二段24之6號 電話：(04)3251871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建國二路249號 電話：(07)2216096-7

歷

經28天漫長的罷駛、

抗議與請願之後，苗栗客運的員工們，終於全數地回到工作崗位上繼續上班了。這場慘烈的「戰爭」，乍看之下，似乎是勞方大勝，但是當我們檢視戰果後，才猛然發現，勞工除了贏回了基本的權利和尊嚴之外，別無他物。這一場抗爭，只不過喚醒沈睡了4個年頭的「勞動基準法」，同時，也只是將身為一個工人，最最卑微的尊嚴攤在枱面上，讓人們更清楚地正視它的存在罷了！

兩個患難好友

在這場「罷駛」行動中，有那麼兩位關鍵性的人物，在行動的開展與迂迴曲折中，扮演著較為生動而深刻的角色。他們是張俊明和蔡鴻福。

曾經是小學教員的張俊明，因為給學生一記耳光，而打掉了自己的教書生涯。這以後他輾轉流落西台灣的農村之間，藉著幾部割稻機，由南向北為人割稻，直到9年前，才回到苗栗的家中，並且進入苗客、擔任司機的工作。在他命名為「張家堡」的家中，我驚訝地發現，那幢世外桃源般的兩層樓房，竟是他一個人耗費了兩年的時間，一磚一瓦、一草一木蓋起來的。那樣精緻和細密的外觀，真教人不敢相信，這個家屬於一個原本習於流浪的主人。

《人間勞工》

不開車，上街頭

歷經28天的漫長抗議，
苗客員工的罷駛事件，
在台灣的工運史中，
創下歷史性的記錄。
曾經是教員的張俊明，
還有資深駕駛蔡鴻福，
他們的血、淚奮鬥，
是整體抗爭的縮影……

蔡鴻福，20年前就在現任苗客董事長劉雙路的旗下工作過一段時間。當年劉雙路是一個營造商人，蔡鴻福也只有16歲，每天扛著鋼筋在工地中穿梭流汗，卻只有25元的工資，還必須自己帶便當。以後他幹過網工，小貨車駕駛及汽車教練……等工作。同樣在9年前進入苗栗客運，十多年來，他把自己的雙手交給方向盤，卻在這28天的抗爭中，「很不習慣」地，暫時離開了他的駕駛座和方向盤。

張俊明的性情溫和而穩重，蔡鴻福的脾氣剛烈而火爆，卻是同事眼中人人稱道的「哥倆好」，在旁人的言談中，「講義氣」似乎是形容他們難能友誼的「口碑」。他們同時以9年的時間，在同

攝影／撰文■方仰忠

事間聚合了16位拜把兄弟。相互扶持照顧。在這次事件中，他們兄弟間的感情，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接二連三的挫折和沮喪，經由彼此的相互鼓勵與打氣，終能化險阻為坦途繼續團結一致，朝向爭取勞工基本權益的里程邁進。

事實上，苗栗客運遠在劉雙路接掌時，便實施一連串的改革措施，駕駛員負擔了人事緊縮之後的大部份工作，從開車、售票、會計、清掃、洗車，全部一手包辦。其他還有許多不盡合理的措施：例如逾時扣費、油量超用扣費、肇事賠償自理……等，這種種完全是在不考慮交通狀況、車輛性能及法律責任的狀況下進行，除此之外，女性工作人員，生產前還必須簽下自願離職書，等生產過後才能再回來上班，根本談不上享受「勞基法」對女性生產時的福利和保障。

這樣惡劣的勞動條件之下，一個駕駛員，每天上班10幾個小時，每月所得竟然只是菲薄的2900元底薪，綜合其他各種名目的獎金，頂多一個月只有16000元左右的收入。萬一不慎肇事，還得自己揹負龐大的法律訴訟或賠償費用。更令人費解的，竟然是按月扣繳的勞保費，卻使他們經常拿不到勞保單。今年初，一位駕駛員在工作之間突然腦中風昏迷，竟也遭到開除的命運。

這一連串的規定和事件，造成的結果，便是大多數的員工怨聲四起。屢次反映無效，加上路權獨佔的政策下，不願離鄉背井的員工，離職就等於是失業，一場爭取權益的風暴，早在今年初就有爆發的跡像。而張俊明、蔡鴻福也漸漸成為核心人物，但是張俊明認為：如果沒有組織、沒有策略便掀起抗爭，必然徒勞無功，所以就積極投入籌組工會的工作之中，一方面也尋求其他工會運作與籌組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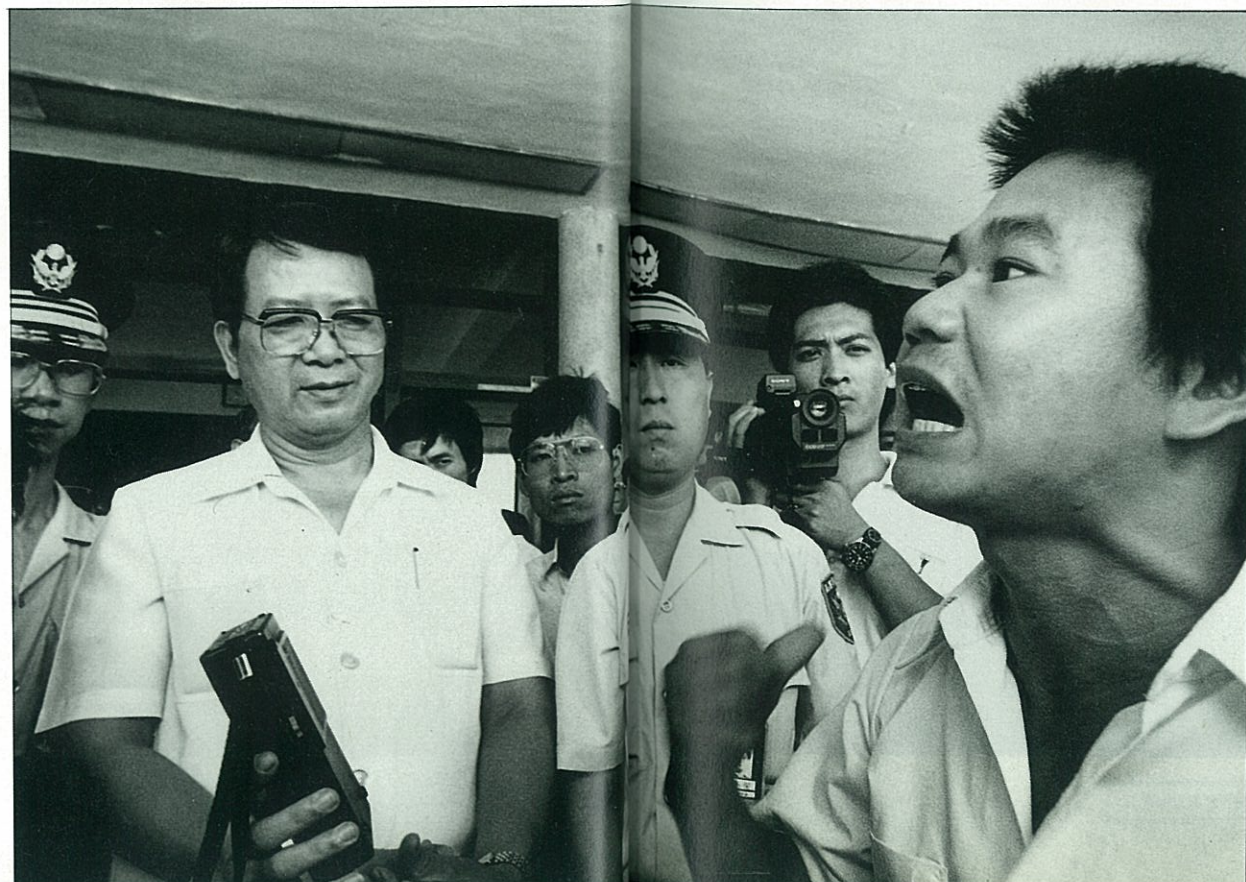
到7月中旬，時機已大致成熟，「苗栗客運產業工會」便在這樣的狀況下誕生了——張俊明代表工會會員要求公司出面協調，解決所有違反勞基法的規定，適度加薪並追討自勞基法頒佈4年以來，公司積欠每位員工的加班費。估計約每人18萬元。這些要求自然遭到公司的漠視和拒絕，

8月1日上午，工會藉著召開成立大會實施罷工。會員們在頭份鎮中山堂裡，一面開會，一面輕鬆地觀賞歌舞節目。而工會的顧問們，包括郭吉仁律師、桃客理事曾茂興、支持工運的人仕汪立峽、張富忠、蔡建仁等人，都不時在現場為勞工們講解法律常識，為他們打氣，整個氣氛相當地輕鬆平緩。



對張俊明來說，每天面對兩百多名工會會員，宣佈著沒有進展的結果，要求他們等待無法預期的明天，無疑是一件殘酷的差事！然而，他們卻持續堅持了27天。

一位員工激動地告訴謝金汀縣長：「你只會教我們回家安心等，等什麼？等死嗎？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回憶那幾天的情形，張俊明說：「當時，本想只要三、兩天的罷駛，就可以迫使老闆出面談判，完全沒有料到，一場大風暴會因此而起。到了第4天，資方態度仍然十分強硬，堅拒任何形式的談判和協商，整個氣氛變得愈加僵硬。會員們不甘被漠視，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決定正式罷工，以換取合法的權利和尊重，從此雙方面都陷入劍拔弩張的情勢之中。」

宣佈正式罷工

在宣佈正式罷工之後，張俊明、蔡鴻福兩人顯得格外焦慮和不安，身為工會的常務理事，面對這麼強硬的資方，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兩百多位員工，每天清晨便聚集在頭份總站，笑容和期待一天天地從他們臉上褪去，情緒的動盪起伏，更教他們難以承受。畢竟他們像是一群還沒有受過完整訓練的新兵，單憑一股衝動和意志，就踏上了戰場上的第一線，而擔任指揮官角色的張俊明、蔡鴻福等人，更一肩挑起了成敗之責。

較早的階段，省、縣政府，都嚐試過扮演溝通、協調的角色；甚至地方上的議員，也都曾積極地參與。但每一次有人加進來，最後都只徒增眾人的挫折和失望。多次目睹員工們滿懷期望地看著一個個有頭有臉的人士，以堅定的語氣和步伐，在眾人的掌聲和歡呼中展開協調工作，卻免不了一次又一次地傳來雙方協商失敗或資方索性拒絕任何溝通的結果，這接二連三的打擊，對員工們而言，不難想像是極為殘酷的。

在幾天的煎熬和奔波下，蔡鴻福夾在指縫間的煙頭，一天燒得比一天辣紅，嗓子也沙啞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處身在矛盾的夾縫中：一邊是他20年前的老東家，一邊是他共事多年的弟兄和朋友。事實上，當劉雙路貼出招募駕駛員的公告牌之前，他可以選擇屈服和妥協，也可以從日漸低微的士氣中退縮，更可以從面臨失業威脅的危機中脫身。其他兩百多名員工也一樣，有人開始動搖、矛盾，開始思考整個事件發展的過程——無論結局是勝或敗，意義到底是什麼？這些問題深深地困擾著許多員工。而也就在焦灼狀態似有與日遽增、擴散的同時，身挑領導要務的張俊明，竟接到他就讀於國中的長子在一場車禍中喪命的消息。喪子之慟幾乎擊潰了張俊明，過去當他下班回家時，子女們一定會在廟前廣場等著他。替他整理車子、提錢包，然後一齊跨過田埂回家休息。如今，這幅美滿家庭的景像，命定要消失遠

苗客員工們每天竭力的喊著「勞工萬歲」的口號；問題是在今天這一個體制下，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難求了，「勞工萬歲」何等遙遠。

逝。面對長女幼子和那麼一個簡單的靈堂，再如何強忍，其實也掩不住他臉上的哀痛和沮喪。

8月15日，抗爭已經持續第15天了。落敗的預感，像暗晦的陰影一般，提早呈現在每一位員工的臉上，不少工會團體，陸續前來聲援，卻也提振不起那股強烈的無力感。在晚間新聞中，勞委會主委鄭水枝宣佈：「苗栗客運公司解僱兩百四十四名員工，完全合法……」，這個鏡頭震驚了每一位苗客員工，勞委會以公權機關的地位和立場，不但無能強制公司落實勞基法，反而發佈如此致命的新聞，足以瓦解整個工會15天來的行動。

當天晚上，12位理監事，齊聚在一家餐廳中。他們由於深感員工士氣遭打擊，必將影響整個抗議行動的開展，因而深切地體悟到，這場「戰爭」不但要繼續打下去，而且要靠自己的力量打下去，不能再心存任何依賴了。他們舉起右手發下重誓——「不妥協、不退縮；不達目的、絕不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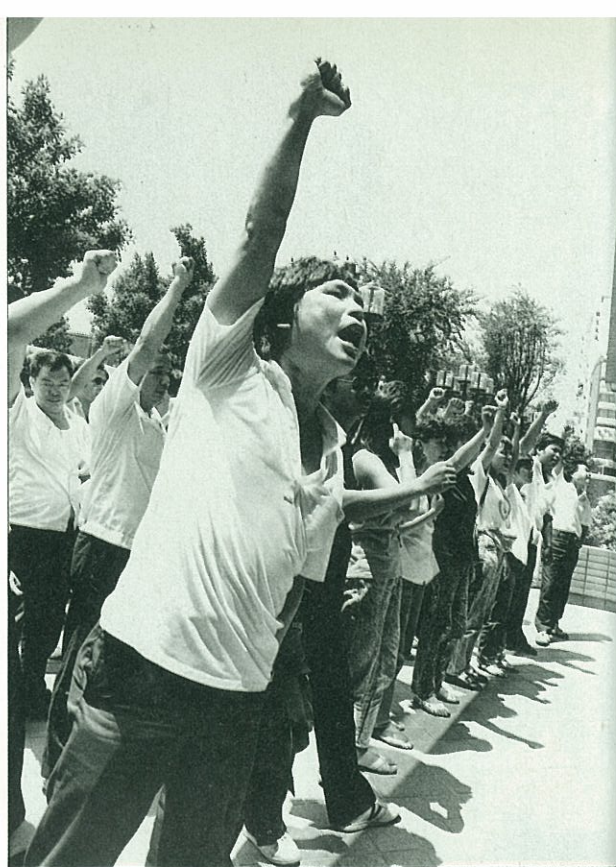
勞委會這致命的一擊，意想不到地，將整個工會從潰敗邊緣拉了回來。他們於是又帶著碗筷到縣政府抗議，質問縣長的立場和作法；重新積極地動員並結合所有的員工，這同時，將火線從苗栗拉到台北，進而又拉到全省各地。

18日上午，兩百多名員工來到位於台北的勞委會，要求鄭水枝出面答覆問題。在興奮的歌聲與昂亢的口號聲下，勞委會派出一位處長，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後，悻悻然地走回辦公室。兩天半的時間，他們在勞委會前「埋鍋造飯」、歌唱、呼口號，也接受更多工會團體的聲援和關懷，但始終見不到鄭水枝的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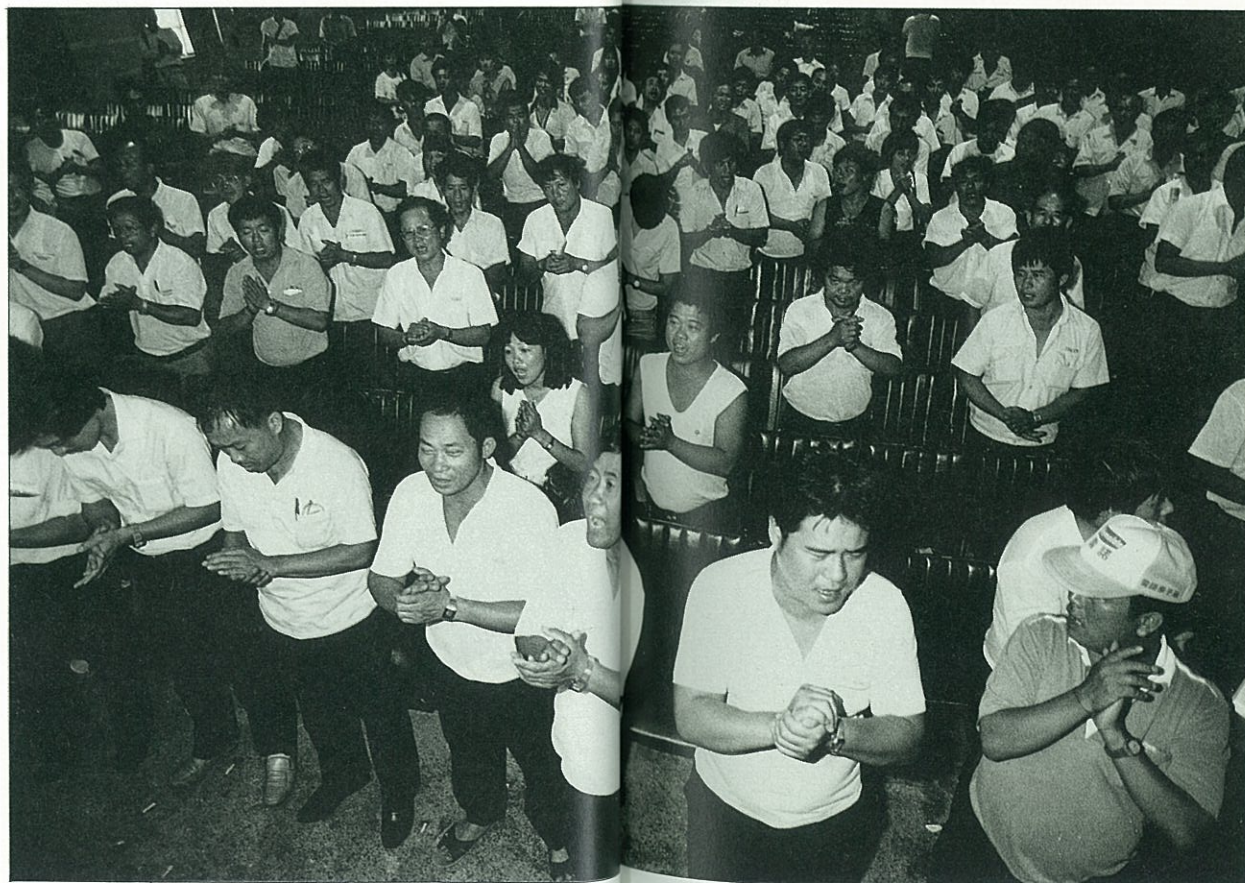
蔡鴻福說：「我們已經是過了河的卒子，只能進不能退」。整個情勢，從政府機關，大眾傳播媒體到資方，對他們而言，都是極為不利的，只有靠那麼一份意志力支撐著他，「退讓是粉身碎骨，前進也頂多是粉身碎骨，我當然選擇前進。」他說。

工會大連線

勞委會前抗議的行動，激起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許多工會團體開始意識到這不單是苗客的糾



「誰沒有父母、沒有妻小？誰願意放下工作，每天來抗議？……，實在是為了生活……」，疲累的蔡鴻福，說完這段話，就睡倒在苗栗縣政府前。



「愛拼才會贏」這首由王永慶出資甄選的「好歌」，却成了「工運之歌」，歌詞中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愛拼才會贏」，不正說明了今天台灣工人的處境。

八月廿三日上午，四十多個工會和團體代表，齊聚勞委會前，控訴他們對政府措施的不滿，這臨門一脚，徹底擊潰了頑固的資方。

在八月廿一日的「勞方聯線大會」中，蔡鴻福代表苗客工會接受其他四十多個前來支援工會的歡呼和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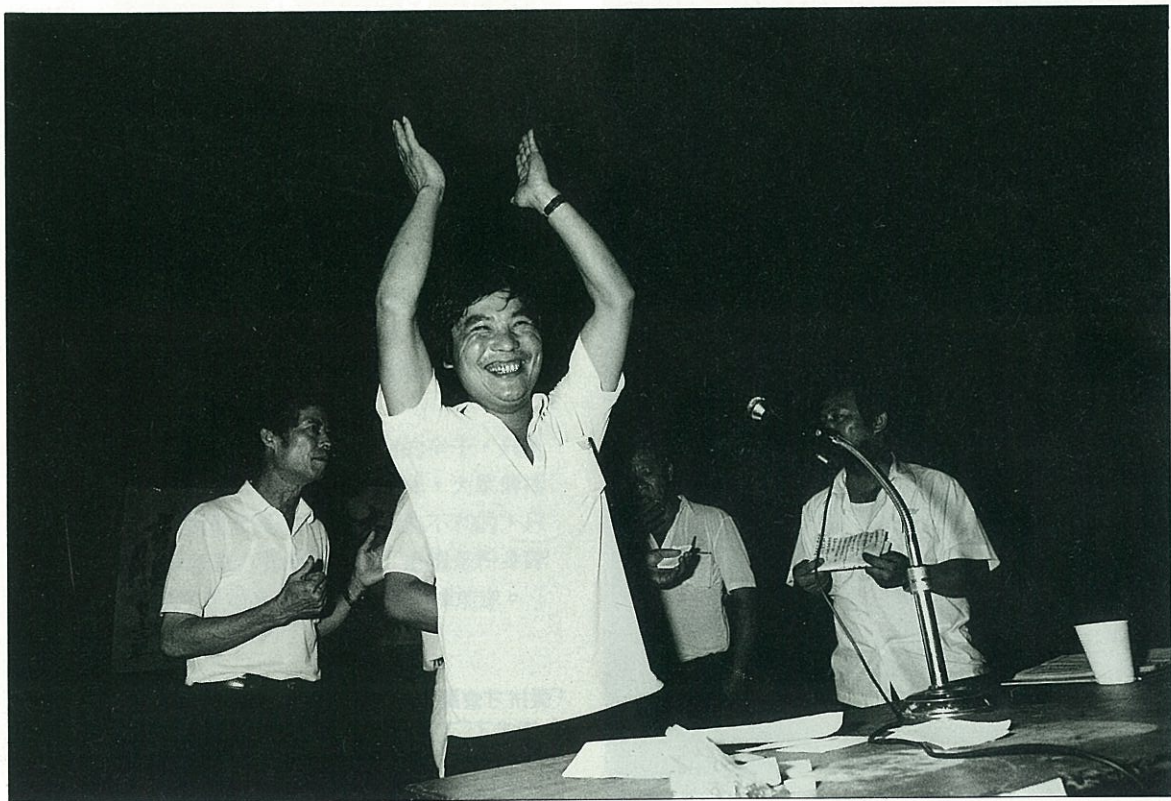
紛，而是和他們切身相關的問題。在桃客工會理事曾茂興的奔走下，一場「勞方工會聯線大會」於21日下午在頭份召開，也暫停了苗客員工在勞委會前的抗議。

中山堂內，坐滿了兩百多位苗客的員工，更有一百多位來自30多個工會團體的代表和各方人士，他們除了上台聲援苗客員工的行動之外，更紛紛捐款作為「罷工基金」。張俊明也公佈了20多天來，所收到48萬餘元捐款的明細。在曾茂興的要求下，30多個工會的代表們全部起立，向在場的兩百多位苗客員工行禮致敬，一時之間，掌聲和淚水充滿了整個禮堂。

分散在台灣各地的勞工們，第一次這樣緊密的聚在一起，像兄弟姊妹一樣，彼此分享著長久以來的辛酸、苦痛和委屈。相互地關照、扶持，如同一家人般地相聚一堂，當他們佈滿厚繭的雙手，彼此緊握的那一剎那，似乎台灣工運也同時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所有勞工的血汗、淚水將化成一股共同的力量，為自己的權益和尊嚴，勇敢地往前邁進。

23日上午，苗客員工們又來到勞委會前，不同的是還有40多個團體、工會也加入了陣營之中，23天來，每天唱的「團結是力量」和「愛拼才會贏」，在這一天顯得特別地動聽和有力。高達38℃的夏日炎陽，擋不住他們那股憤怒的情緒，一聲聲「鄭水枝出來」，「勞工萬歲」，響徹了車水馬龍的台北街頭，但是鄭水枝已經悄悄地趕往苗栗，找劉雙路協調了。

在勞委會前，他們時而演講、時而唱歌，蔡鴻福還穿插了幾段客家歌謠的表演，增添了歡樂的氣息，卻完全沒有期待的緊張。畢竟過去的經驗



「八二三」對苗客員工而言，是一個難以忘記的「勝利紀念日」。在勞委會前，他們揮舞著旗幟、相擁、共泣、歡呼……。



抗爭持續20天後，各界都體認到，這不只是一件單純的勞資糾紛，更是一場台灣資本家與勞工的整體戰。但遲來的關懷，却更讓勞工認清

，唯有自己的堅持和勇敢，才會帶來自己的尊嚴和權益。

已經教會了他們，太多的期望只會讓自己活在失望的挫折之中。

下午5點，張俊明和其他兩位代表趕回苗栗參與談判，資方全面退讓，接受工會提出的三個條件：(一)全體員工復職、年資合併。(二)適度調薪百分之十。(三)積欠部份，勞方可先行部份借支，餘款另訂償還辦法。但是資方卻提出部份員工必須簽訂勞動契約的條件，張俊明心知肚明：這個條件是衝著他和其他幾位幹部而來的，也正是將來公司報復這幾個幹部的武器，但他還是代表工會簽下了名。

晚上8點45分，蔡鴻福在接到張俊明的電話之後，集合了所有來到台北的員工，宣佈了資方完全妥協的消息，一位女性員工跳起來尖叫：「我們贏了！」，他們歡呼、擁抱、跳躍、流淚。23天來，第一次浮現出愉快，輕鬆的笑容，他們揮舞著旗幟，比著勝利的手勢，一掃而盡23天來的辛酸和苦澀。再一次，他們大聲地唱著「團結是力量」，和「愛拼才會贏」；也再一次奮力喊出「勞工萬歲」的口號。

25日，是苗栗員工們預訂上工的日子，但卻因為大多數人不願意簽訂勞動契約，導致糾紛再起。員工們一致表示，勞動契約上註明：「公司有隨時調動員工工作地點、職務、薪資……等權利」，根本上是變相剝奪勞工權益。而公司卻認為不簽訂勞動契約者，視同未辦理報到手續，拒絕為他們排班。就這樣員工們望著空蕩蕩的排班表，僵持在車站內。坐在司機休息室裡的張俊明苦笑著說：「這次是老闆罷我們的工啊！」蔡鴻福也感慨著說：「我相信，大多數的兄弟們，不會那麼自私地背棄大家。」

僵持再度持續4天之後，資方才同意，勞動契約書中的規定，必須在符合「勞基法」的前題之下才能生效。工會才決定全體會員簽下這一份契約書。一場歷時將近一個月的「勞資糾紛」終告落幕。

♀

外來進口的進口服務，
沒有完善的售後服務，
發生故障時，
不是零件不足，
就是缺乏專業服務，
成為無人照顧的馬桶孤兒。



HCG 好到家服務
讓好的衛浴設備
得到更佳的照顧

- 上班族夜間服務
- 全國電腦連線作業服務
- 定期社區巡迴服務
- 衛浴爐磚整體改修服務

今晚，我將有個
最藍的一夜
“馬桶孤兒”誰照顧？

喂喂……

什麼？馬桶又出毛病啦？！

找人來修呀！

拜託，師傅沒空？

要等什麼時候啊

不知道？！

天啊！

今晚，我將有個最藍的一夜



國華人壽與您共享——

成長的喜悅！

在這25年的歲月裏，國華人壽始終秉持著踏實、親切的服務熱忱不斷為「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的目標前進。
由幼苗到大樹，由嬰兒到成人，國華人壽與您一同成長，共享無限歡樂！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2號 電話：5621101(代表號)



人間雜誌報導過這樣
一個人物：
1986年12月3日，
爆發震驚台灣的
「桃園機場事件」。
12月4日，台灣各大報紙
一面倒地推出「官方說法」，
唯獨「自立晚報」冷靜、
公正地揭露憲警對民衆的
暴力。輿論為之嘩然，
選情為之丕變：
顏文門先生
(人間雜誌15期〈石破天驚〉
1987年元月號)

人間 高舉在工作中 找到 意義的人

請高舉人間良知 請閱讀人間雜誌

訂閱專線：7091920

訂閱一年：1480元 | 訂閱二年：2800元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郵撥帳號：1008791-0

「鎘」

毒米事件

」，再度掀起台灣消費者意識的另一波高潮。這種存在於民眾生活中體內毒害的危機頗類似1986年蘇聯車諾堡事件所導致的鉅大撞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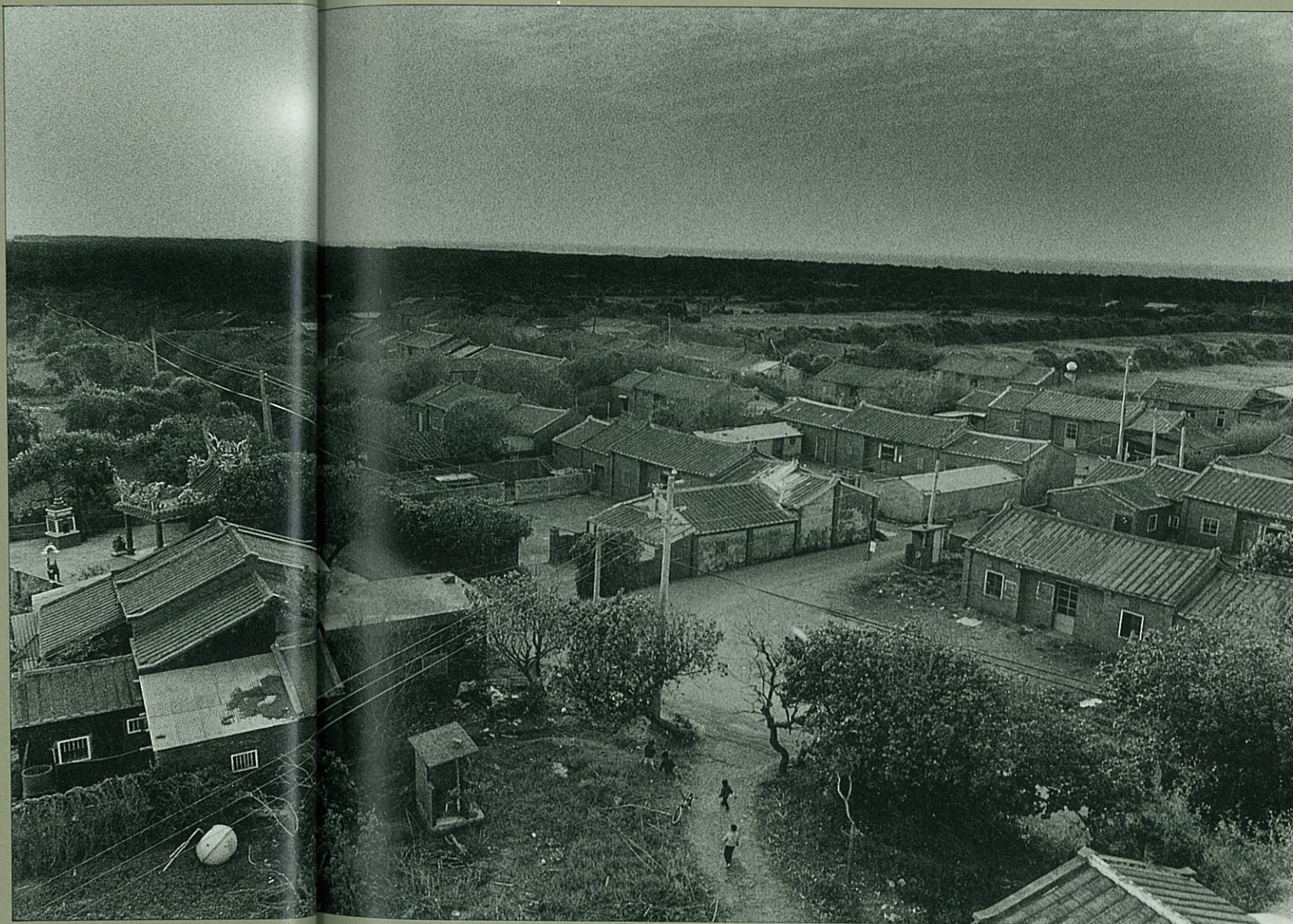
記者訪問了日本著名的反核報導攝影家桶口健二，提及他孤獨從事15年的反核報導，因為受了國家權力和核電資本的排斥，桶口健二始終是一位「賣不掉照片的攝影家」。那麼，為何1986年起日本國民的反核意識會突然高漲，一夕之間桶口健二的五本反核著作乍地成為日本的暢銷書？關鍵在哪裏？

桶口健二回答，1986年車諾堡事件是重要的里程碑。他的作家朋友廣瀨隆寫了一本暢銷書「危險的故事」，指出日本每年自歐洲進口30公噸食品，經過化驗的結果，證實全部進口食品受到車諾堡輻射的不同程度的曝害，並轉為消費者的體內毒害。這種民眾危機，激起了日本母親、高中、大學生不願意第二代日本人再度忍受核害陰影。桶口健二並且稱之為「一次意識形態的革命」。

最近，桃園縣鎘毒米被人改裝三協牌「濁水米」，無從估計變賣到市面的數量，農政、環保、衛生單位也遲遲未公佈鎘毒的化驗結果。這樣懸疑的民眾危機，

鎘影幢幢的荒村

攝影■蔡明德
撰文■官鴻志



生活在這片寧靜、美麗大地上大潭的村民，因為高銀化工廠的污染將被迫遷村，而這塊土地也將成為一塊死去的被遺棄的大地。

近日來，「鎘米」外流的駭人新聞，在報章連連曝光，震驚各界。蘆竹基力化工的鎘污染，正與眾所熟知的大潭村一般，讓附近農民與土地，深陷死滅、垂亡的陰影中。土壤污染的結構性問題，在在發出危殆的警訊……

是否喚醒社會大眾重視存在已久的鎘毒公害？土地污染和工業成長的付出代價？該如何評估？容或我們也能綜合這種種危機現象，聲稱此為發生在台灣的「一次意識形態的革命罷！」

飽受遷村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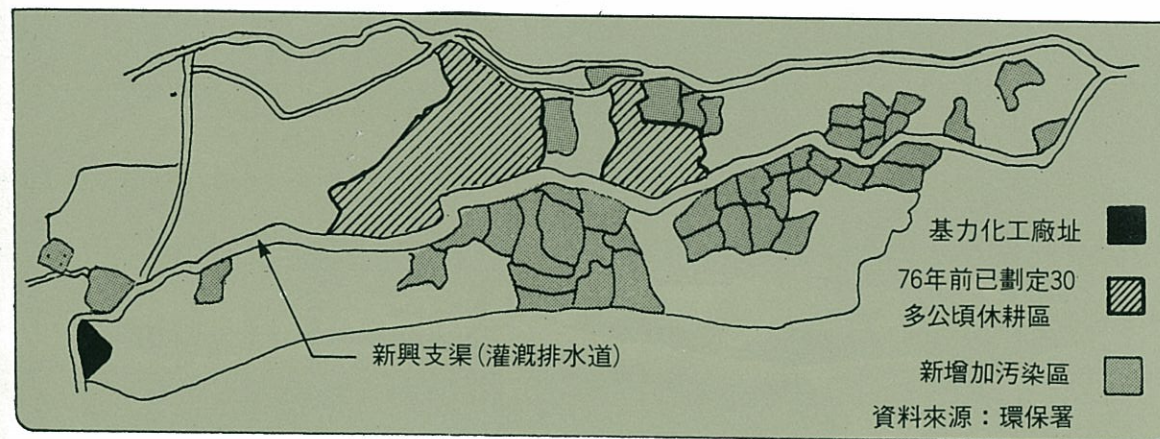
1985年起，人間雜誌編輯部就開始着手調查桃園縣觀音鄉的大潭村鎘污染事件。經過傅君、蔡明德、官鴻志三位記者的田野採訪，初步完成「再見，林投

花」的鎘害報告。在大潭村，我們震驚於村民受到污染的悲慘故事，這世代的大潭村民從石門水庫的淹水區被迫遷村以來，再三受到不義欺騙，至今已經遷村三次才落腳大潭村。不料，在惡水兇地的大潭村辛苦建立起來的最後家園，竟然是發生台灣最重大公害污染的現場，被迫再度遷村至八德鄉更寮角，一座已經廢棄的空軍火藥庫基地。

大潭村的遷村計劃已經延宕三年，村民說，這延宕的歲月彷彿

被人懸掛半空，上下無依。例如蘇滿能的家舍遭逢火災，並無心去修補，因為隨時要撤離家園，使一切生計的長遠打算皆無從定奪。但家園的水不能喝，菜不能種，稻田已經休耕了，仍舊必須煎熬下去。這世代的大潭村民已經年老了，飽受三次顛沛流離的遷村風霜，村民說，「誰的一輩子可以忍受四度遷村？」但每一次重整家園皆抱著無限希望，其最後一擊，却是招來「痛痛病」的致命劫難，這豈是工業成長宿

桃園蘆竹地區鎘污染分佈圖



資料來源：環保署



命要加害人類的噩運？

今年，鎘毒米尚未揭發以前，十分感謝環保署技正卓英仁先生的正義協助，我們同意合作進行台灣全省土地污染的調查報告。並在「不可歪曲化驗結果」的條件下，卓英仁慨然地答應，把他和工作夥伴辛苦四年的「我國土壤污染現況分析及防治政策之研究」，交由人間雜誌作公開發表。七月至八月起，編輯部組織了中部和北部的調查隊伍，展開田野採訪。但有關台灣全省土地污染的田野採訪十分艱苦，當時報告尚未完成，消費者意識却超前一步，一舉揭發鎘毒米外流的事件。

於是，人間編輯部同意暫時先公佈中福村與大潭村鎘毒含量的化驗結果。這份化驗結果一度是大眾矚目的焦點，也被視為「最高機密」。基於大眾擁有知的權利，我們同時認為公佈化驗結果有助於社會穩定和警示作用。

中福村裡隨處可見因為鎘污染而被迫休耕的稻田。

圖中是村裡一座小廟前的休耕田，滋生的野草幾乎要淹沒了廟前的香爐，撥開了野草，赫然見到香爐上寫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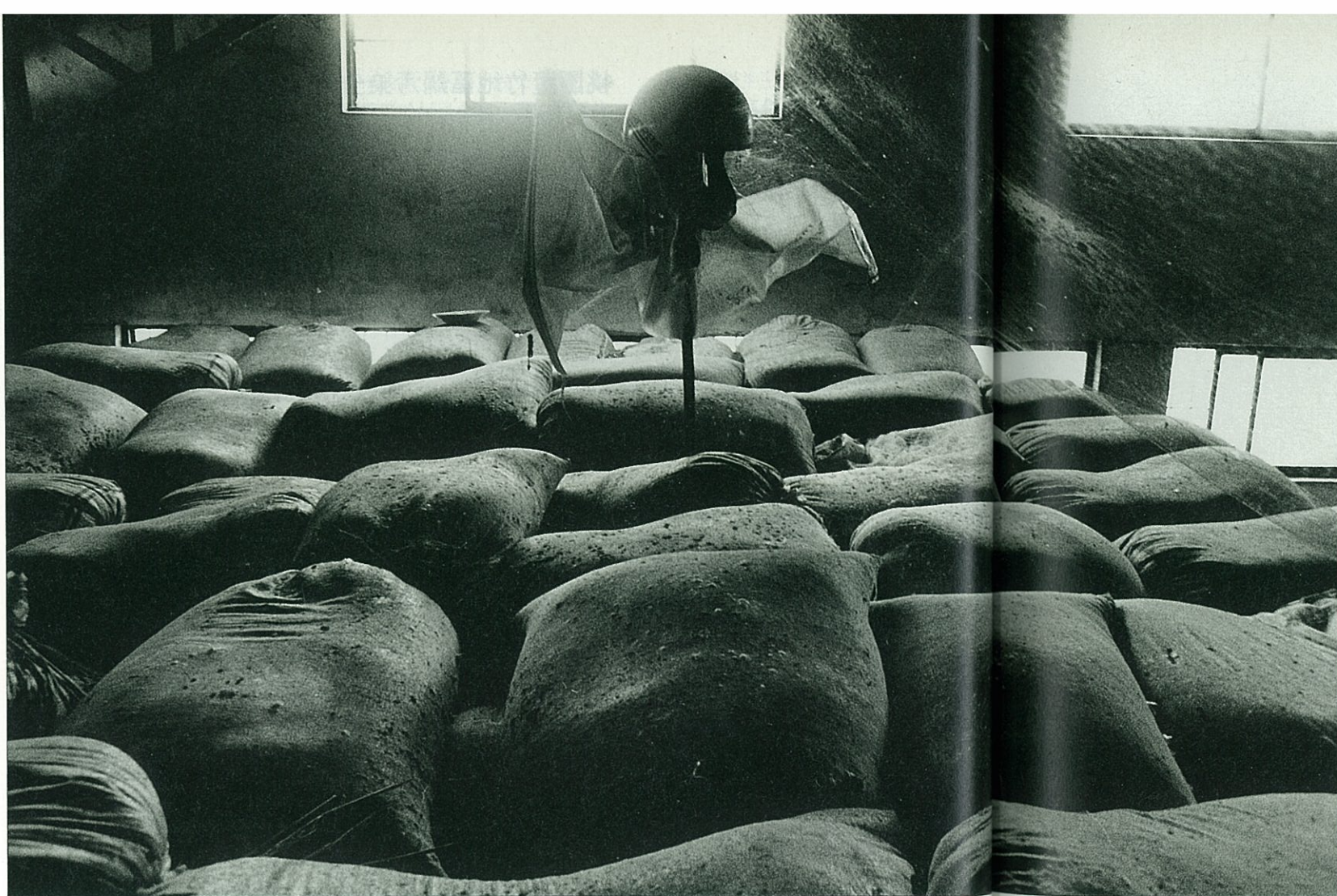
據瞭解，目前中福村和大潭村鎘毒含量的化驗結果尚有爭議。因故，環保署與衛生署在觀點上不能一致，使原訂九月十日應該公佈化驗結果的日程，仍舊僵持不下，反而節外生枝產生了不少問題。

輿論界評論是行政單位推諉責任，推拖惹出禍端。環保署說：「本單位只負責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稻米污染外流的問題應由農、政、衛生單位負責。」衛生局的反駁是：「環保、農政單位在採樣時既已決定將結果告知，但迄今無下文。」農委會則強調專責收購稻米。三個行政單位終於騰出了一個問題空間，真相沒有水落石出，鎘毒陰影却一日一日加劇。在此情況下，就顯示公佈化驗結果的重要。

行政院曾擬定委託美國「Dames & More 公司」進行調查台灣土壤污染，但所需費用高達4,000萬台幣而作罷。

民國71年，卓英仁先生在環保署負責規劃「台灣地區土壤污染防治調查計劃」，分四年逐步完成以1,600公頃農田為一個單位，測出土壤中砷、鎘、銅、鉻、汞、鎳、鉛、鋅等8種重金屬含量，經費總共800萬台幣。這是第一階段的初步調查。

民國75年第二階段的細部調



存放在蘆竹鄉農會新興辦事處倉庫中的「鎘米」。這些數量約75公噸的「鎘米」，正等待有關單位的處理，保管單位為防麻雀來啄食破壞，特別做了一尊戴了安全帽的稻草人來驅嚇麻雀。

這條污染的「新興支渠」，引暴了中福村「鎘米」事件。



查，對象是第一階段概況調查中列為可能污染的地區，採樣的100公頃為一個單位。根據調查報告指出，「土壤樣品的調查方法以原子吸光儀分析，其中鎘平均含量最高地區是雲林和彰化兩地，因為雲林地區現有『台灣色料化工廠』污染農田，平均鎘含量較高。至於鎘污染較嚴重區應在桃園觀音、蘆竹及雲林虎尾地區，其含量有高達1,000PPM以上者。」

加強危機意識

這份調查報告第二章第六節的個案分析，以大潭村高銀化工和中福村基力化工為主要研究，非

常詳細記錄環保單位的處置過程。現摘述兩家化工廠的各項污染資料。

一、高銀化工設廠於民國62年，63年2月領有工廠登記證。但台灣至63年7月11日才開始公佈實施「水污染防治法」，高銀化工廠限期於67年10月31日前改善完成。民國75年10月止共檢驗高銀化工廠73次，合格34次，不合格39次。依法由桃園縣府予以處份並函請經濟部國貿局配合管制高銀化工進口未鍛鎘條。

高銀公司於71年提出「污染圳道段底泥清除計劃」，經核准後至72年5月完成圳道2350公

尺的清除工作。底泥量601.2立方公尺，以PE袋包裝，全數置放廠內的空地深坑，坑底和四周以PVC膠布覆蓋。

二、大潭村72年一期稻作68913公斤，由高銀化工以每公斤18.8元收購，運至大大甲鎮「宇慶化工廠」製成滅鼠毒餌。至73年一期稻作起，由桃園縣府協調辦理污染區全面休耕。

三、高銀化工廠旁，土壤含鎘量在5至1319PPM，平均值378PPM，約為土壤自然鎘含量0.5至1PPM的10至1400倍。稻米鎘含量1.67至5.38PPM，平均值2.88PPM，約為稻米自然鎘含量的30至50倍。基力化

工廠旁，土壤含鎘量在6.2至1486PPM。（稻米鎘含量並沒有記載）但針對基力化工直接排放廢水的新興支流灌溉渠道，在擴大調查區的六個渠道採樣點，測出底泥的鎘含量平均為153.7PPM，土壤的鎘含量4.09PPM。

報告中又指出，基力化工的污染程度比高銀化工嚴重。因為高銀化工位置靠近海邊，污染範圍較小，基力化工在內陸上的污染範圍達200公頃。

四、據報告指出，大潭村發生鎘污染事件以來，善後處理工作長達5年，處處顯露出政府處事之行政效率低，尤其是地方利益

團體及政治團體積極介入，使得本案更形複雜。近聞台灣農權會將以此為訴求對象，掀起另一農民問題，有關單位應即早準備。又，77年2月11日，行政院環境保護小組第十九次委員會，曾經決議：「硬脂酸鎘等塑膠安定劑之生產或進口政策，請工業局研究。」

五、基力鎘污染案是否把農地變更使用，中福村農民十分關心。據報告指出，「有心人士已在大力奔走，希望成為汽車修護工業區。……有些農民竟然捨棄石門大圳乾淨的水源，而引用已受污染之新興支流灌溉水，其用心實難以叫人捉摸。」

記者無法預期公佈中福村與大潭村的鎘毒化驗數字的後果如何？至少，相信可以降低民衆對於所謂「最高機密」的猜忌心理。記者也十分同意卓英仁先生的一項觀點，他說：「再三強調土壤污染之複雜與重要性，無非希望提醒大家重視。無奈決策者，在面對目前國內三大公害『水』、『空氣』、『廢棄物』污染感到焦頭爛額時，恐再也無暇顧及這可能遺害萬年的大問題——土壤污染。」

卓英仁先生指出，台灣三大公害已經相繼立法防治，包括「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惟獨



大潭村的海邊活像個死亡的海岸，不但有滿地的垃圾，更有高銀化工廠排放的毒水的廢水

站立在廢水井旁留影的大潭村泰雅族夫婦。民國73年，他們在得知地下水遭到鎘污染後，立刻用泥土將飲用多年的水井填平。



影響民生甚為深遠的土壤污染防治法，遲遲未見動靜。推究其原因，不外是決策者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如何加強土壤污染的危機意識，可以抵上亡羊補牢的硬體防治設備。

「這也是筆者最為至誠的心意！」卓英仁在長達 139 頁的研究報告結尾中，提出這項殷切呼籲。

1986 至 1988 年，記者數次採訪大潭村和中福村。

這 3 年，無數人事變化的消息陸續地傳到耳朵裡。諸如：「大潭村民歡迎杜邦設廠」、「高銀化工意外地爆炸」，附近民房連數寸厚的柴門都震裂了！」、

「某某人拿了高銀化工的好處，所以選不上自救委員代表」，「王永慶到大潭村大量購買土地」……。這些訊息也無形加重了一些心中念頭：「大潭村的受害故事，教育我學習了公害是如何產生。同時，也是台灣公害史上一部完整的社會檔案，對社會具有警示作用。」

1986 年大潭村鎘污染事件，招來了台灣公害史上首次發現的「痛痛病」。這種鎘毒的陰影，無色無嗅，囤積在地球上則需要千百年才會慢慢沈澱至地層底下。痛痛病患者一般症狀是身高縮短，骨頭自然破碎折斷，連說話、打噴嚏都像針刺一樣痛。最後，人

的身形佝僂如一隻海蝦。

儘管說，大潭村鎘污染算是國際上的重大公害，卻沒有引起環保單位應有的重視，急速謀求解決之道。老百姓的絕望和怨憤，一年一年地積累下去，他們說：「衛生局來村里抽血化驗的結果，音信全渺。某位民意代表自稱從環保署和農委會取得了最高機密，但公家長官堅決地要求他不可公佈！」

土地死亡代價巨大

至今，製造鎘污染的劊子手，據稱是政治後臺很硬的「高銀化工廠」，仍然屹立不搖，更公然地取得公害製造者的「合法地位」。

迄今為止，大潭村鎘污染作為 1986 年崛起的台灣反公害運動之先聲，已經留下頗為完整的社會檔案。但無論如何，在台中三晃農藥廠、新竹李長榮化工廠、鹿港反杜邦、高雄後勁反五輕、宜蘭反六輕等陸續傳出「自救有理」的勝利呼聲以後，大潭村鎘污染事件算是反公害運動上的一項挫敗。公權力、環保單位、衛生行政系統，一切村民的自救行動皆在鎘污染的淫威下，束手無策。

「束手無策」將永遠見證著這一世代的台灣人如何鄙視這塊土地，把土地污染的恥辱留給後代子孫。

從 1979 年起，至今已 10 年。大潭村民范國川首次發現地下水含有劇毒，全村民乃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清算行動。孰料，問題一旦揭發出來，才驚覺地發現富裕化的台灣社會付出了多少污染代價？「土地死亡」是無法估算的社會成本，工業界巧妙地把污染成本轉嫁給社會負擔，其中暴露了地方勢力與行政官僚同是製造公害的共犯結構。這項結構上的支配性權威，使農村的經濟、政治中樞係由商業份子，投機村民和民意代表共同拴住問題的核心點，最後瓦解了大潭村民的自救行動。因此，大潭村鎘污染在反公害

運動上的分歧與挫敗，從社會檔案的意義來看，頗值得探究。

1986 年，反公害運動之所以成為不可遏止的社會風暴，並非一蹴即發。而是台灣的官僚資本與民間企業把持了農村社會的經濟路線，以經濟開發和提供農村就業機會作為意識掛帥，在現代經濟生活中逐漸顯露了貪得無厭的獨特性質。並且，逼使農民在生產作物上遭到重大的損失。

科學理論上，土壤的涵容能力非常大，可以緩衝一切毒性物質的累積、沈澱、分解、合成等作用，經過淨化轉為清新沃土，從而平衡整個生態系統。換言之，



大潭村民因為稻田污染賠償問題，和高銀化工廠的曾課長(右一) 大起爭執。

高銀化工廠的四週滿佈著枯萎的林投樹，大潭村民說，這都是工廠廢氣造成的。



當農民發現稻穗敗壞、打起的田水儘是白色泡沫，牛喝了水就拉肚子，水溝中的草魚、泥鰍全不見了，只剩黑色惡毒的蚊蟲…。這些景象，除證實了土壤的平衡系統遭到嚴重破壞，也標示著寄生於農村社會的商業份子與農民之間，開始面臨緊張失衡的危機！

當知識份子喊出「大地反撲」的口號，青年學生展開下鄉調查土地汙染，「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仍舊停留在「周末派」的關

懷層次，我們的農民已經從非常直接的生產勞動上發出怒吼，展開數以千計但毫無效果的陳情行動。

這種靜態的抗告模式，可分為公、私兩方面。例如1979年大潭村民主動地送交鎢稻米去化驗，向台灣省水汙染防治所陳情化驗廢水，結果高銀化工廠被桃園縣府裁定罰款5000元。但是，鎢米的化驗結果卻遲遲沒有下落。這種沒有下落的挫折感，最容易引起農民的反彈與猜忌，從而感到

日復一日受欺騙。

一位大潭村民說：「是資本家買通了一切！每一回，高銀公司把廠房和廠房外的樹木，排水溝沖刷得很乾淨，才有人假惺惺地跑來作汗水檢查，這是哪門子的檢查？」

高銀公司一方面投入地方選舉的勢力分配。例如，現任的觀音鄉鄉長李文貴擊敗了對手黃金春（前任鄉長），他說：「上任以後，完全不敢接觸高銀公司。」另一方面，高銀公司採取分而治

之的手段，對付大潭村民。一般而言，在製造汙染的工廠附近的稻田農戶，往往已經暗中與工廠維持金錢往來的關係。其金錢的代價，就是繼續種植稻子，好讓廠方有一個「樣板」可以掩飾汙染的責任。再不然，如果有一位村民氣沖沖地跑去工廠抗議（這肯定是沒有拿錢的村民），則公共關係部門的主管就頂上一句話：「講話要拿出證據，不要含血噴人！」或者，不客氣地指出，「咱們的廢水合乎標準」。

在桃園縣中福村遭到基力化工廠排放鎢汙染的村民呂清河，也這樣告訴記者：「去基力工廠抗議時，廠方說，你們膽敢再來鬧事，就把廢水摻得更毒一些……。」

基力化工廠終於在中福村民合力圍堵的情況下，宣布停廠。但是，高銀化工和基力化工逕自把廢水直接排放至農田已有10年歲月以後，才叫農民把問題給揪出來。然而，基力化工停工脫產以後，偌大一片受傷土地的社會成本，卻不公平地轉嫁給政府和納

稅人來負擔、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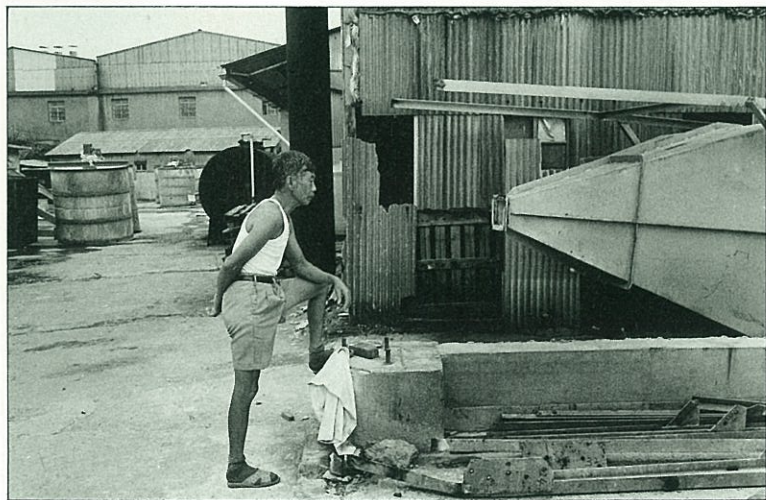
官民矛盾問題癥結

商業份子在農村社會走上工業擴張的經營路線，其實不見得是壞事。一般理論界也指出資本主義「不一定等於貪得無厭」。問題是，如果這幾年沒有環保意識抬頭，堅決地抗衡已經泛濫的工業神話，台灣肯定將加速公害汙染的嚴重後果。

據瞭解，目前行政院設有「科技顧問組」，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也設立了「科技顧問

這位站立在廢耕田裡的老農，原是桃園龍潭人，幾年前因為中山科學院的興建，田產被徵收了，不得已才遷居到中福村來，沒想到新置的稻田也受到鎘污染的波及。

去年年底，基力化工在中福村民圍堵下，被迫停工，如今只留下一位退伍老兵看守著殘破的工廠。



室」。這兩個性質雷同的部門的服務宗旨，就是創造台灣社會的財富，希望公元 2000 年的國民所得突破 15,000 美元。站在官方的立場來說，追求經濟升級和社會穩定，必須先把產業體系的科技化搞上去，否則工資貴，貧富差距擴大、投資意願低落、冒險投機的商業資本可能帶來毀滅性的經濟風暴……。這些社會危機，皆一一緊扣著台灣工業與經

濟升級的命脈。

官方的科技人員在私下表示：「五輕、六輕的建廠工作，勢在必行。我們寧可投下鉅資，配上世界一級的防汙機器！」

很明顯，官方在總體經濟的衡量上，並沒有把民衆的反對意見擺在優先地位。這是基本的官民矛盾。40 餘年來，台灣亦步亦趨地朝向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去發展，經描繪出來的一幅美麗的藍

圖：「台灣由民國 40 年迄今，每人所得增加 50 倍，達 6,000 美元。對外貿易金額增加 300 倍，高達 880 億美元。」到底類似大潭村鎘污染的遷村計劃，必須付出多少公帑？經建單位絕口不提。但，依賴理論曾提出這種歷史教訓：「國際貿易，經濟分工對於一個國家的影響極為深遠」，在國際貿易中的分工壓力往往不是一個政府官僚體系，經

送經濟發展模型就能夠抵擋的！

另外，理論界也針對當局一心想要擠進所謂「已開發國家」的雄心大志，評論為「盲目而不負責任」。乃至於如何界定「已開發」，仍是一項混淆不清的價值觀。試想一想中福村民的一段證言：

「基力化工廠的老闆親口告訴我，其實要做到完全沒有鎘汙染含量的廢水排放，我們可以辦得

到。但是成本很不划算！」這是基力化工有意向村民爭取拖延閉廠的肺腑之言。然而，企業界固持而不變的財富信念，再加上 1946 年日本富山縣發生萬人的痛痛病事件，遂把鎘汙染轉移至台灣。據聞，目前全省尚有 13 家生產鎘汙染的工廠。果真如此，在國際分工程序下，台灣究竟要擠進已開發國家或是淪為國際的垃圾島？仍是重大的考驗。

國際分工，工業神話，行政官僚和企業界貪得無厭的獨特性質，無形中匯聚於台灣這塊受汙的土地上。因故成為台灣戒嚴體制下，從下而上發起的反公害運動。這項捍衛土地，發揮緩衝作用的社會運動，應該加把勁重建台灣企業倫理，洗去台灣垃圾島的恥辱。同時，台灣經濟成長的目標如何擺脫國際的汙染輸出，才是反公害的正面意義。 ☉



40年的成長，40年的代價 從荒蕪的 50年代

四十多年來，台灣經濟飛躍的成長，被官方傳播單位視作「國家神話」的重要形成部份；然而，檢視唯經濟發展論的構造與體質，來自民衆批判的認知，卻在在顯現經濟發展負成長的面向。公害問題的糾纏叢生；消費主義的氾濫橫行；農事蔽端的不斷衍生；勞資糾紛的日益現形；更形讓人吃驚的，進入八〇年代以後，跟隨政治壟斷勢力的崩解，十信弊案、民間投機資本、變相賭博的發生，瞬時間，形成前所未見的經濟風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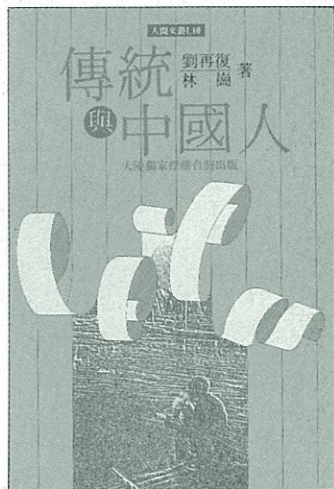
到荒繆的 80年代

人間11月號，結合影像與文字，邀來國內著名民間學人杭之，年輕社會學工作者江迅，批判、發現、記錄、評論四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發展的眞貌。人間重視人在歷史發展中的典型意涵。人間邀約國內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呈現給讀者最直接的現場，最有力的報告。從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到環保運動、少數民族運動，80年代的社會胎動，盡蒐眼底。從荒蕪的50年代到荒繆的80年代，提供給您歷史縱切面的最完整報告。

以報導、發現、評論，呈現台灣社會戰後40年的發展……



文化的 傳統的 診斷



1985年柏楊《醜陋的中國人》
對中國人的病態作了生動的現象描述。
1988年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
則對傳統文化作了深刻的本質分析。

《傳統與中國人》

本書代表當代大陸學者文化反思的具體成果，
作者從思想、人格、制度，全面而深入批判傳統
並分析近代中國，批判理性的成長，
為五四以來反傳統歷史作出前瞻性的總結。

●作者—劉再復・林崗
●定價—240元

一陰 一陽 大學問



《情愛論》

愛情可以分析嗎？分析可以周全嗎？
瓦西列夫這本《情愛論》深入古往今來各種
愛情故事、愛情理論，綜合探討愛情的本質。

●作者—瓦西列夫
●定價—220元

李澤厚・王若水親自校訂
臺灣・大陸・香港同步發行

《美學四講》

●作者—李澤厚
●定價—160元



11月出書
歡迎預約
八折優待(10月31日止)一律掛號寄書

《智慧的痛苦》

●作者—王若水
●定價—240元



人間出版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 7081149・7081779
郵撥帳號 1174647-3

電鍍水

枯死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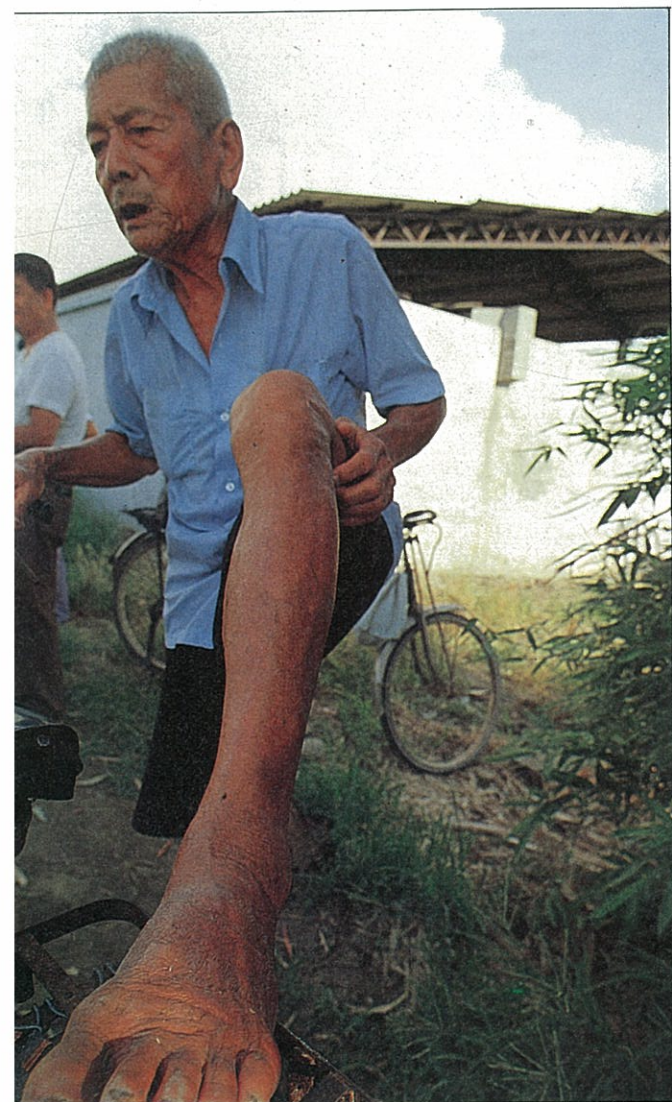
彩色米

《人間痛土・台灣地區土壤污染系列報導之二》

彰化地區四處排放的工業廢水，
造成廣大面積的土壤污染。
電鍍廠排放出的廢液，
更導致秧苗枯死、稻米變色，
嚴重地摧殘地質與水質。
阿寅伯赤腳涉下水田，
腳竟泡成像紅麵龜般浮腫；
粘松霖只種一分多的地，
卻反覆播了十多次的秧苗；
吳河鎮的彩色米，
被農會拒於門外。
隱藏性的「蠱毒」，
將如何對作孽的人類反撲?!……

攝影■吳仁麟 撰文■李翠瑩

「是你沒看到兩天前的樣子，兩隻腳腫得像紅麵龜，走都不能走……，你問是什麼原因？就是這田水浸到電鍍水啊！」阿寅伯撩起褲管，露出一雙浮腫而充滿皺紋的腳。



爲了讓我們瞭解川底受污染的程度，賴人追拿起鏟子往河底一挖，頓時川底像起了化學變化一般，冒起一堆彩色的泡泡，而鏟子上赫然是——一堆濁紅的沉澱物。

「實」

在講來，我自己也是歹心，這我承認；自己種的米自己不敢吃，反而要從外地買米回來，怕死啊……也是羞恥啦，種田一世，人，踩土一甲子，田是阮爸留下來的。日本仔時代

，每日吃蕃薯、菜葉，一點點，沒餓死也吃得很安心。現此時，人老了，棺材躺一半，田是我的，稻子是我種的，但是我自己的嘴巴卻不敢吃自己種出來的米飯，心也沒得安……你看有僥倖嗎？」70多歲的阿寅伯，頭髮已全部花白，嚴重駝背，說話時不斷摻入日語，嚼著檳榔。他種的3

分田在電鍍廠後面。

「啥咪？不要種田？你要害我揹著祖先神祇牌給人笑話嗎？雖然是老了，但是我還能動，就要做……米含什麼毒我是沒研究啦！不過我瞭解這幾冬的米味道是差多了，不太正常，但是也不會隨吃隨發作，好像日本那個什麼米，要過很多年才知道怎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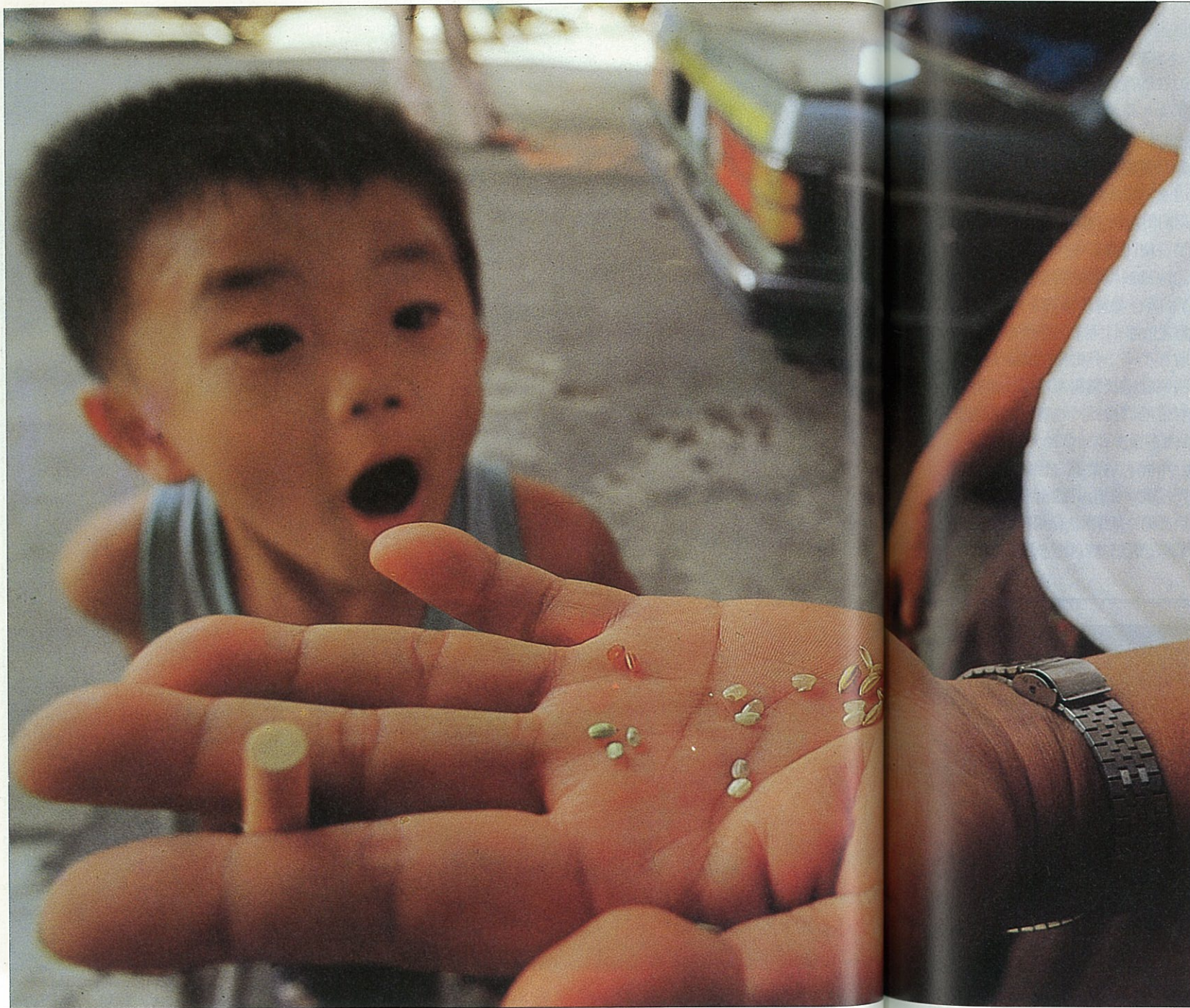
樣……」

一口濁血般的檳榔汁從阿寅伯口中吐啐地上。

「過幾年，我人也不在世間了，米是怎麼樣？會害到誰？我也沒法知道。但是我真的沒歹意……誰教電鍍廠放毒水給我種田？……少年仔，老伙仔說話給你知，回去不要亂傳……」

阿寅伯赤著一雙腳，腳板子黝黑、多皺紋，皮膚因為浮腫，一層乾皺的皮就像脫離了肌骨一般。

「是你沒看到兩天前的樣子，兩隻腳腫得像紅麵龜，不能踏著地，我兒子左右兩邊撐著我去謝外科治療，一隻腳一千塊，攏總花了兩千多塊錢，真衰呀！……你問是什麼原因？就是這田水浸



吳河鎮的彩色米有紅色、綠色、淺藍色，重量、大小都和一般稻米無異，但是農會不敢收購。

到電鍍廠的毒水呀！三天前罷，我赤腳下田施肥，撩到了水，第二天就腫得沒了腳形。」

電鍍廠廢水的厲害，阿寅伯見識了好幾年，不是不知道，有時候腳上帶傷口下田，就好似泡著了鹽酸水般刺痛得入骨，起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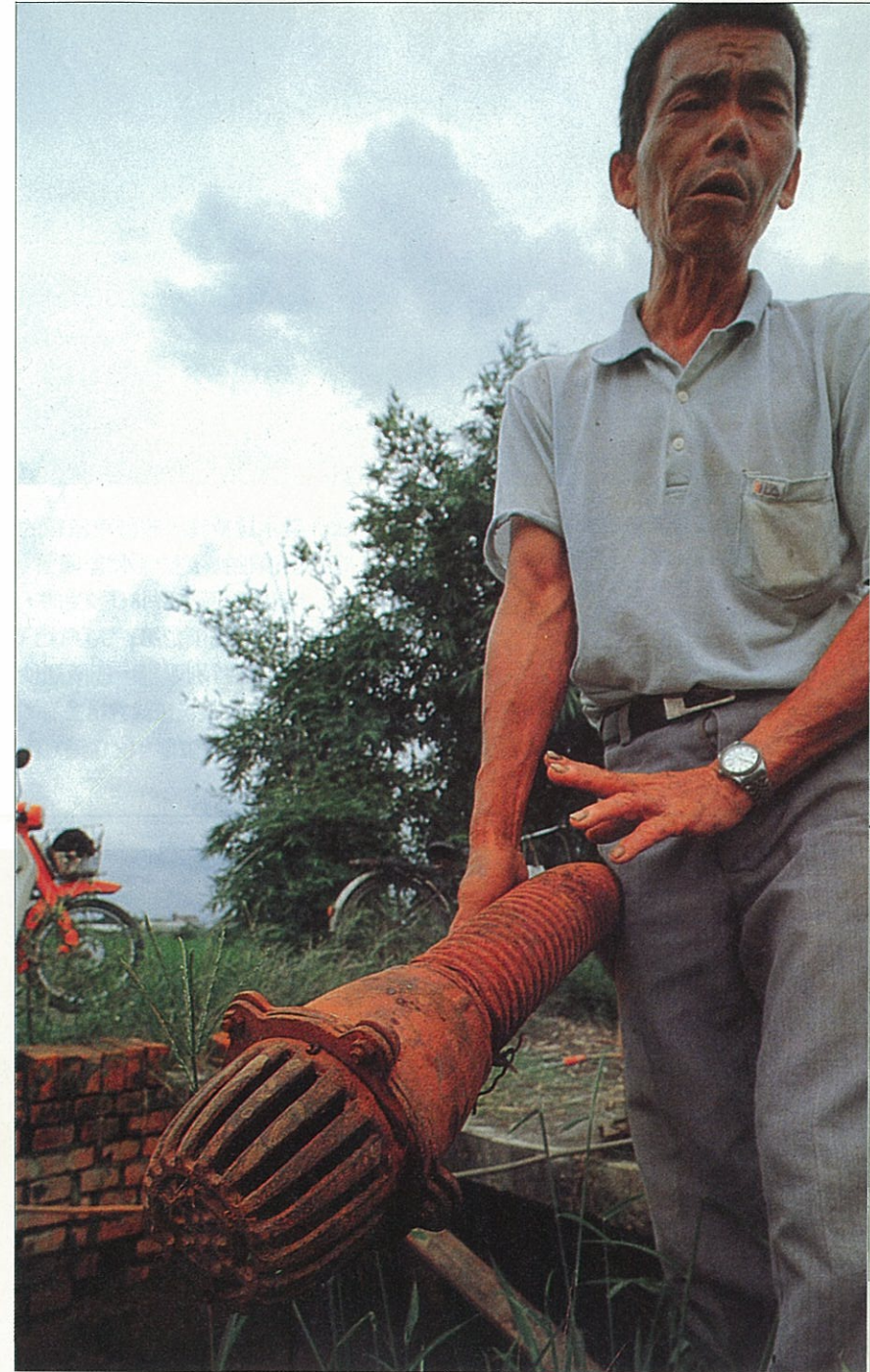
明瞭怎麼回事，只奇怪土壤何時變得這樣凶利得不能踩踏呢？後來，才漸漸知道是附近電鍍廠、鐵工廠排放的廢水蝕壞了這塊熟悉的土地……。

農田慘遭毒斃了

電鍍工廠，是彰化市分佈稠密，

而且歷史悠久的一項產業，同時也是彰化市民的重要經濟收入。根據台灣地區土壤污染調查報告，在污染程度上，彰化位居首冠，而電鍍工廠正是促使彰化奪得土壤污染冠軍的重要基礎。

今年8月8日，秀水南安里發生



了約4、5公頃的農田秧苗被電鍍廢水毒死的事件。案發的第2天，南安里里長迅即拍照存證並呈報市公所等上級單位處理。8月11日，彰化縣政府建設局、衛生局、市公所及水利會等單位共同會勘，證實污染源來自於電鍍廠及部份

「你別以為這抽水龍頭上黃紅的一層是生鏽，這是被水裏的廢液『鍍』上去的。」賴火追說。



賴火追搬開擋在水道出口的空心磚，讓污水流掉，「幸好這幾天下雨，水乾淨多了，否則這些水是沒人敢用的！」他說。

鐵工廠。灌溉用的溝渠竟被工廠

當作廢水排放溝，暗紅色濃稠的電鍍廢液佔據了整條水道。

「稻田被污染是8月8日發生的，事實上，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只是這次反應特別劇烈，連續插秧兩次都枯死。農民來找我出去看，整片田都是紅色的，我立刻寫陳

情書給市公所，來了很多單位的人，說要查辦污染源的工廠。就站在灌溉溝邊說要查辦的當時，當場，電鍍廠又排出廢水，暗紅色的污水流到腳跟前。」南安里里長王進興先生本身沒有種田，這次的農田污染範圍頗大，南安里的田地幾乎盡數遭殃。那幾天，里長家門庭若市，上門的都是抱怨秧苗被毒死的里民。里長伯義不容辭，為這件污染案大力奔走，但是，多日下來，他感到十分挫敗和不平：「勘察的當時，廢水明明就排放到腳跟前了，我也親自帶他們去抓污染源，結果他們說要裝污水回去化驗，再查看。」

環保人員會勘之後，並沒有具體結論，敷衍的態度令王里長很不滿意，他提出有關單位應阻止工廠把廢水排入灌溉溝的要求，

建議水利會應減免本期的水利會費，對於農民所受到的無謂損失，政府也應予以適度補償。

勘察人員要回去的時候，王里長嗤之以鼻的丟下一句諷刺的話：「沒效啦，酒桌相請，偌是燒酒下肚有合意，陳情書就無趣囉！」勘察的官員們「看」了王里長一眼。過了一個禮拜，8月19日，才收到縣衛生局寄來的一張公文，公文上說：廢水已送請台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化驗中，俟化驗結果出來後依法辦理。

既然污染情事仍在化驗的地步，當然也就不會有水利費減免及損失補償的下文了。公文旅行的期間，南安里的受害農民從台中載了數趟的秧苗回來重新播種，並且一再地引地下水來洗田，但是廢水裏的重金屬及油污都已深深

地滲入土壤裡，沖洗是極困難的。由於重金屬在土壤裏是不被分解的污染物，大量的污染累積的結果，已經超過了生態體系中有機體的自我調節功能，生態循環因而被破壞殆盡。所以，農民一再的重新插秧，又一再的枯死，兩次、三次、四次……犧牲枯死的秧苗作為吸收土壤污染物的仲介，一直到秧苗種活為止。

播一次，枯死一次

粘松霖的田只種了一分多，但是在農田污染後的半個月時間裏，他前後播了十多次的秧苗。播一次，枯死一次；只好再來一次的割秧和翻田，前後十多次，愈播愈痛恨，他說：「每種一次便死一次，愈種愈……我要怎麼講……心愈痛啦！種到月底才種活。一

箱秧苗20多元，僱車到台中去買，來回一趟500塊錢，這期作的田沒得賺反而要賠掉5000~6000元，播下去枯死的秧苗量可以種5年了。」

雖然目前種下的秧苗已能見到存活的跡象，但是隱藏於土壤裏層的重金屬污染物及附著的油污，這種看不見的「蟲毒」將會如何對付生長中的稻作？地下水源的滲透及污染又如何？往後的農作物有安全保障嗎？南安里的農民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抱樂觀的期望。

「我真的也不敢預測收成，」粘松霖種了近30年的田，只是感覺越種越艱苦：「稻子能不能結穗還是問題。從前我1分地可以收到1100多斤，現在只能收到800多斤，一差就是300斤了。」他說。而且這幾年來稻米的味道愈來愈差，



“別灰心， 到我家喝杯咖啡慢慢聊吧！”

一杯溫熱的咖啡，似乎重新燃起他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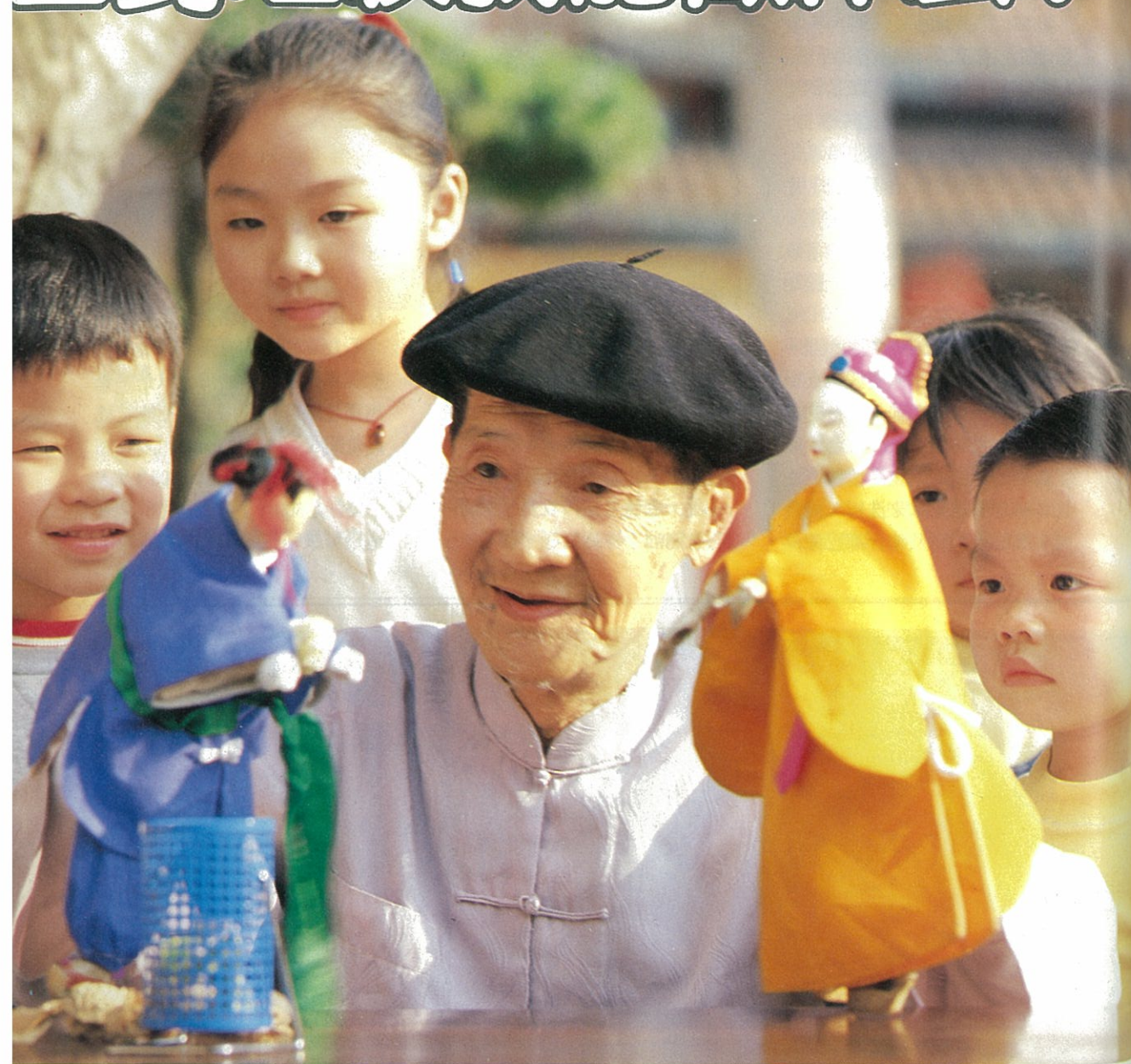
看到初學陶藝的他，握著作品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瑕疵而沮喪的樣子，像極了我當年的情形。

伴著溫熱香醇的麥斯威爾咖啡，把多年來和泥土為伍的經驗，摔破瓶瓶罐罐的心得和他分享，看著他再度露出自信的笑容，這種感覺真是滴滴香醇，意猶未盡！

好朋友也曾經是陌生人。今天的後進，也許就是明天相扶持的好朋友。何不請他們來家裏喝杯麥斯威爾咖啡，共享友誼的溫熱！



面對垃圾我能做什麼！



面對垃圾問題，人人的做法不同，但是讓環境潔淨美麗，却是你我共同的心願，現在讓我們聽聽李天祿是怎麼說的：

各位老兄、老弟、各位同胞……

出國時，就看到外國的民衆守衛生的習慣很好，政府為人行道安裝很多垃圾箱，行人在路上，都會把紙屑煙蒂、垃圾丟入箱內，共同保護衛生，做得很好！既市內也有很多公司、朋友捐贈的垃圾箱，裝在路上，讓路人很方便，希望路人都能守衛生，不要亂丟垃圾。來國內參觀的外國朋友很多，亂丟垃圾會被笑說他們沒水準，所以我希望有錢人捐垃圾箱，其他的大眾共同遵守衛生，讓既們的環境更乾淨一點！

李天祿

不像以前好吃。都變種了，你信不信？」旁邊一位林姓農民熱烈地談起由種作所感到的土壤變化，他接著說：「地力攏卡差囉！稻子愈長愈醜，愈種愈少，葉子末端都有枯黃的現象。結穗成熟時，穀子是焦黃色的，不是卡早那種金黃色的囉！」

粘松霖比別人早插秧，但是經這一番汙染枯死的反覆折騰後，田裏的秧苗比起鄰庄正常稻的模樣，硬是矮了大半截，只有十幾公分高，而別人已經長成30~40公分高了。

稻子收得少不打緊，還有人種出了彩色米。

8月初，吳河鎮將77年第一期作稻穀打包成袋，這一期的穀子，看起來顏色又更焦黃了些，但是都已經收成了，也管不了許多，他於是僱請了三部小卡車載到秀水一家農會指定的代收處。程序像往常一樣，碾米廠老闆照例碾了些穀子看成色，吳河鎮等了好一會，隨後老闆為難地對他說，米不合格不能收。吳河鎮第一回碰到這種情形，他問：「不夠乾嗎？」

「夠。」

他又問：「不夠重嗎？」

「夠。」這使他有像被刁難的感覺。

最後，老闆拿著碾出的米粒告訴他說：「紅米粒很多，還有青色的，不合格嘛，怎麼收？」

吳河鎮只好又原車載回這些穀子，平白浪費了一筆運輸費。他要求碾米廠老闆寫張拒收的證明給他，結果老闆只馬虎地寫了張「不合格」的便條紙，也不蓋章。

老闆說：「我怎麼寫？我又不是化驗所，蓋了章，萬一有什麼事情，豈不是要跟你去走派出所？我悠閒人不做，何必去沾這個腥？」



這三車的米在家裏屯放了幾天，後來找了一個糧商以賤價賣了一部分，另一部分賣給養雞場當作雞飼料，剩下約5麻袋的米便留著自己吃。

吳河鎮說：「這5袋米是另外用地下水灌溉的，跟被電鍍廢水淹到的田不同區，很安全的。」原來吳河鎮的田還有「災區」及「免

「做田人不敢吃自己種的米，你說這不是天下最見笑的事？但是生計總是要顧！」賴火追說完話又轉過身忙著處理田裏的污水。

疫區」之分，災區的米外流到市面上，免疫區的米則自己用。

由於彰化的工廠四處林立，並無特定的工業區，這些工廠又以

會排放重汙染廢水的產業居多：電鍍、漂染、皮化、化學、農藥、製鏡以及牲畜的養殖等等，極難找到會做廢水處理的工廠，這些廢水在不經處理的情形下直接排入水圳。省道旁的大水圳有大工廠排放污水，鄉間的灌溉溝也有家庭工廠的廢水，於是網絡密佈的溝渠到處充滿了不能分解的重金屬汙染物。汙染物隨著農田灌溉又廣佈到土壤中，這種大量累積的汙染已嚴重超出了土質的自淨能力，實際上是相當程度的公害問題了。

由於農作物對於土壤中涵存的成分的吸收並無選擇性，在汙染物質並不妨害植物生長的情形下，植物會一邊吸收一邊成長，無聲無息中，汙染物質悄悄積存於穗實裡。再以食物鏈循環的道理，輾轉危害到人體，甚至尚未出世的下一代。因為重金屬的中毒屬於慢性侵蝕，絕不會以「猛爆」

的形式發作，因此，一旦在食物鏈當中佈下植毒的基礎，那麼，荼毒的陰影恐怕不是數十年的時間可以褪去的。

市長室吳祕書談到水圳的汙染情形，他說：「彰化縣最大的灌溉水圳是從二水開始上來，經過田中、永靖、員林、大村、花壇、秀水。在二水進來的時候，水是清的，經過員林時變成黑色的，到了花壇、秀水，沒有人敢去水圳洗個手。但是農民仍然照常用那種水灌溉；倒是這幾年來，稻子接近結穗時，葉末都有枯黃的現象，看收成的稻子也還不錯，裡面是否含什麼毒，就沒有研究了……但又有什麼人敢去研究，進而發表？萬一發表說彰化縣的稻米含毒，那教農民怎麼生存？」

「政府大概每年都會作土壤採樣化驗，化驗土質中的酸鹼度、化學成份、農藥等。化驗後，報告書再寄給農民，但是農民只問

收成好壞？有沒有病害？哪管得了報告書寫什麼！」吳祕書說。

汙染嚴重，令人吃驚

台灣的灌溉面積約43萬公頃，年灌溉用水量約為110億立方公尺，其中灌溉水源汲取河溪地面水量者約為100億立方公尺，佔了91%，其次為水庫配水及地下水。三種水源中，以河川溪水受汙染最嚴重，間接地也使農地土壤受到汙染，而波及農作物。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技正在76年10月20日的土壤採樣測定，彰化市郊廢水之電導度分別為2800~3750 unhos/cm，比台灣省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之750 unhos/cm高出3.7~5倍。重金屬鎳濃度由0.13~57.05ppm，比標準值0.1ppm亦高出1.3~570.05倍，其他如鎘、鋅、鎘、鉛、銅、汞等重金屬濃度皆超出標準甚多，甚至PH值只到3.5~5.8之間，呈現重酸度的情形。由以上簡單的數據，不難得知彰化地區土壤汙染的一般狀況。

在南安里的電鍍水汙染迫使秧苗枯死的事情發生之後，工廠的廢水照樣排放；在上級官員巡視說要查辦之後，半個多月了，汙染仍汨汨不斷。南安里的農民為了防止廢水流入田裡再度毒死好不容易種活的秧苗，全把田埂的溝道完全堵死，不敢沾半點。不過，土壤裡的汙染沒法子清除，秧苗長得相當不好。

8月31日中午，賴火追在田裡施除草劑，田邊靠近溝圳的部分的秧苗長得很矮小。賴火追說：「現在地下水位降低了，舊井已經打不出水來，至少要再挖一、兩百公尺深，才可能有乾淨的水，這起碼要花上十幾萬元，我去哪裡拿這麼多錢？」所以他除了引用遠處的公共水井之外，有時會趁前面的美濃電鍍廠沒有排放廢水

的空檔抽取溝圳裡的水。他抽了一些水到田裡，水摻雜了些橘紅色的電鍍液，田土的顏色立刻被橘紅所掩蓋；他又拉起溝閘，讓水流洩出去，但電鍍液像強力膠般地著附在土壤上，沖刷不去。

突然下一場雷陣雨，雨點大顆大顆地落下來，把秧苗硬是打得折了腰，賴火追苦笑地說：「沒法度啦，中了毒，卡脆弱。」

賴火追用的這條溝圳寬約二公尺，是下游數百甲農田的主要灌溉來源，而它的水自從上游設立了一家「美濃實業公司」之後，9年來一直是呈現這種汙濁泛紅的顏色。如果以阿寅伯和賴火追的田作範本，那麼下游農田的汙染景象也約略可知了。

36歲的宋先生是「美濃實業」的負責人。他說：「目前已投資了100多萬從國外引進廢水處理設備，準備安裝4部。」宋老闆並不認為工廠排放的廢水會造成土壤汙染：「我們只是以鹽酸、純鹼來做金屬的表面處理，排放的水也只不過是酸度較高而已。」

當記者要求進入參觀廢水處理設備時，宋老闆以擴廠期間廠房凌亂為由，一口拒絕了，並說：「現在還差兩部設備沒有裝妥，我保證9月底可以把廢水問題處理好，到時候你們再來好了。如果稻子有汙染歉收情形的話，農民可以儘管來找我啊，我會負責賠償的。」

賴火追指著田埂上那個被蝕成橘紅顏色的方形塑膠網箱說：「它原本是藍色的，你現在看得到半點藍色嗎？它也不過是偶而被我放在溝圳裡當濾網用，都變成這樣；那麼成天泡著這種水的田土會怎麼樣？」他又接著說：「有一次我們氣不過，去找美濃理論，他們裡面的人怎麼說？他們說：『怎麼有汙染？衛生局都來查過

了，水很乾淨呀！』他只差沒說水可以喝而已。」

秀水的灌溉溝深度差不多都在3尺深，目前3尺的意思是劃分作3種用途，底層1尺用來堆積汙泥及工廠排放廢水的沈澱物，中層1尺用來流通廢水，上層1尺則是下雨、颱風時排水的緩衝之用。如果水量超出了這3尺的負荷，只好廢水汙油到處瀰漫了，如果水又淹過了田埂的高度，那麼，農田也只好再度泡入廢水中了。憨厚的賴火追說：「如果這樣的話……只能怪是天災地變了，不是人為的，不能怪別人。作人要憑良心，不可以無故害人。」

身為里長的王進興對這些灌溉溝最為頭痛。農田被汙染了，里民跑去找里長訴苦；下大雨淹水了，里民也去找里長抱怨，一切全是為了這些條臭水溝。王進興望溝興嘆：「照規定應該是一年要清理兩次的，但是這已經好幾年沒有清了，汙泥至少積到膝蓋。上回汙染請上級來看，水利會才派人來清，可是也只不過是把雜草、垃圾清一清而已。沒什麼大效用。」里長伯哼笑了一聲：「水利費收那麼多，不知道作什麼用途去了？」

當記者採訪水利會秀水工作站時，謝站長一聽是南安里的事情，說：「水溝已經清好了嘛，還有什麼事？……灌溉溝被汙染，那是衛生局的管轄範圍呀，我們小工作站沒有權力的。」

吳河鎮在種出彩色米被拒收之後，乾脆賣掉了2分多的地，還剩3分多的田荒在那兒，沒有去管它。他說：「灌溉水不能用，我也沒有井水，向自來水管理處申請水權及電力公司的電源挖井，一直沒有批准。沒法度種啊！」目前全村子都知道了他的事情，他打算月底開里民大會時在官大人面

前重新詳實地再申訴一次，請求明理的「裁奪」。

8月31日這一天，是南安里舉行里民大會的日子。

說好是7點開會，7點時，南安里民眾活動中心裡只坐了記者跟兩位村民。到了7點50分，人才陸續坐滿了；8點，陳市長及隨行人員抵達會場。

由於月初時發生了重大的農田土壤汙染事件，對里上相當多的農家造成損失，而至今都還沒有上級處理的下文，所以大家對這次的里民大會頗為重視，準備在會上好好的把汙染案提出來討論。

在市長抱歉因趕場遲到之後，大會開始。里長首先對汙染的事情發言：「……省環保處來採樣化驗後，一直都沒有消息，工廠照樣排廢水。現在變成了三不管地帶，報給市公所辦，市公所呈給衛生局，衛生局又踢給省環保處，到現在，田都重新整理好了，上面只說還在化驗中。這次農民損失太嚴重了，請政府要照顧，不要把農民當『憨民』。」

「秧苗被毒死這也不是第一次了，這幾年來都是播3、4次的秧苗才種活，大家都知道是電鍍廠的廢水作怪……這次竟然種出彩色米來，糧食局不願收購也不說明原因，種了都虧錢，我乾脆就不種了。」吳河鎮說。他並重申批准水權及電力的要求，這樣子他才有辦法挖井，有了乾淨的水才能洗田，重新播種。

接著又有幾位農民起來訴說農田受害的情形。原來與這樁汙染案最有直接關係的權責機構是衛生局、水利會、農會，但是當晚並無人代表出席，雖然早先聽說會有人來。市長在聆聽意見之後，相關單位並不在場，無法作具體結論。

里民們漸漸感覺又是一場官樣





8月31日晚上在南安里舉行的里民大會，里民到了，市長也到了，而一切問題的具體改善行動什麼時候會到呢？

文章，氣氛遂消沉了下去，有人在底下罵：月給賊！

負責記錄的里幹事私下對記者透露：曾經有一次，衛生局派人去某家電鍍廠採樣廢水作化驗，結果人還沒跨出工廠大門，就被工人們圍揍了。這可能也是有關單位不願涉管的原因之一罷。

會場逐漸嘈雜起來，後來竟成了席上討論，席下議論的場面，並為了簡單的垃圾集放問題談論了近半小時。9點，短短1小時的里民大會結束。

水利會秀水工作站謝站長說他並不知開里民大會的事情，上級沒有通知，他便沒有去了。王里長說：「每個單位我都有去請，但是他們不敢來呀，怕麻煩。而且他們是省級單位哩，我們小小鄰里，能去辦公室把他們剷出來嗎？」而衛生局有關人員常常是處在「電話佔線」及「外勤不在」

的狀況下。

至今，問題仍然在公文旅行中。

彰化縣的嚴重土壤污染已是許多調查報告中一再提出的確切事實，污染的程度、重金屬成份、污染源分佈狀況、農作情形等，都在行政院衛生署列管檔案資料裡，地方機關對當地的問題應無「不了解」的理由。

30多年前，日本發生水銀中毒的水俣症；20多年前，先進國家開始研究土壤污染的問題；10多年前，我國開始有土壤調查的報告資料；去年桃園大潭村的鎘米與今年彰化的秧苗枯死及彩色米案，可謂已是嚴重污染的冰山一角。

彰化土壤含重金屬的程度已有相當詳細的學術報告，但在彩色米並無化驗資料而已外流的情形下，記者並不能斷言它將帶來何種遺害。但既然已成具體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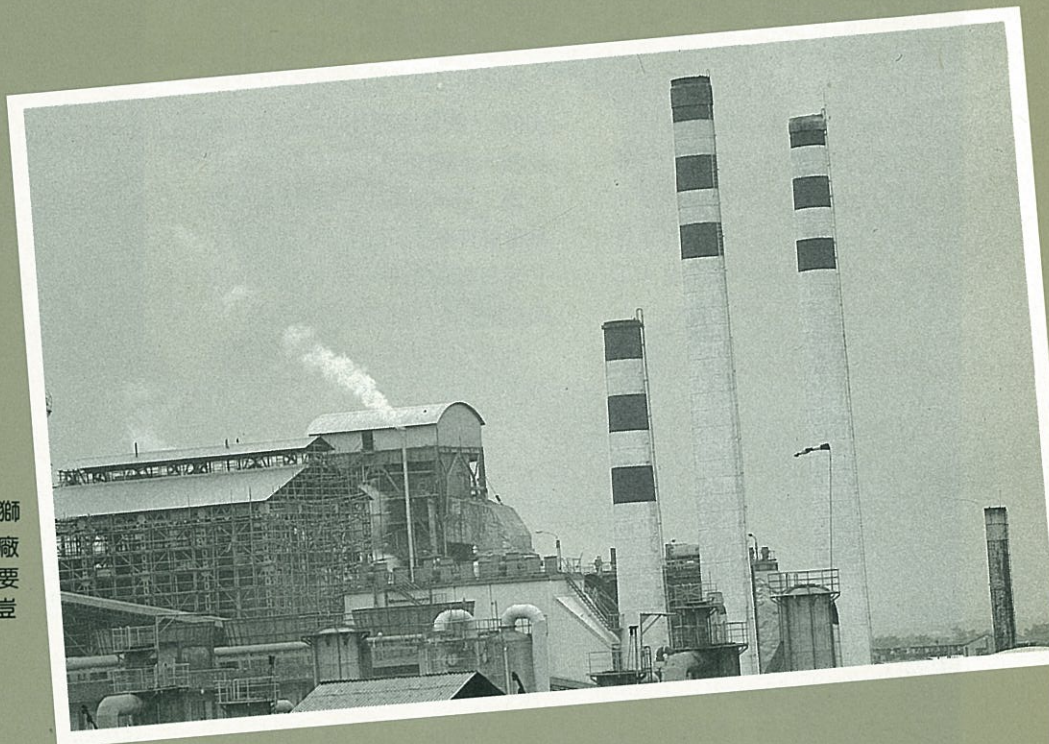
如果非要捱到成為媒體新聞、輿論壓力的階段才結束公文旅行的話，恐也為時晚矣！

辛

《人間痛土·台灣地區土壤污染系列報導之三》

還我淨土

台化污染實地報告



當年彰化市民舞龍舞獅迎接王永慶到彰化建廠，而今大家鳴炮擗鼓要台化遷廠，今昔之比豈止千里。

1964年，彰化人舞龍舞獅，歡迎王永慶到台化來設廠，事隔24年，污染叢生，危及土壤。廠房排出的廢氣、廢水，讓附近民衆群情沸然，抗議之聲不斷傳出。

攝影■吳仁麟 撰文■李翠瑩

1964

年彰化市中山路三段放眼望去一片碧綠，田野裡零星佈著幾棟農舍。10月間，「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在此買下80公頃的農地，設立「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歡天喜地的彰化縣民舞龍舞獅、鑼鼓喧天，歡迎這家大企業到家鄉來設廠，並慶賀彰化即將因產業資本的進入而繁榮進步。1965年3月，台化公司正式投資成立。碧綠的農田換上巨碩龐大的廠房機器——彰化由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

就這樣，24年過去了……

1988年。

彰化市中山路三段放眼望去車水馬龍，房屋工廠間零星佈著幾甲農田。2月21日，台灣環保聯盟彰化分會及部分市民開著14部「環保戰車」，在附近居民鞭炮巨響的歡迎下到台化門口抗議汙染；4月17日，居民再度舉著白布條為13日下午3點半發生的製程失控致毒氣外洩事件抗議，雖然衝過了鎮暴部隊及台化員工入牆到行政大樓前，但在廠方無人理會及抗議書無處可遞的情況下，抗議民眾只好原路退回。一股積鬱的怨氣，24年來就如同台化那經常排放的濃重廢氣般，瀰漫著彰化市。

縮水的稻穀

李萬塗從前是台化的員工，家裡也務農，這幾年來陸續賣掉了一些田地，後來辭掉工作，專心照顧剩下的農田。這塊6分5的田地就種在台化後面的古夷里。「近來收成的情形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卡早，1分地可以收1100斤左右，今年第1期作卻只收到700斤，收割的時候就覺得穀粒有點乾，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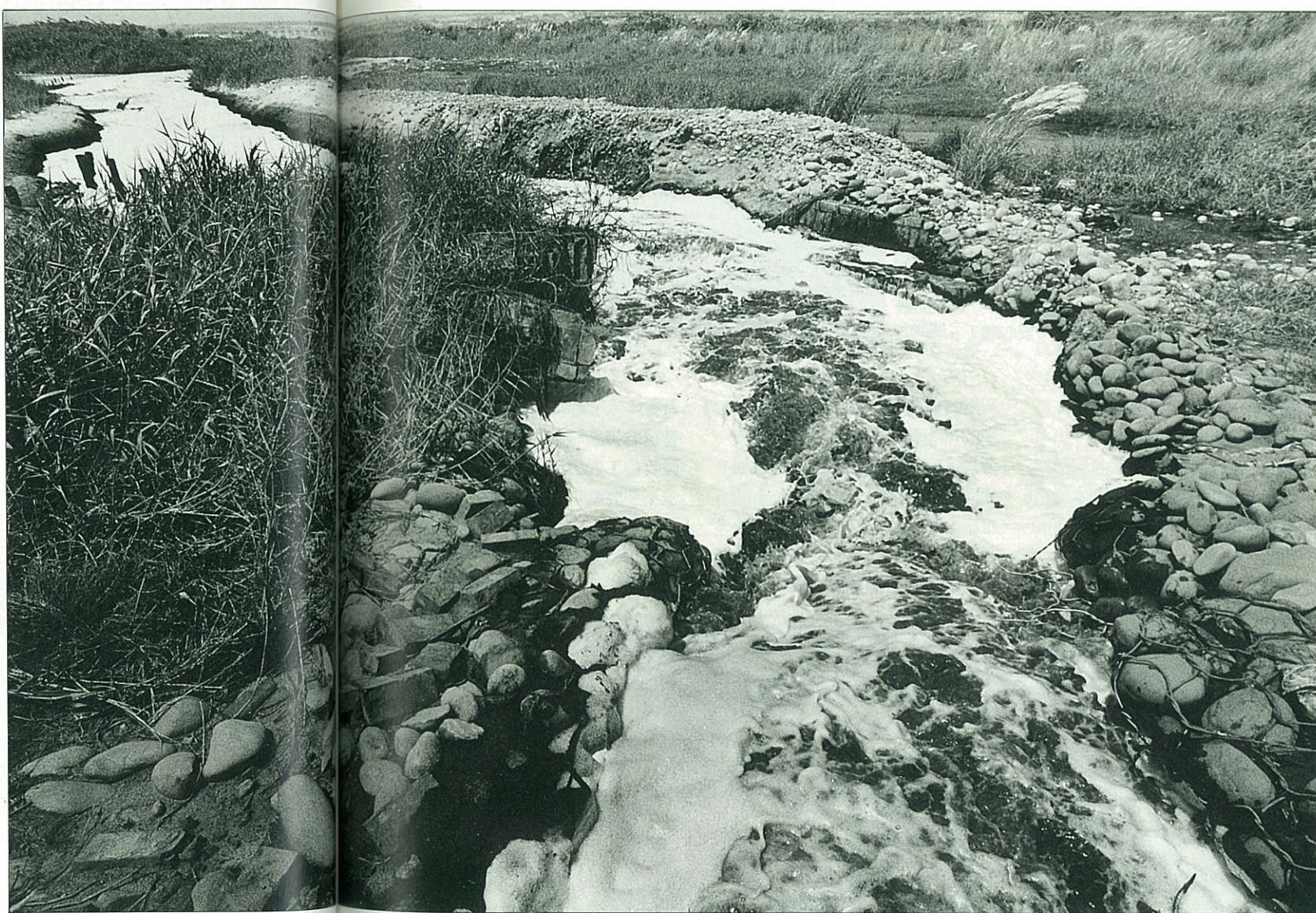
子好像縮水一樣。」李萬塗垂著憂思的臉龐，他說：「幾年前更淒慘，收穫不夠工錢。今年我就去抗議了，要求台化賠償我歉收的稻穀。起初他們不睬我哩，還叫『黑狗』（當地的流氓）到田裡找我。我當然不甘願呀，這麼多年被害到都沒說話，今天說一句話就把脖子縮起來?!後來管理處一位高級專員來和我談，最後才答應補足歉收的差額，1分地賠200斤，折算成農會的計畫收購價給我，大概是15,000元左右。」

為了這萬把塊錢的賠償金，李萬塗著實週旋了一陣子，他講道：「幸好我的田就在台化附近，如果遠一點的，恐怕拿不到半毛錢。」他進一步指出，很多人就是這樣子，明明是被害得稻子長不出來，台化卻辯稱汙染與廠房作業無關。民眾討賠償是多少補助一點損失，其實也在討回公道。通常農民們的態度是有賠也好，沒賠也好，但問台化的良心。

由於台化生產嫖絲棉（人造棉），製造過程中有二氧化硫、硫化氫氣體產生，硫化氫的氣味如同溫泉區的硫磺。在製棉、製硫酸的鍋爐運作當中，排放的廢氣通常會夾帶落塵，落塵是屬於硫磺一類的氧化物，這種輕微的物質隨風飄落田裡、池塘裡、以及進入人體的呼吸道。這樣寬廣的汙染輸送管道，打散了其中的濃度，同時也擴大了汙染的面積，落塵汽蓋過水圳、池塘、河川、農田，最後集汙染之大成的便是——土壤。

李萬塗憶述著前幾年稻作的情形，有幾次，結穗的顏色顯得比較暗，碾開穗穀一看，米粒有黑褐的，也有紅色的，甚至還有空穗的。

記者隨李萬塗至台化後側鐵路旁現場，兩畦茭白筍的田只泛著



這一大片深褐色的廢水和泡沫，經過四公里長的排水溝之後，自中寮里排進大肚溪。

蒼白的葉子，絲瓜藤也見不到瓜實，他說：「現在應該是結實收成的季節，可是……你看看這樣子，假如從前收得到10斤，現在恐怕收不到2斤重。」

住在復興里的劉金童居家正好在台化耐隆廠龐大的冷卻塔後面，他在屋後的下山腳擁有一大片龍眼林。

劉金童的母親說：「台化沒有來之前，龍眼結得掉滿地，現在呢？只看到樹沒看到果實。」台

化方面認為那是植物病蟲害的問題，不能又歸咎於廠方。劉金童說：「為什麼龍眼樹20年前不會生病，偏要等台化來才著病蟲害？就算著了病蟲害，為什麼樹葉都長得好好的，就是不結果？」

近十幾年來，彰化的八卦山、下山腳一帶的果樹開始不再結果，尤其以荔枝、龍眼情形最顯著，

土地的嚴重汙染

大量製造木漿、棉、布等產品

的結果，也使得台化生產廢水的量每日高達66,000公噸（另說是80,000公噸）約等於全彰化縣民的一日用水量。為了排放這巨量的廢水，台化在中寮里設置了一條寬1.5公尺，長3.8公里的水溝，廢水由工廠直接排入大肚溪。

那一天，黃昏時，中寮里的幾位居民坐在萬姓公祠閒聊，提起這條大水溝，各個臉紅脖子粗：「幾個月前，水溝還沒有加蓋的時候，廢水散發出來的臭味簡直

熏死人，晚上尤其厲害，睡覺都不敢開窗子。」

「稻子都被毒得種不活，有一回，透南風，2分地才只收了50斤！從前哪有這樣？……賠償?!呷卡飽咧，沒那麼簡單！」一位正在萬姓公祠拜拜的施姓歐巴桑這麼說，原本神情肅穆的她，竟愠怒了起來。

8月25日午後，記者會同環保聯盟余勝津會長及粘錫麟先生前往廢水排放口觀察。越過堤防後，

乍看褐色濃濁並帶著微溫的廢水從排水口滾滾湧出，一路冒著白色泡沫流往大肚溪，空氣中充滿了刺鼻的臭味。

隨後幾位環保人士：林武男、黃銘潭、藍正中、謝必行等人也前往察看廢水排放情形。

8月29日晚上，記者到排水口求證是否如村民所說的：愈到晚上，廢水愈多愈臭。偏僻的排水口處沒有路燈沒有人，滾滾水流聲聽來煞是顯得刺耳。就著車燈的光線，看得出排水與白天的情形差別並不大。只是，白色的泡沫在夜空下看來更是淒白了。

擔任福山里農事小組長，同時也是四健會指導員的賴江圳本身擁有兩塊田。前些時，汙染嚴重的情形，讓他的田地僅收割幾十斤的稻子。他於是賣掉了位於國

這位彰化市民特地騎了半個鐘頭的機車來快官裝水回去食用。「這樣比較安心啦！」他說。



聖里的那塊田，目前，還剩下5分多的田，就在古夷里台化圍牆的旁邊。田目前仍在種作。體形福態而甚是熱誠賴江圳說：「上回抗議之後，汙染的程度稍微改善了一點。那幾回收成的米，不是少得可憐就是焦黃得不能吃，交

去農會没人要收，只好賣給養雞、養鴨的當飼料，回來的錢還不夠發收割工人的工資。這種情形，差不多要虧損3、4萬元，一切播種、農藥、施肥的投資成本全部泡湯。」

在收成日減而且要承擔種作虧

台 化 說 法

王永慶（台化董事長）：彰化縣長黃石城過去曾來找我談未來大汽車廠在彰化設廠問題，提及一筆已開發的工業用地；如果當年台化在這偏遠的地區設廠，就不會產生目前的問題，但是當時廠址四周一片水田，沒有料到現在人口如此密集，那時也未顧慮會有汙染的問題。（72年，楊憲宏採訪之對答）

如果50年、100年後，我們的子孫會認為王永慶設廠不對，我們就不會做！

王永在（台化總經理）：我已向環保署「切結」保證，台化在10月31日前必將廢水處理改善完畢，否則停掉主要汙染的生產線。

詹國政（台化駐廠副理）：過去因為科技程度並不十分發達，購置不到符合台化改善汙染標準的設備，所以無法實施汙染控制。目前我們已積極在從事改善的工

作，比較明顯的一次是有些關心環保的人士發現煙囪沒有煙，一度以為台化是不是停工了。

彰化是個眾多工業林立的城市，據我所知，像電鍍、染整也是汙染源，但是因為台化是個大企業，因而成為眾矢之的的大目標，所有的汙染都指向台化，為了敦親睦鄰，我們都同樣關心這些汙染的問題。所以我們也擬定了一份「農作歉收補償方案」，以1分地1050斤為標準，補足歉收的差額，申請案經過審查無誤後，一定發給補償金。

台化一直是相當注意汙染的問題，現在也積極在進行改善工程，只要給我們一點時間，我保證10月以後，台化沒有汙染。（詹副理在2月時即公開對新聞媒體表示保證改善汙染的決心，「如果無法在期限前完成，將切腹自殺以示負責。」詹副理在質疑的縣民

前立下這樣「切結書」。）

許萬子（台化公關高級專員）：從民國67年以來，為了空氣汙染問題，我們投資了11億元；廢水處理方面則投下9億元，到10月底完工時，將累積至22億元。除了台化，我相信沒有別的工廠可以這樣大手筆的做。

台化所排放的廢棄物是屬於礦物質類，非重金屬，並不造成重大汙染。

盧輝彥（台化廢水處理高級專員）：在1976年左右，每日廢水量差不多是12萬公噸，兩年前改善為8萬公噸，目前只有6萬多公噸，我們一直在研究減少廢水的技術。你在排水口看到的那種廢水是因為我們還在過渡時期，仍努力力求改進。到10月時絕對可達國家標準。

損的風險的情形下，賴江圳同其他農民一樣，亦不輕言廢耕；他說：「一來是如果廢耕了，不僅水利費仍然要繳，還要課徵空地稅，這個基本的開銷仍要靠田維持；二來是種田慣了，離不開土地。」他說。

對於已經棄田不種的劉金童而言，他覺得昨日肥沃的土地是要不回來了，從前處處能開花結果的土壤今日變成了會刺痛人腳的惡土。土生土長的劉金童非常的無奈與感慨：「眼見家鄉這種變遷，心情已經不是『痛心』兩字可以形容的了；從前踩在田裡作活的時候，腳底是溫暖的，自從被廢水及落塵汙染後，腳踩下了田竟然有澀痛的感覺。」

門外，台化的機器噪音轟隆隆地響著。他接著說：「稻子從500斤、400斤、300斤一直下來……愈收愈少，最後我只好廢耕不種了，將田填上土起厝，另外找人作生意。有些剛好在排水口附近種作的農民，情況也差，種出來的米自己都不敢吃的，全賣給外面。雖然不曾化驗不知道米含有什麼，但是農民習慣性地瞭解有差別，心裡有點擔憂。……說來這也是一件危害社會的事，不應當的。」他遲疑半晌，而後表示台化的人不瞭解也不管，只對農民說：「稻子有收成呀，沒有怎樣呀。」有一回，農民甚至打算把米抬去請台化的人吃。

在台化附近的巷子裡，開著一家小雜貨舖的老闆娘說：「從前怎麼說你知道嗎？你跟他們講稻子歉收，他們回你說：『你家孩子生不出來，難道也要怪到台化頭上？』現在大家敢上街頭去罵，他們才比較『禮貌』了。」

土壤成為汙染的吸收網之後，間接地，地下水也連帶受牽累了。地下水對於彰化人而言，只有

灌溉、洗滌的外用價值；至於飲用，沒有人敢嚐試。所以，幾乎每戶人家的廚房裡都擺著5、6個20公升裝的儲水桶。為了取得這乾淨的水，近的話就到中山堂旁的紅毛井大排長龍；遠一點的，就只好到彰南路五段的快官汲取山泉。也有人做起了賣水的生意，以一桶20元服務到家，因為彰化連自來水也都是抽用地下水過濾的。

「為了買水，每個月差不多要增加2000元的開銷。」住在中山路的施寶蓮，在桌上傾倒出起碼一斤重的藥包、藥袋，她說：「這是從4月以來累積的藥袋。為了台化的汙染，我們附近居民付出的金錢、健康要怎麼估計？」這一帶的居民差不多都有呼吸器官方面的毛病，施寶蓮一家人7年前從鄉下搬到中山北路上，目前他每3天到醫院報到一次。

雖然台化一再強調已在積極改善汙染，且投資了多少億元，做了多少公益建設，並派出「好鄰居」專訪員溝通，但是居民們總當成「放羊的孩子」又在喊「狼來了」。

發起陳情運動

劉金童在屢次抗議無效後，自費印製反汙染的宣傳單，同時在5月初發起連署陳情運動，由復興里的154位居民聯名向省府、縣府、市公所等單位提出陳情，更有人在簽名冊上為其中毒不支的老母註寫著：受害在床。

5月23日，聯名書提出之後的第10天，劉金童竟遭警方緝捕偵辦，罪名是：偽造文書。原來「有人」檢舉他的連署簽名冊涉嫌虛構，以捏造台化汙染的事實。

案情被移送彰化地方法院，檢察官看完起訴的來龍去脈，差點沒噗嗤笑出聲來，於是他立刻將

劉金童撤回銷案，以案情不成立論。這回，檢察官親身體會了古語中「做賊的喊捉賊」的意義了。

經過了這樣的事件，劉金童卻更堅定了反汙染、求生存的決心。40多歲的他說：「我絕對不牽涉政治或黨派，純粹以小老百姓的立場來抗爭。我也知道這樣子做很無力，不必巴望有誰來幫忙，萬一出什麼意外，也只有阮長輩和兒女在為我擔心。我們世代在這裡，孩子也在這兒成長，汙染是我們這一代做來的，這一代要解決，不能把骯髒的土地丟給下一代，太沒責任了……」默默地，他凝然的眼神一抹肅靜；半晌，復抬起頭來，鰲黑的面頰閃著光澤。

「這只不過是我一個人一個月吃的藥包，你說我要是不吸那些毒氣，一個正常人怎麼需要吃這一大堆藥！」施寶蓮說。





五

顏六色的衣著，頂著隨步履而幌動的千餘個黑色頭顱，自漁人村前的灘頭，背海攀坡朝向道路迂迴而上。主祭、與祭、觀祭的人潮次第散去，灘頭重現潮溼的黃沙與崢嶸棋佈的黑褐岩礁。剛剛完成下水儀祭的十人大船，在陣陣驟雨中，安靜地置身於羅列灘頭的舟群裡，兩珠在雕刻的舟面垂掛，大海因雨幕而灰濛茫漠，新而醒目的紅黑白三色彩繪，在雅美族裔的手中，向哺育先祖世代的無常，再度謙卑卻堅決地表示求生的意志。祭典高潮過後，褪去儀式性的首航外衣，人們奮力的體溫在雨中散去，潮溼腥鹹的海洋氣息，在拍岸的浪花聲中，輕裹著生產工具的尊榮。

1987年10月9日，傳聞已久的漁人村十人舟，開始首次入山，為取造龍骨製材揮出第一斧，132日後，

《人間少數民族・關曉榮蘭嶼系列報導之十一》

十人舟下水儀典

1988年2月18日，刻繪完善的十人舟，在隆重的儀式中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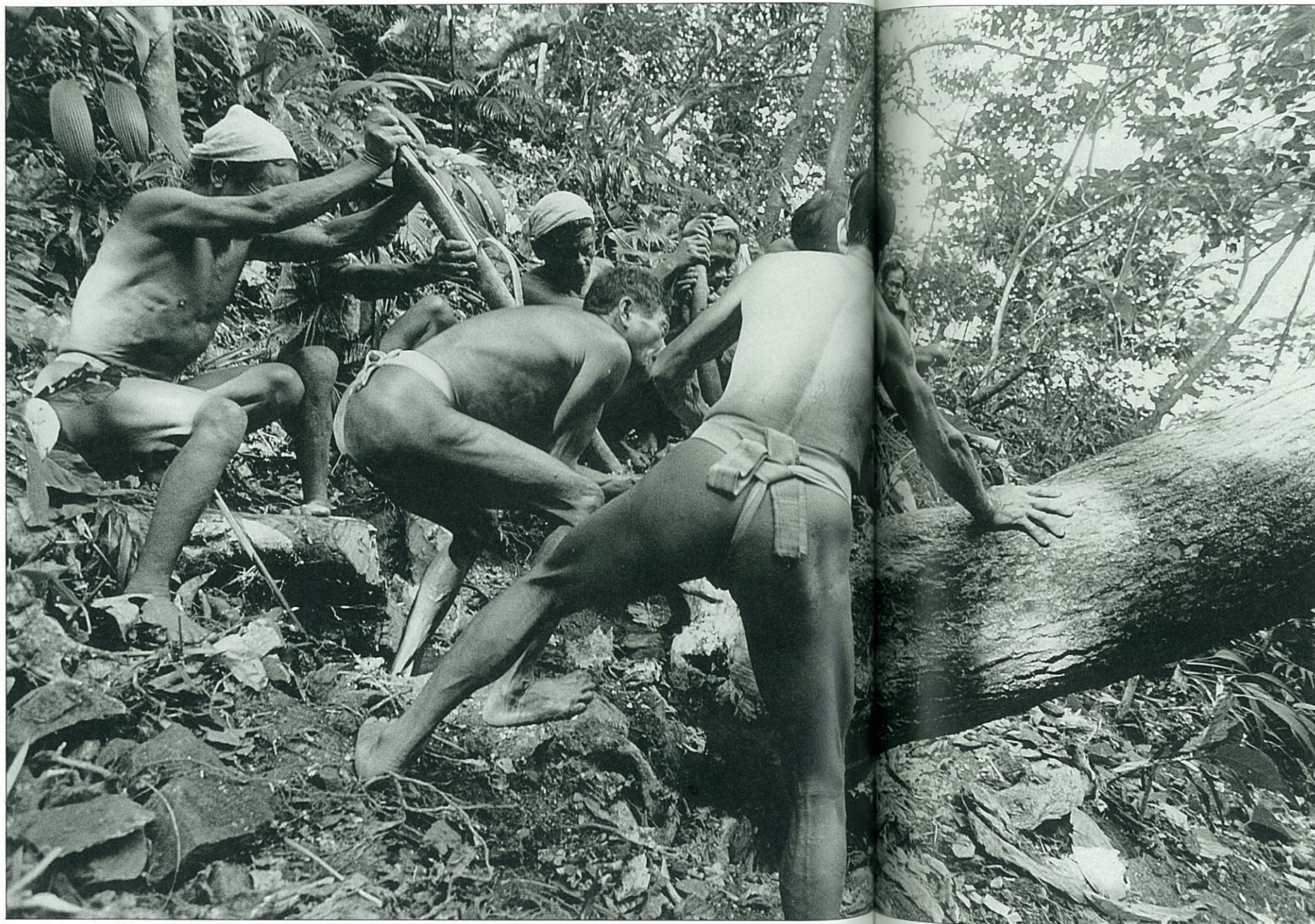
10月10日，晨5：45抵達漁團主楊景獄的家，漁團成員共10人陸續地在曙光初現中聚攏，每人都帶著揹袋，一柄兩尺長的斧頭、磨石、檳榔、石灰盒、小刀、香煙、火柴，是各人的工作行囊裡必備的物件，除此以外，隨各人的意思準備著魚乾、地瓜、山芋等食物。由於早年赴台的林班工作經驗，50歲以下的雅美族人間或備有蔗糖、水壺或僅有辣蘆筍干的鋁飯盒。

出發，朝向工作現場

6：40步行上路，離開國宅村落後，循著環島公路望北魚貫而行，經過機場後離開公路，穿越水芋田開始走上蜿蜒曲折的山徑，先行的謝伯河停下腳步，高大的身形敏捷地爬上一株檳榔樹，摘下兩串檳榔，眾人繼續前進，偶遇山水泥濘亦踐踏而過。在一處山溪林蔭下，眾人各據一方抽煙小憩，有人將水壺灌滿溪水，有人砥礪自己的斧刃。再出發後不久，越過一處草叢蔓溼的山徑，沿著淌水的山澗向上攀行，約70度的陡坡、縱橫交錯的樹枝、鬆浮的碎石增加了行進的阻礙，全靠大腿肌伸縮撐體重向上。林梢稀疏處偶見晴空，人群交談聲逐漸稀落，熱帶雨林的陰處光

蘭嶼漁人村造十人舟，
結合勞動與雅美智慧，
歷經漫長的時日，
終於在陣陣驟雨中，
舉行象徵尊榮的下水儀典。
在這國境邊陲的島嶼，
造舟過程的紀錄，
展現雅美族輝煌的智慧。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爲了取用板根伐木必需連根拔起。



線仍然暗淡，瀰漫著微潮的空氣，夾雜著因踐踏而起的土石與腐植氣味，汗液在人們的頸項間反映著微光抵達工作地，距出發時間65分鐘。

工作現場因伐木地點而隨機選擇，就地整理樹木土石，便於揮斧工作，前一日的工作結果，狀如曲臂的船首龍骨高挑部位，初具雛形，製材中劈削下來的材屑散佈周圍，彷彿幼雛睡臥床褥，樹木的雜幹餘枝被棄於較遠處。歇息後，10人分為兩組，6人留在原處，4人繼續上攀約20米垂直高度，抵達另一伐木現場。由於造形與結構力學的要求，曲臂狀的部份多利用主幹與板根，或主幹與支幹的自然弧度，劈製而成。人們以鐵棒繼續昨日未完的工作，將板根周圍的土石掘起，直到目視所及的樹根裸露於可供使鋸或操斧的空間。連根刨樹工作困難進度緩慢，斧刃偶而不慎觸及暗藏的石塊，常使工作者甚分疼惜地撫摸刃口的缺痕，復仇般掘出埋藏的石塊。另一組人則繼續昨日未完的整修。由於體力與操作空間的限制，人們輪替著辛勤的工作，休息者除了抽煙、吃檳榔之外，依然守在材料近旁。時而目光銳利地掃視、審度工作物，時而相互交換意見，在休息中蓄積力量，把觀察所得發揮在輪替後的行動中。沈甸篤實的伐木動作，震動著樹身，間或有人應和著斧勢，以高亢的聲音吟唱起雅美歌，打破了工作的沈悶，歌聲在一人的喉頭歇止，卻激動了另一個心靈，此起彼落相互應合，在劇烈的體力勞動中，激勵了持續的毅力。

傾倒的樹身撕裂了臨近的小樹枝，被一株較粗的枝幹頂住，那株樹隨即被砍斷，卻仍未能使樹身落實地面。人們費了很大的力氣，試圖以槓桿移動沈重的樹頭，改變方位，卻徒勞無功，直到耐心地將盤錯而相互依靠形成支點的枝桠逐一砍除，10：15樹身落在較穩固而便於工作的位置。展臂丈量所需的長度並作下記號後，開始修幹去枝的工作，直到午後1：00才休息進食。

15分鐘後繼續工作。1：40取材部份與樹幹分離，眾人合力將材料順坡勢下滑至另一組的工作地；



在熱帶雨林裏生長數十年的樹木為雅美族獻身，成為它的龍骨。

2:00材料滑至原工作點下方2米處，就地清除障礙理出新的工作點。昨日的取材已接近便於攜帶下山的雛形，經驗老到、技術純熟的人，對雛材製成的程度具有準確的把握，如此則可減輕負重回村的勞苦，同時還要面對雛材運入村裡時，村人們具有評鑑性的眼光。舊工作告一段落，人力聚攏在新材周圍，漁團中公認藝能最好的祖父輩長者，仔細地審視直徑約尺半的幹材，板根與樹幹中心線的角度，以斧刃做出劈製的記號，使斧去皮形範粗形，其餘的人依個人技藝的順位，輪番上場，年輕而較無把握的成員，往往守著本份，等待那些較需體力，而不影響工作物精確度的部份貢獻己力，並從中鍛鍊技能。

造舟，智慧的積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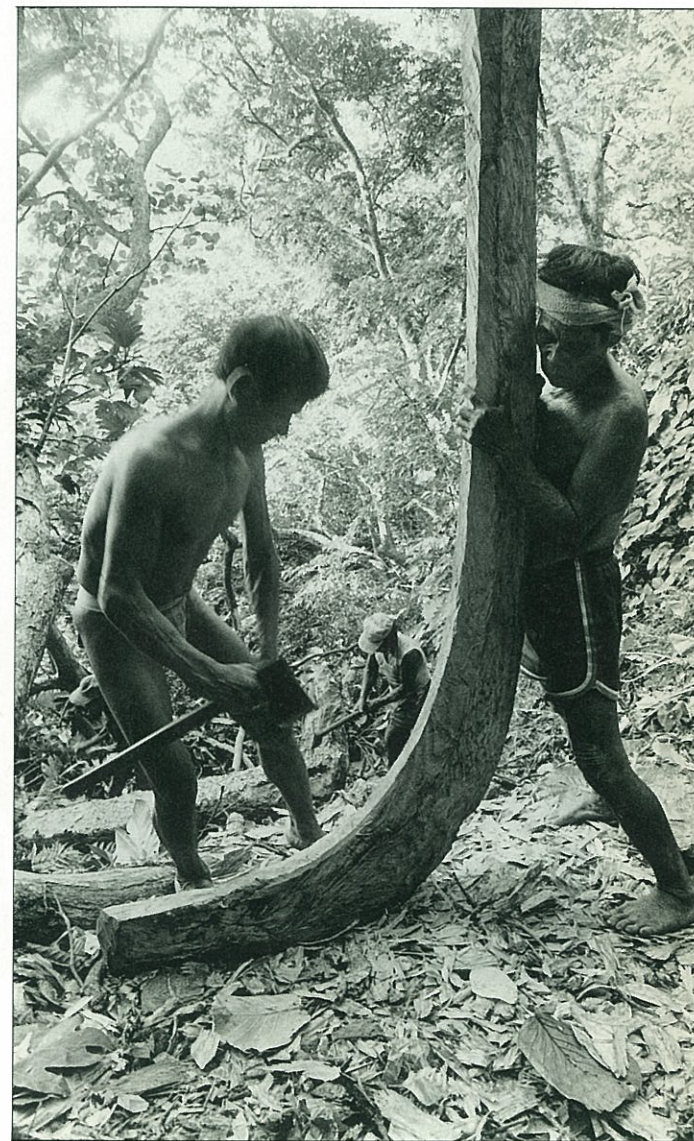
潮溼而帶著樹木氣味的碎片，在劈砍中四射。高矮不一壯瘦不同的人體，同一個工作意志，不同的勁道與揮斧的節奏，組合成錯落有致的音樂，汗水在勞動的軀體上流淌，祖代做下記號的幼樹，在雨林中生長數十載後，為雅美人的海洋生計獻身，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它的年輪與肌理出示雨林生命的歷史奧秘。

早臨的暮色催促著人心，4:30人們停止工作，將昨日取得的雛材，移來進行實物的比對，檢視思量中發現新材根部的一個姆指大小的腐孔，老者摘枝插入進行試探，小枝深入材料近三寸，他面色凝重地注視著孔的位置，揣度腐孔將造成的損害而擔憂，不覺中密林裡的光線暗了下來。人們放好雛材，收拾工具，在蒼茫的暮色與山風中趕路。

舟是海洋漁獵文明的至要生產工具，遠古的民族遷徙中又是極重要的求生交通工具，造舟對雅美人而言；自然是無比尋常的大事。舟已不僅只是個人、家庭、宗族、部落乃至全體雅美族群生存的物質基礎。舟的取材、建造與相關的祭典，以及最終的生產活動；皆充份地顯示了人力的組織與動員，交織成雅美族「特有的社會關係、宗族倫理、共勞共享的生產與分配機制、財產與藝能對社會地位消長的影響、求生技能的砥礪、發展、技術水平的維繫和代間傳承，以及族群特有的信仰與禁忌。這些「工具」以外的社會功能，以十人舟的建造，最具代表性。

據1962年出版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調查報告，蘭嶼各社漁團組織的構造條件摘要如下：

1.大多數漁船組有一專名，與多數船員所屬的



技術好的人製材精確以減輕攜帶的重量。

運材下山常使肩頭磨出血泡。

每塊雜材都得花腦筋花力氣搬運回村。



父系群群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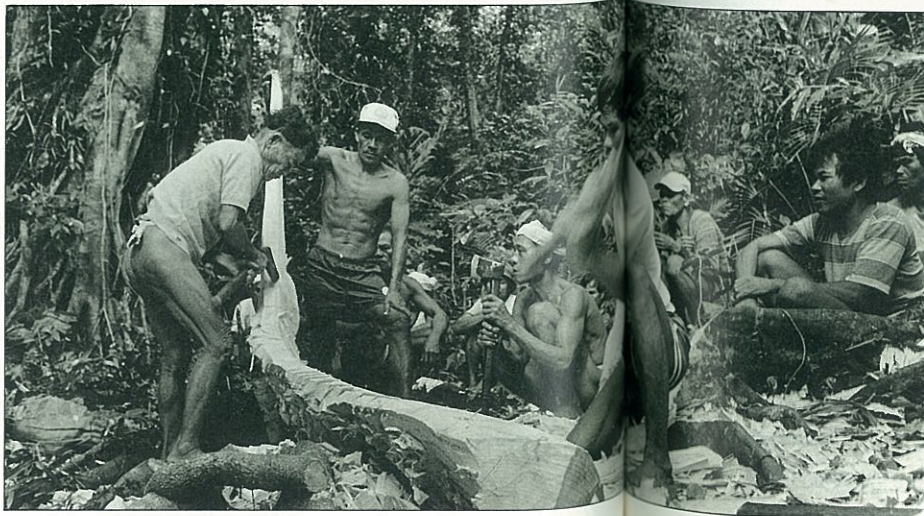
2.但多數社單位內的多數漁船組都未能保持純父系群的性質，都或多或少容納了部份姻親分子在內。

3.每漁船組內的職務地位是根據各人之經驗、體力、技術等造詣而定，位任務一經決定後，只因死亡、老病而有缺額時，才能遞補、陞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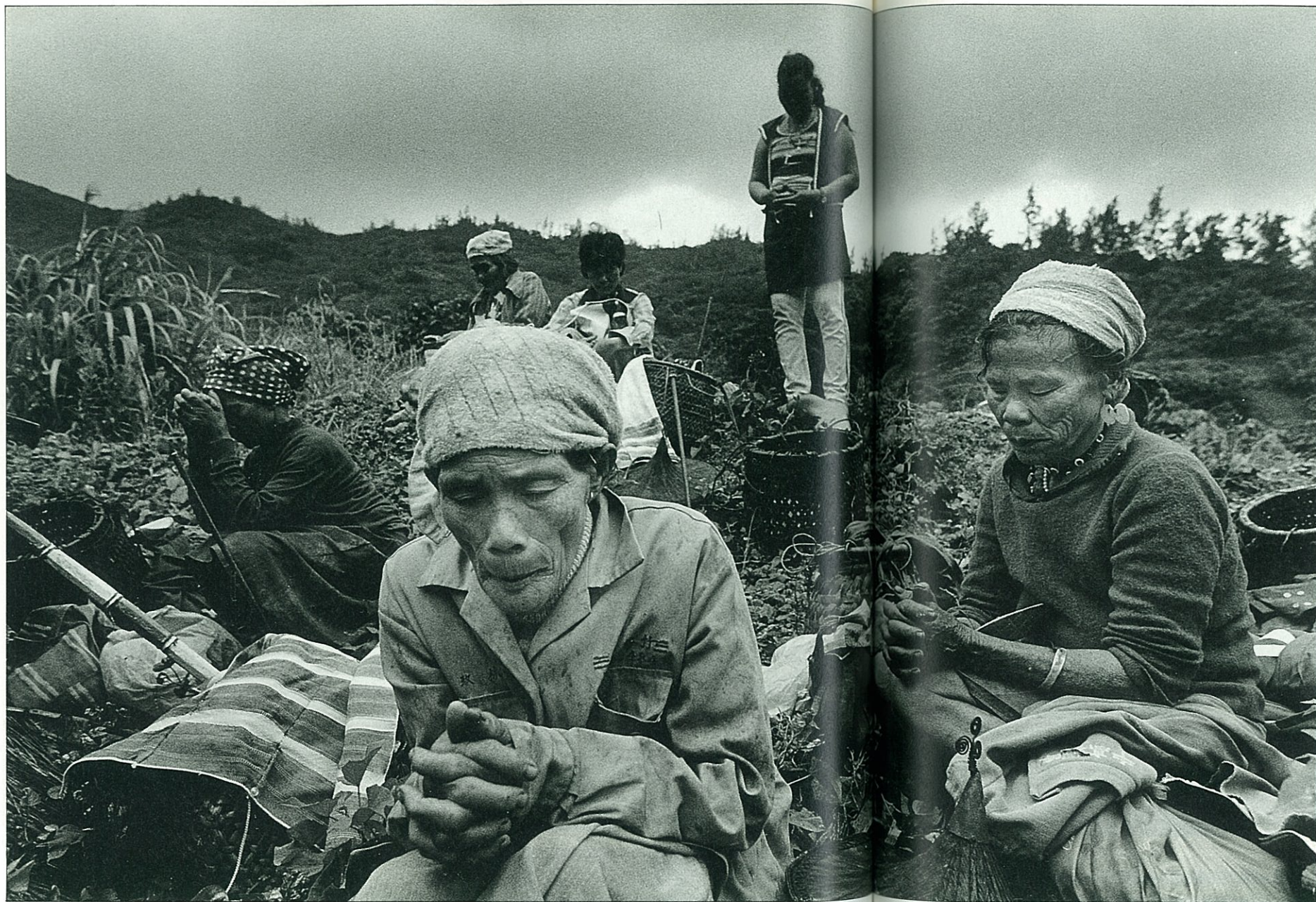
4.漁船組是一種社別組織，各社男子不能跨社加入他社漁船組織。

5.漁船的建造、集體夜漁與漁獲分配的禮儀習俗，領導訓練，對於父系主義的雅美社會組織仍有很大的維繫作用。（更詳細資料可參考該書）

十人大船的龍骨分由成一直線的底幹與首尾兩



最上層的船板面積體積都大，親友趕來助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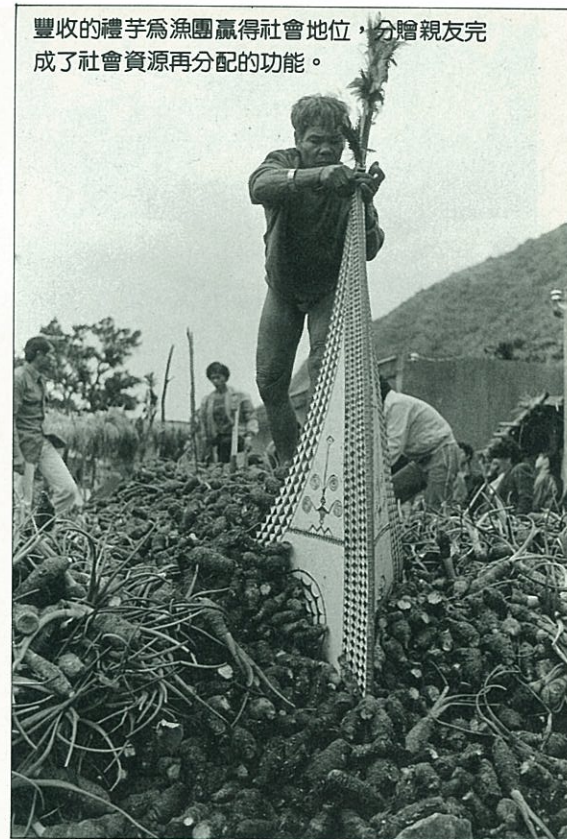
端曲臂狀蹠起部份三者合一而成。兩舷船板共分四層，每層兩邊共六塊，因勢結合，總共是27塊材料以木釘榫接膠合完成。因應海洋航行的速度、穩定性與承載、漁撈作業等要求，雅美舟累積了世代智慧與才藝，具體充份地表現在它的結構與造形之中。據紅頭村長者周澤東表示：造舟的材料，因其堅硬、耐水、耐拖磨、或減輕重量等因素而有不同。龍骨取其堅硬耐水，且考慮首尾材料弧度的需求，固定取用的樹種有三。龍骨之上，舟的底層，因相同的考慮而取用龍骨中的兩類。

再上二層者取用不同的樹種三類，最上層者因觸水機會少，取其輕者多用麵包樹及另一種。槳木則可取五種樹材，彈性較大因應其樹種數量之多寡。木釘則固定使用桑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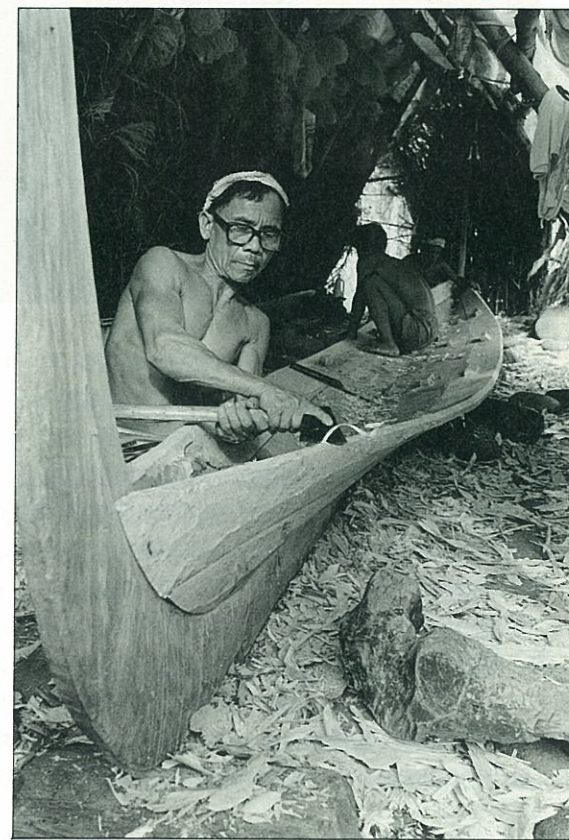
過程，結合社會功能

大船的製造工作約分為幾個部份：一、上山伐木就地製材。二、配合陰曆吉日將雛材搬運回村。三、整修雛材。四、削製桑木釘。五、取林投樹氣根搗碎去皮肉留纖維以製小刷。六、取山中紅

豐收的禮芋為漁團贏得社會地位，分贈親友完成了社會資源再分配的功能。



基督教傳入後，婦女們採收下水祭典用的「禮芋」，在田間祈禱，求福佑的心自古不變。



斧頭的工具限制被雅美人發揮到了極致。



長老們驅靈的動作充滿圓熟的生命力。

土製漿。七、鑿樑孔。八、取山中木棉。九、精修船板接合面。十、上膠、填縫、打樁組合。十一、雕刻。十二、彩繪。

上山伐木製材，是全程中最吃重的勞動，此次漁人村的大船，取材共有6處不同的地點，皆是漁團成員祖傳的林地及早在數十年前，經先人擇定預留個人記號的樹木。取材地與村落距離不一，翻山越嶺，總要1至2小時的腳程，深入原始的熱帶雨林。雛材的搬運亦是吃重的工作，往往沿著山中的溪床而行，崎嶇而滿佈石塊的溪床，彎曲與落差極大的溪勢，加上合力搬運時必需相互搭配的高低與速度，愈增行動的困難。當人們搬運

約10米長的龍骨中斷雛材，在山溪中緩慢移動，彼此以高聲吆喝互通各人腳下「路」況與處境，艱難有如協力的蟻群，個人的蹣跚不比材料的損傷更形重要，次日；大多數搬運者的肩頭淤起了血泡。

除去伐木製材之外，家宅前製造整修的工作，極需耐心、與飽經多年鍛鍊心、眼、手合一的技巧。船板的雛材因應不同部位的弧度，做進一步精確的修整後，兩塊板的接合面每距一尺，鑿一鉛筆大小的孔，深約2寸，以木釘試接前，單面塗以紅泥漿，接放分餘鐘後取下，以小斧將留存泥印而凸起的部份小心地剷除。由於板長而厚重，

多由二人各執一端合作，為求密合，這項工作不停的反覆操作，冗長而極需耐心。

舟的整體組合是在全部整修竣工之後，由於現代合成樹脂的傳入，原以木棉填塞接縫的作法業已捨去。全船結合後，開始製作兩舷的乘員坐板，與兼有隔艙與強化結構的橫隔板。最後；進行紋飾的雕刻，彩繪後全船完成。

造舟的過程中，伴隨著許多遵循傳統信仰與禁忌的小祭典，祭儀之中揉合了共食與漁團交誼的活動。這類活動，又常在最上層船板取材、雕刻、彩繪等較繁重的工作時，以漁團為中心擴散的本村、別村親戚以及好友的助工，而擴大了因造舟

而引起的社會活動。人際互動、生產與社會組織功能的強化、技能得以交流，透過個人和漁團組之間激烈的明暗競爭穩定地維繫著族群的最高工藝水平、誇示性財富如禮芋、禮肉的分享，爭取或重塑社會地位。造舟的生產性活動，自工作開始即結合了它的社會功能，隨著固有曆法節令的推移，一步一步走向下水祭典的高潮。

整個過程中，漁團成員及家屬深深地投入，日常生活開始以舟為中心而運作。意見不合、勞務不均、財富不一，或素有糾紛，常在成員之間滋生齟齬，直到下水祭都有可能發生。這些人事糾纏，只當眾人進入驅邪、拋船、首航的儀式高潮，才終於被舟成的榮耀與代表集體的意志擊散。

建造大船，從伐木製材的巨幅動作，到接合中繁雜而細微到削下的木屑僅鉛筆屑般大小，僅使用斧頭。工具的限制在劈、砍、斫、削中，憑著雅美人世代的智慧積累，發揮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巧妙。樹種的質地和雨林的再生，搭配著雅美人的需求量，充份顯示了順應自然的生態智慧。

衝擊，在巨大文明底層

自1987年6月間，就已風聞漁人村將造十人舟，由於在島上居住日久，朋友漸增，許多次有人熱心地告訴我某村某人，將在何時舉行舟的下水祭典。對於這些友朋的熱忱與諸多對我的工作的支持，我衷心致謝。但私底下，對於拍攝舟的下水祭典，感到興味索然。究其原因，大抵緣起於一種對所有異民族、異文化的介紹，總難以免除對祭典、節慶的不當的過度注意的反感。追溯古典民族誌與人類學調查研究，又與強族強國的殖民意識相牽連。即使是那些歧視惡意較少的製作，也不免「奇風異俗」與「異國風情」的色彩。對於當今世上存在的種族壓迫與不公的見證而言，片面地去拍攝下水祭，在心中激起了一種難以釋懷的厭惡與憤慨。於是覺得：如果能夠紀錄造舟的過程，較為深入地瞭解在下水祭的背後，在漫長而辛勤的勞動中，做為海洋漁獵文明的雅美人，與其他任何人類一樣流著相同的血液。在民族求生的歷史中，勞動的血汗滲入大地融入海洋，從而發展了輝煌的智慧。人在勞動中呈現的尊榮，或許能夠為打破種族偏見與莫名其妙的歧視，提出部份力量。

1877，清朝末年，恆春知縣周有基將紅頭嶼併入清帝國版圖，意味著挾軍事、政治、經濟社會、



衆力拋舟是下水祭的高潮也是協力求生之意志的表現。

從雨林中的樹木搖身變成雅美人在汪洋中求生的工具和榮耀。



文化的帝國統治勢力，結束了雅美人自主自由、自給自足的歲月，套上統治者沈重的枷鎖，一步一步墜入帝國邊陲，予取予求的悲慘命運。中日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於1895年簽定，隨台、澎的割讓，蘭嶼的統治者易手，雅美人成為日本帝國管制下，生物學、民族學研究園地，以及為太平洋戰爭儲備勞役下的奴役統治。種族隔離政策，使雅美文明在奴隸的處境中維持著傳統的運作。

「光復」使統治權再度易手。緊接在軍、政、教力量接收國境防務之後，1967年（民國56年）撤除管制全面對外開放，伴著觀光產業登陸，貨幣商品經濟、異質生產技術侵入。雅美文明驟然暴露在巨大的現代文明衝擊之下。

漢族中心主義的全面漢化教育，強迫性地改造戰後的雅美新生代。商業行動在島上收割當地蝴蝶蘭等自然資源，因「國宅」的建設而破壞的住屋等傳統文物大量流失。飽含歧視性的惡質化觀光產業，將雅美文化與雅美人尊嚴，商品化販賣，剝奪全部利益。強勢的物質與工業技術，在貨幣經濟打擊傳統生計經濟的同時，扮演強有力的幫兇，徹底破壞了傳統的生命與生活的價值體系。邊防的軍政勢力，掠奪大量土地，引進重刑囚徒，使雅美人家園成為「孤島監獄」，與人犯為伍，深受其害。「萬年毒物」核廢料隨後接踵而至。傳統經濟與價值的崩潰、低品質漢化教育、加工出口貿易的勞力需求，驅使雅美新生代投入工資

勞力市場的底層，造成傳統文化承繼土壤的全面流失…。1877年被劃入清帝版圖的力量，到今天逐一地在雅美族人的巨大痛苦中結實纍纍。

異族統治力量的種族中心意識，剝奪了他族政治、經濟、文化的自主權，此後一連串噩運降臨在弱勢少數民族身上，這些事實使人認識到統治者對弱小異族苛虐殘害的本質。這樣的認識，在追求民族平等與和協的努力中，應具有時代的控訴性意義。

大船漁團成員名單：

楊景獄	楊進展	謝伯亮	朱中照
楊正雄	董俄加	謝伯河	
楊錦春	董秋桂	黃才華	

艱艱的新疆大漢



在萬華窄仄的巷弄底，
有那麼一位碩壯的漢子，
大家稱他是「蒙古仔」，
其實，他是道地的新疆大漢。
年輕時，被拉去當兵，
輾轉流離來到台灣，
作過流氓，五湖四海，
最後，在陰暗的角落，
訴說著他的一生……

攝影 ■ 顏新珠 撰文 ■ 簡慧蓉

冰

涼的水泥地面，約莫70公分寬的窄仄走道上，仰睡著一具壯碩的身軀：裸露的腳底結著層層厚厚的老繭，也黏附一塊塊乾汗油漬，一雙塑膠拖鞋交疊著散置腳旁。胸前一條紋上藍色的完整的騰雲飛龍，隨著回回軒息，在起伏之間，每當陽光努力穿透過狹窄的簷縫，藍色紋龍便好似隱隱地浮顯在空中，冉冉舞弄起來。

「這個就是『蒙古』……又喝醉了！每天都是這個樣子……」熱心帶我們尋至這裡的龍山商場廁所管理員王先生，邊指著躺在走道上，一臉花白短鬚、赤裸上身的漢子，邊輕聲喟嘆的說。

「他沒有親人嗎？」

「我不知道，不過聽說他有一個當國大代表的姊姊。」王先生說著，微蹙眉頭，一付不願再多談的神情。這時一位身材高挑瘦癯的張先生問明了我們的來意，很熱心地說：「其實他是新疆人，不是蒙古人。有一個姊姊在當國代，她告訴我們如果『蒙古』死了，通知她一聲，她再將他拿去埋葬。」

漸漸地，打這兒經過的鄰近居民逐漸圍攏過來，好奇問道：「妳們是他的朋友啊？」

「不是，我們來採訪他。」

「採訪『蒙古』？他腦筋壞了，我看妳們腦筋比他還糟糕！」然後帶著嘲笑的表情搖頭離去。留下我們在熾熱的烈日下枯候多時，等著他醒轉過來。

遠來的邊疆漢子

很多人都叫他「蒙古」，只因為他曾說過他是來自邊疆的少數民族，所以他們便直覺地認為：「那麼他是那遙遠的中國，揮長鞭、策良駒、擅於騎射的蒙古漢子了？」

據「蒙古」的朋友們說，30多歲時，他有一張輪廓分明、神采俊逸的臉龐，是怎麼看也不像蒙古人的臉，倒是保留了新疆維吾爾族的美麗五官。雖然他不是個好性情的人，卻也沒有好爭辯的個性，而且他心想：「自己現在是個流氓，當個蒙古人也好，免得害了新疆人的名聲。」因此「蒙古」之名便隨著他在萬華黑道風光的歷史，也成為萬華許多古老名詞的代表之一。其實，他有一個很好的新疆名字，叫土生。

只是似乎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世，大家只談論著他可能是名門後裔。因為土生不只一次告訴別人，他有一位當國代的姊姊，所以大家便揣測，他可能是因不上進，愛退避而淪落江湖，但這也只是揣測。似乎也沒有什麼人想真正去了解他，因為甚至連自稱與他極熟的朋友，當我提到土生時，對方竟也是一臉茫然，我只好改口稱「蒙古」，他才恍然大悟說：「哦，那個蒙古人啊……」

所以我總喜歡惡作劇裝作不解地問土生的朋友「『蒙古』是那裡人？」他們理直氣壯的說：「當然是蒙古人！」

那幾年，是土生人生不如意的開始。

他永遠無法忘卻因擦槍走火，傷及袍澤而被除役的事實。原本中尉的官階在剎那之間灰飛煙滅。現在想想，為此坐了三年半的牢獄，應該是註定自己一生漂泊無所成的最大原因罷！但是，那真的是誤會，他完全不知槍裡何時竟靜靜地躺進了三發子彈。

「唉！也許該怪那時候的不小心！」有時他會無端這樣自責著，可是有時又會禁不住怨嘆：命運對他這樣現年58歲的人來說似乎殘忍了一點。

「18歲那年，整個中國大陸戰火連天，國民黨軍隊四處抓人充兵。年紀輕輕已隱約感覺事態嚴重，為了捨不得離開家鄉，因此帶了把手槍，騎上一匹最心愛的馬逃至山上躲藏起來，原以為這樣就抓不到我了，誰知道，幾天以後，國民黨派人傳話給我，『如果不當兵就將我父親殺掉。』」坐在薄暮中的土生，談到這件事有些難抑的氣憤，嗓門頓時拉開，隨後又像想起什麼，趨前身子，壓低聲音的說：「妹妹，妳知道大陸怎麼丟嗎？那時候國民黨隨便抓人當兵，還搶奪農民的牲畜，……妳不知道的，以前國民黨很壞，現在來這裡當中華民國政府還不錯。」

另一種英雄生涯

民國38年，國府撤離大陸時，土生和他的弟兄們還在打游擊，後來中共武力增強，他只好率領27名弟兄翻越一座山脈，逃到巴基斯坦。途中有些同伴因飢渴、生病而死，抵達巴基斯坦時，只剩下20人。

因為同是回教民族，而且語言也十分相似，所以巴基斯坦政府待他們還算不錯，只要求他們交出槍械和馬匹，其他的時間則讓他們自由活動，所以在那裡，每天什麼事也不用做，只有睡覺、

運動、吃飯。

有一天，大夥兒們正商量著回台灣的事，因為都是國民黨的兵，當然該歸中華民國所有。可是，有兩個人總是唱反調，土生懷疑他倆是共產黨，才那麼怕回台灣。

當時身為中尉的他，便趁一天夜晚兩人都入睡時，摸黑到他們營帳內，拿石塊當場將他們砸死。

這件事發生之後，巴基斯坦政府打電報給台灣，沒多久，台灣就派飛機將他們18個人接走。那時候是民國42年。

民國44年10月31日，位於台北市四維路的「新疆辦事處」發行的《邊疆文化創刊號》裡，各以維文和中文，大篇幅描寫土生隻身率眾、奮勇「抗匪」具神話性色彩的英雄事蹟。

對於這件事，當年同為18名志士中的新疆維族人阿伯都拉顯得相當驚訝與不解。他表示當年他與另一名新疆人吐爾生先逃至巴基斯坦，幾個月以後土生那一批人才過來。據裡面的人告訴他，土生原是共產黨從山上抓下來的新兵，因長得白胖可愛被連長要去當勤務兵。

有一天夜裡，部隊中一群原為國民黨的兵起義，當場射殺了不少共產黨員，原本他們也想槍斃土生，但因其中年紀較大的想到逃到巴基斯坦須要會講土耳其語的土生帶路，才饒了他一命。

在巴基斯坦時巴國政府將土生、他和吐爾生安排在一起，因為其他的兵皆為漢人，語言上比較難溝通。

一晚，吃過晚飯後，漢人那邊的帳篷發出了激烈打鬥的聲音，我們3人連忙奔出去看，發現有2個漢人被其他三個同伴用石塊砸死，其中一個逃掉了。真正的原因，他也不清楚。不久，他們便被送回台灣。

「到巴基斯坦時土生只是個18歲的孩子，回台灣的時候他也不過是個21、22歲的小伙子，他哪有辦法做這種事?!」阿伯都拉顯然對《邊疆文化創刊號》裡的報導有點不悅，但又顯得無可奈何。

被除役之後，土生先是在「新疆辦事處」擔任看門、灑掃等工友職務，月薪數百元，卻仍養不活自己。因為那時喜歡到西門町遊盪，因而結識了一批黑道朋友的土生，竟染上了酗酒惡習。也從此將他帶入鎮日打殺、刀光血影的流氓生涯。

終於，土生失去了他的工作。昔日英姿煥發的新疆英雄，卻在不自覺中已選擇另一種英雄形式的人生，並且流連忘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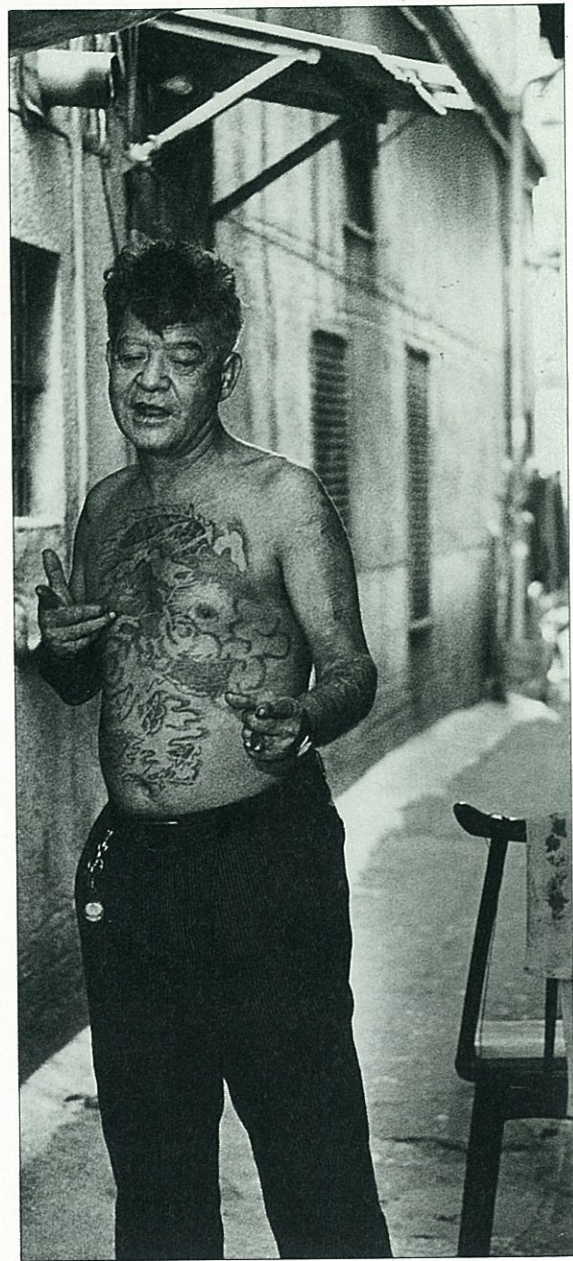
對於這點，阿伯都拉又有話說了。

他表示除役後的土生，一直幫在總統府當參議的沙以提拉黃包車。同時沙以提也是土生的保證人。（也就是土生口中常提到與他不合的姐夫）。

沙以提脾氣很壞、很嚴肅，但待土生如親兄弟。（因此，我才知道原來土生單身在台，他根本沒有親人。）

民國50多年，沙以提因肝病去逝，從此土生失去依靠，也染上喝酒、賭博的壞習慣。「後來聽

土生昔日擅長騎術及射擊，他正表演射擊的動作。



土生平常有錢時，喜歡喝紅露酒；錢用得差不多時，則在附近小攤買一杯10元的保力達加米酒解饞。

人家說他在萬華黑社會混得很不錯。前幾年還看到他，這兩三年就不清楚了。」幾年前自裕隆汽車廠退休下來的阿伯都拉，現年68歲，生活嚴謹，成家於新店。與土生是兩種完全不同性格的人。當我們告訴他土生現在的情形時，他一直搖著頭，喃喃的說：「年輕時他長得好看，男的女的都喜歡他，現在呢？」隔天我想再拜訪阿伯都拉時，他已經不願意了，一再婉拒。

年輕的土生，在漢人的黑社會裡的確是有那麼一些不同。一種屬於邊疆男子的豪情與剛烈性格，加上魁偉健壯的身軀，使他在幫派械鬥時總是一馬當先、衝鋒陷陣，並且只憑空拳便可單獨力退三、四名彪形大漢，這等能耐，在當時幾乎是人人畏懼。醒著時無人敢招惹，仇家只好趁其酒醉沈睡之際，方敢糾眾偷偷修理他。

幾年後，土生隨著幫派老大輾轉來到萬華，並在龍山寺前的龍山商場落戶下來。黑道黃金歲月自此上演。卻也因屢次的打架、殺人而被多次送至板橋、台東、小琉球接受管訓，前後歷經二十年的鐵窗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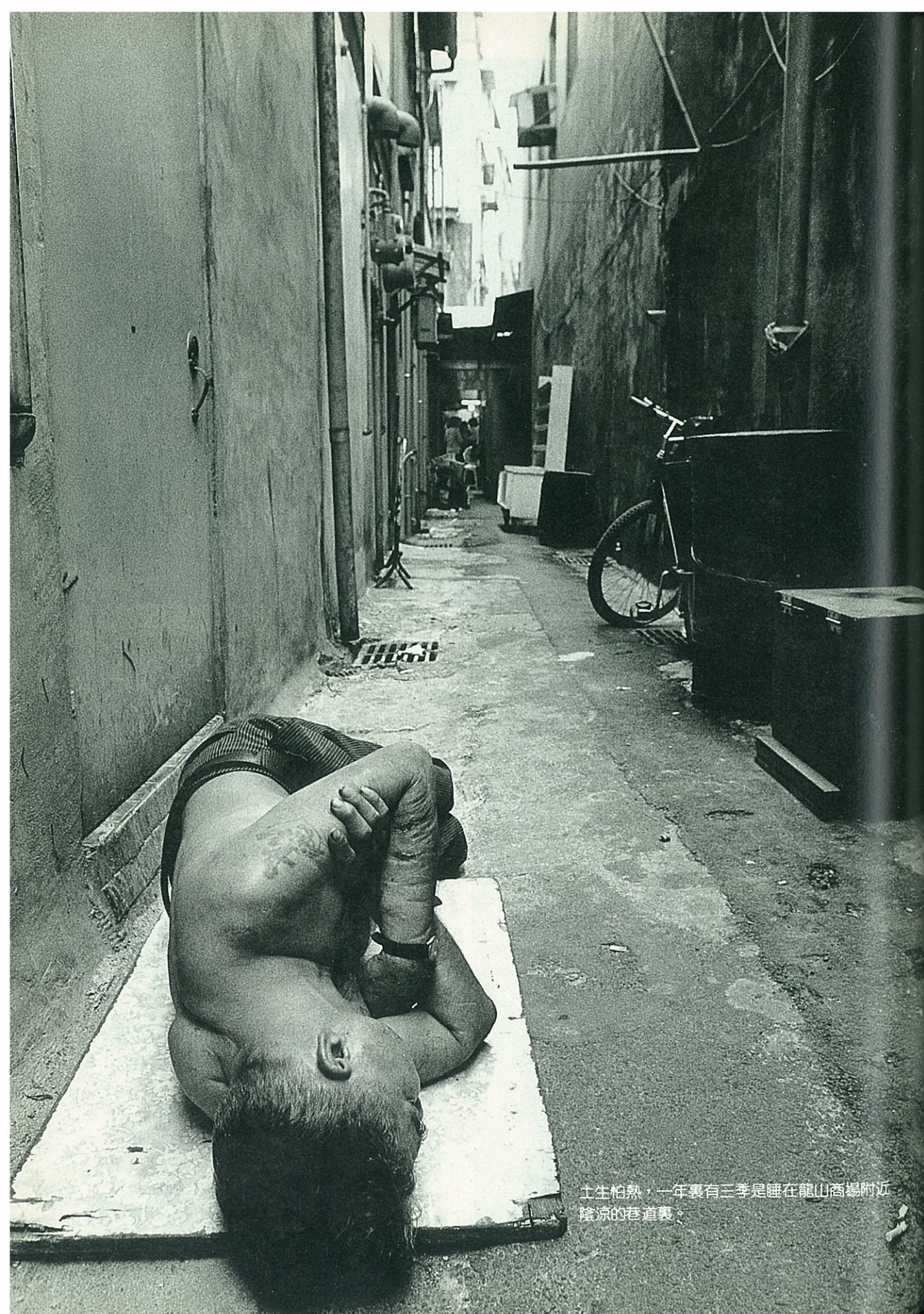
「身上的刺青就是在那時候刺上去的。因為我

看到獄裏一位黑道朋友的胸前刺了一條很大、很漂亮的龍，覺得如果我也紋一條龍應該也很不錯，所以我便要求那位朋友偷偷幫我紋。光是紋這條龍就花了一個禮拜，結果發了兩星期的高燒。等燒退了之後再偷偷紋右手臂上的猛虎。」下午難得沒喝酒的土生一邊回憶地談著過往的種種，一邊頻頻向前來上廁所的人點首打招呼，遇到年紀大的長者，他總是很有禮貌的尊呼「阿伯」「阿叔」。他轉過身子，微舉右臂讓我們看清楚他一直蠻引以為傲的刺青。可是對於那二十多年在黑社會裡的生生死死，他似乎總有意避諱不願多談。

這樣的流氓

一年半前，土生接下龍山商場男公廁夜晚7：30至凌晨6點的看管工作，白天則由山東籍的王先生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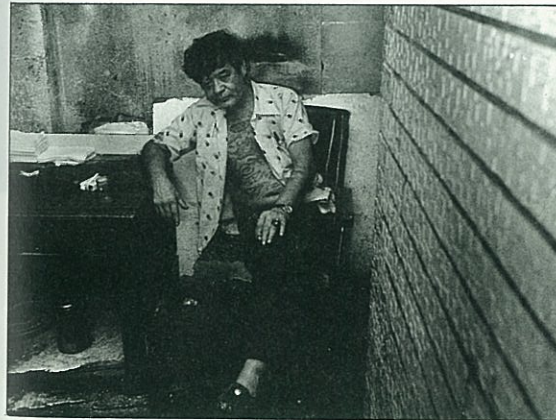
入夜之後的龍山商場，尤其是至凌晨那段時間，十分不平靜，危機四伏，械鬥之事時有所聞。在土生接下這份工作之前，公廁原由一位也姓王，生得矮瘦個兒、安份節儉的山東老榮民看管，做了兩、三年，卻為了5元丟卻性命。



土生怕熱，一年裏有三季是睡在龍山商場附近陰涼的巷道裏。



土生與鄭侯都是淪落台灣的大陸客。中午，兩個單身漢一起搭伙。土生喃喃地說：「我是神經病，他也是神經病，兩個神經病——。」



土生目前主要收入，是看管龍山商場的男廁。

一年半前的一天夜裡，一名十來歲的當地小混混，強行拿了份衛生紙上廁所，卻不願付5元的清潔費，瘦小的王先生在生氣之下奔回近處的家，拿了瓶硫酸朝其臉上潑灑出去。翌日深夜，王先生便在公廁前的低矮走廊上被小混混找人聯手砍死。「那個時候有好些人在旁邊看，卻不敢上前救他。」商場裡賣海鮮的小販至今想來仍心有餘悸。

因此王先生便找來鎮日酗酒、無所事事的土生接替。

我問王先生為什麼找土生不找別人？王先生說：

「『蒙古』沒有錢，幫助他一些嘛。」但是小販則表示：「也只有『蒙古』能做這種工作，以前他是黑道老大，不大有人敢來惹他。」

問土生為什麼願意來看廁所？土生說：「王先生需要人幫忙啊！」隨後接著說：「我並不需要這份工作的，我每個月可以從賭場裡分紅4、5萬塊，看廁所這點錢根本不夠我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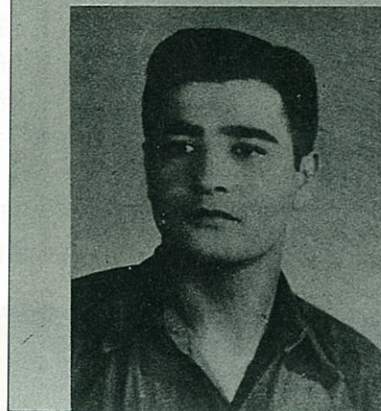
年輕時，土生曾在數家賭場裡當保鏢，收入頗豐，沒錢用時，也不須發愁，只要伸手向萬華地區一些妓女們以及百姓索討些錢花用即可。

這樣的行徑持續了十多年。直到約十年前，土

志士殺敵致果

志士心誠，要求不要調他去。可是志士心誠，他還是不接受命令，王頭腦！一也就不後退他了。

志士心誠，要求不要調他去。可是志士心誠，他還是不接受命令，王頭腦！一也就不後退他了。



影近生吐一餘後的疆新
Mr. Tvr, the hero of Sinkiang.

《邊疆文化創刊號》裏對土生殺敵率眾抵巴基斯坦事蹟的報導。

「妹啊！我人很難過，別人是不知道的。我對不起我的爸、媽，我們家在伊犁是呱呱叫的，我很想我的家鄉。」土生哀怨地說。

太善良了吧！

由於土生時常提及他對姊姊阿里同汗的思念，和我們比較熟之後，他便一再要求希望帶我們去看住在新店的阿里同汗，並且不斷述說阿里同汗對他的疼愛。「我姊姊是最好的人，她看到我帶妳們去，一定會很高興。」「我姊姊也很會做菜，她會做一整桌的新疆菜請妳們。」每回土生一提起阿里同汗，總是興奮的變得異常喋喋起來。

因為土生已有一段時間未和阿里同汗聯絡，我們只好透過「新疆辦事處」找到她的地址和電話，並且很驚訝地發現，這位土生廣為宣傳在當國大代表的姊姊，其實從未任國代之職，現於中廣從事維文廣播的工作。

經過數次的電話聯絡，阿里同汗及其家人的冷漠對待，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表明了極不願意和土生有任何關聯的態度。

至此我才發覺許多的人、事對待土生並不如土生形容得那般美好。到底真是因土生的善良天性？還是因為長期酗酒導致土生產生的妄想症呢？有時我真的不忍心責怪他，並且也能了解這些被土生視為親人、朋友的反應情緒。

故鄉的殘痕

認識中的土生，令我感覺最震懾的該是蜿蜒在他前胸、手臂上，緊密相連一條條泛著寒光如肉色蛇般的累累刀疤。土生說那是他身經百戰的紀錄。可是親近他的朋友則說那並非全為打架而來，而是土生喝酒醉時，常會到處揮動武士刀，然後朝自己的身上劃下一道道深裂的傷口。

助金，但是土生仍然常常沒錢吃飯，商場的小販朋友見他可憐，常會輪流接濟他。「唉，都拿去喝酒囉……」王先生深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說。

「其實只要『蒙古』好好的看廁所，吃飯是不成問題的。……而且每個月兩仟多元的租金、水電都不用他付。……可是他老喜歡喝酒，喝醉了，工作到一半，廁所也不看了，自己一個人跑去睡覺。」

土生在旁嘻笑著臉，仍豎起拇指，稱讚說：「王先生是個好人。」王先生則面無表情的望著前方，不大搭理坐在身邊的土生。又接著說：「『蒙古』很懶惰，廁所也很少清洗，每天爛吃爛花的，那有時間打掃，等他掃啊，這裡早就成垃圾場了。」

面對這一番說辭，土生不生氣、也不回話，只是在一旁靜靜憨笑著，表情裡摻雜著純真與羞赧，而那隻豎著大拇指的手仍然十分醒目的來來回回盪在空中。有時，我不免會想：這樣的流氓未免

上臭得半死，像狗一樣，隨處躺隨處睡。尤其特別喜歡睡我們家後門的走道上，進出都不方便。

他這個人也很沒公德心，半夜3、4點提個錄音機，音樂開得老大聲的，把大家都吵醒了。跟他說了好幾次，有什麼用！他還是照樣聽他的音樂，照樣跑來這裡睡覺。」她叨叨地說著，並且拉我去看她家的後門，那正是我初見土生，在烈日下等候他多時的地方。

其實土生是有房子的，一間約一坪來大，用鐵皮拼湊而成的小房子。沒有窗戶，沒有陽光，也沒有流動的風。平常總是上著一把易於敲開的鎖，整個夏季不曾開啟。問土生有自己的房子為什麼不利用呢？土生委屈的說：「這個房子冬天很溫暖，夏天就住不下去了。妳知道的，我是新疆人，我們那裡比較寒冷，台灣對我來說太熱了。」

儘管看廁所的收入一天有2~3百元，並且每年土生還可自「新疆辦事處」領取7500元的急難救

生轉而至私娼寮裡當保鏢，目睹妓女受虐待之情形，油然而生一股同情心，覺得她們很可憐、該再壓榨她們，便不再向她們索錢，但是偶而仍然會向附近居民索討50元、100元不等花用。

近幾年來，土生因長期酗酒，衰老得特別迅速，並且身體狀況不佳，時有胃疼等毛病。昔日勒索保護費的惡形惡狀收斂不少，除了仍固定向賭場要求分紅之外，向居民討錢的無賴行為已不曾發生。

雖然已事隔多年，但是幾年前數次被土生索過錢的張老太太，一談起土生幾乎沒好話。

起初見我屢次來找土生時，70來歲的張老太太總是睜睜著一雙眼，遠遠的直視我。幾次接觸，我們比較熟之後，有時她會很忍不住，不解的問我：

「妳們訪問『蒙古』幹嘛？他是個廢人哪，腦子不大正常。喜歡喝酒又不愛乾淨，不洗澡，身

如果自毀的本身就是一種補償的行為，那麼土生想補償的是什麼？

不知土生在清醒的時候是否想過：如果當年那個18歲的邊疆少年不是被抓去從軍，可能今天也不是這種境遇了？

而今天坐在我面前的土生，一個被許多人鄙視為「人渣」「無賴！」的垂暮老人，早年被他的朋友津津樂道「艋舺一條龍」、「萬華的老大」的江湖輝煌歲月，在土生刻意避諱不提之下，我卻一樣也無法得知，更無從找人去探問。只是我覺得其實土生一直是沒忘卻過去的，從他不斷地告訴我：「我在『咖咿』殺了4個人。」，「昨天

博而傾家蕩產，土生呢？對於像他這樣一個沒有家庭，單獨與生命玩遊戲的人而言，「酒」是他生活裡唯一的重點。

他可以餓著肚子，掏空身上的錢去買酒喝，這是許多人一提起來便搖頭輕蔑的，但是當我與土生相處一段時日以後，我卻感覺「酒」之於土生絕對不是只是單純害了他一生的凶手，而也含隱了另一層深意，因為「酒」是唯一能讓他縱情展現出各種與生命極度掙扎過後的舞姿。

不管好心情與壞心情，只要和土生談起他故鄉的種種，他的眼神中便閃著一種屬於專情般的光彩，他會叨叨敘述家鄉裡那些紗衫花巾、明眸皓



提起「蒙古」，人們是輕蔑的；在萬華，他是落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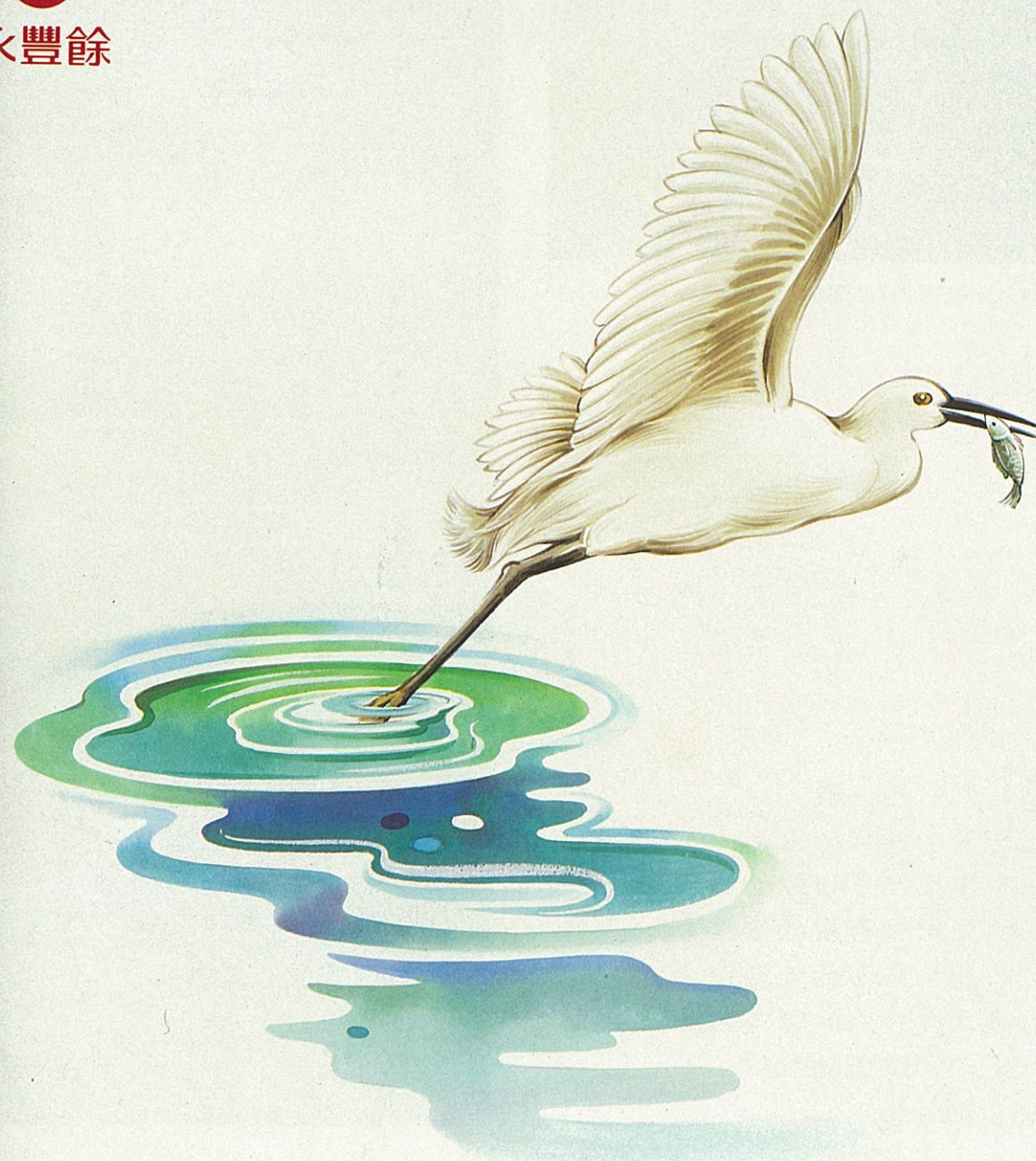
有七、八個人來找我打架，我用拳頭就把他們打跑了。」以及「沒有我『蒙古』在這裡，這裡早就翻了！那些小混混，5元也拿，10元也要，甚至連桌上的衛生紙也一起帶走……」這樣的言語，從一個過氣的角頭老大親口說出來，格外令人感到心傷。

我卻一件也無法幫上忙。

這世界上有人被電動玩具害了一生，有人因賭

齒的維吾爾族少女，然後告訴妳：「我們那裡不說漂不漂亮，而是說乾不乾淨。」還有那些在夜裡冒著風雪偷奔至街上買烟的情景。其實這麼多年了，他一樣也沒忘過。

有時土生會突然冒出一句：「我們新疆是全中國最好的地方，人民好，土地好……我不是蒙古人哦，是新疆人，新疆伊犁人……」。✎



別讓地球變了顏色！

大自然 不是畫框格局中的彩繪夢境
而是 萬物滋長的生活空間
永豐餘 願與您齊心協力
讓這片蓬勃生機 躍然紙上 長留天地

永豐餘紙與紙板事業部

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為旅客表演新疆舞的舞蹈團正在練習中。

齊天大聖的一腳，
竟是千古不滅的火焰山，
鑿井鑽渠亢旱頑強的坎兒井，
依舊豐潤維吾爾的熱情。
而高昌、交河的古國殘垣中；
猶憶玄奘弘法的雄渾毅力。
河西走廊蹣跚的駝隊，
又怎奈得弱水三千……

《人間寰宇·絲路之旅系列之二》

飛鳥千里不敢來



吐魯番盆地的火焰山。

攝影 / 撰文 ■ 黃仁達

從

新疆首府烏魯木齊

上東行的蘭新幹線火車，一路飛沙地奔向吐魯番，開始了我漫漫絲路的南疆之旅。

大聖劈腿・火山雲歌

在南疆，絲路沿著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分成南北兩線，即中路及南路。而吐魯番則是中路上的一個重鎮。絲路上的駝隊、商旅從河西走廊進入西域的門戶伊吾之後，可以翻過天山走北路，也可以沿著天山南麓西去吐魯番走中道。

吐魯番在元朝時稱為「火州」，是中國境內最酷熱的地方，氣溫最高可達攝氏48度；同時這裡也是中國境內最低的窪地，低於海平線154公尺。唐代詩人岑參曾寫過「火山雲歌送別」描寫吐魯番：

火山突兀赤亭口，
火山五月火雲厚；
火雲滿山凝未開，
飛鳥千里不敢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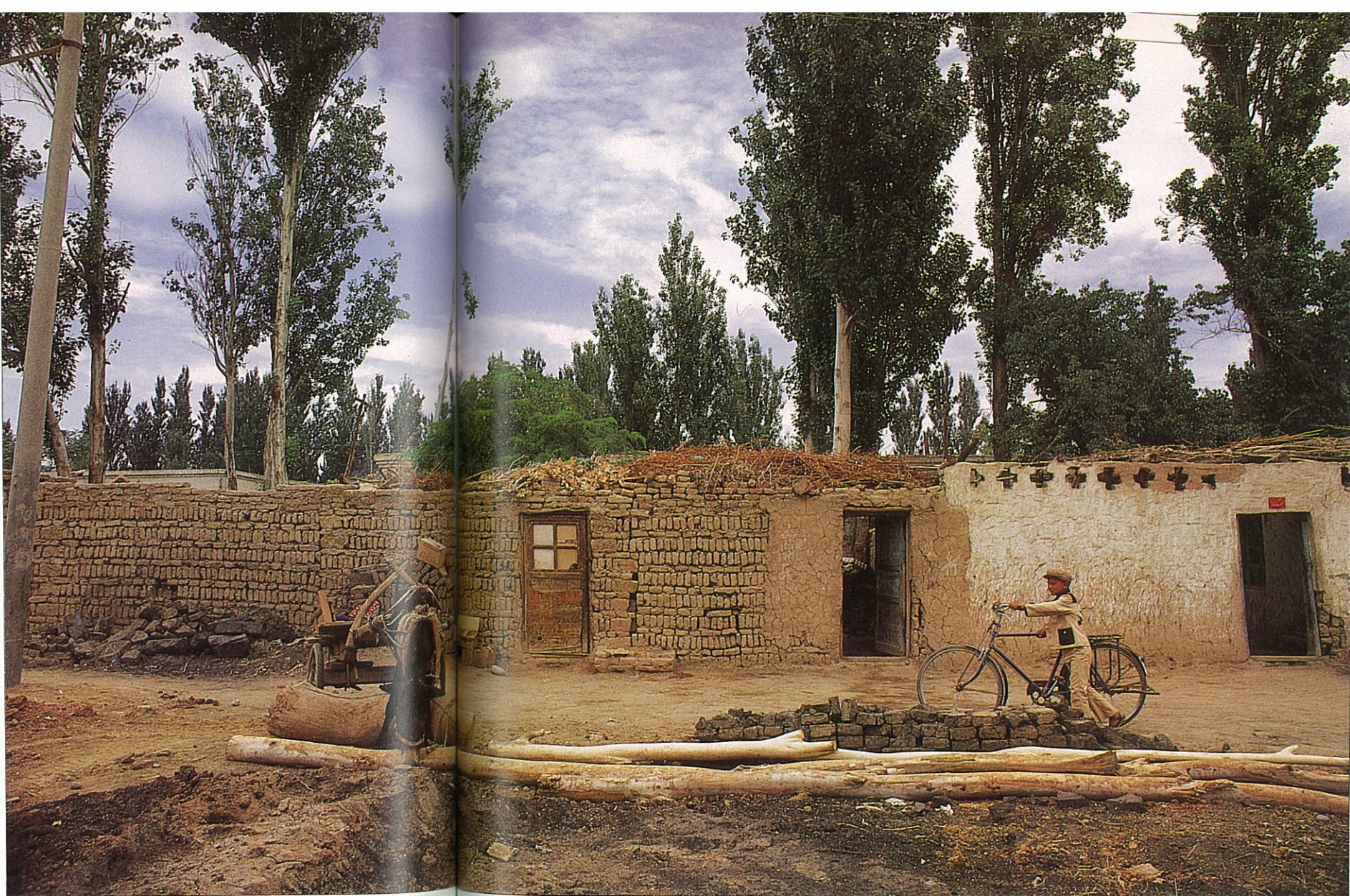
吳承恩在「西遊記」中則描寫得精彩有趣；話說齊天大聖孫悟空從老君的煉丹爐中逃出時，憤而蹬翻丹爐，把炙熱豔烈的火磚傾於此地，遂成了赤火熊熊的火焰山。後來，這「八百里火焰」更燒得西去取經的唐玄奘行不得也，演出一場孫悟空大門鐵扇公主的對手戲。

達甫擊節・維族唱月

現在的吐魯番，仍舊是塵土飛揚、風沙狂肆，但是街道旁則種著排排的白樺樹。嘩嘩作響的枝葉背後，是黃泥土牆平頂的矮房舍。清冷的「坎兒井」的井水，淺淺地流過每戶人家的門前。除了風兒掃葉吹沙的聲音，街口巷角顯得十分謐靜，偶或驟車唧噥和趕驢的吆喝聲稀疏點綴著。

傳統的維吾爾族住屋是呈方形，開天窗，屋頂平坦，可用來晾晒瓜果糧食。而室內則砌有實心土炕，供起居坐臥；牆上開有壁龕，放置食物和用品。維族人喜歡在牆上張掛壁毯，冬天的時候則以火炕取暖。

午後，在吐魯番賓館的葡萄棚下，藍眼睛、高鼻樑、熱情奔放的美麗的維族姑娘，隨著樂師手上的「達甫」（手鼓）、「愛節克」（胡琴），及「東不拉」（長柄兩弦琴）彈奏出的輕快節奏



吐魯番市內，用乾禾及黃泥建蓋的民房。

翩翩起舞，為了晚上來觀光的遊客排練節目。維族人個個能歌善舞，他們的舞蹈滿有歡快、活潑和熱情。跳踏的節奏，和頸部下巴前後左右的移動，更是精巧、美妙。據說，在維族的民謠中，很少歌頌太陽的，因為太陽太毒熱了；反而有許多頌讚月亮的情歌，或許夜晚沁涼的氣候能叫人愉悅吧。

鑿井挖渠・滴水萬金

在新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坎兒井」。這種利用地下水灌溉的經驗，是因西漢時屯田制的西移，中原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水利建設引進而來



維吾爾族刀手。

的。「坎兒井」就是將地下渠道和豎井相結合，用地下暗渠將地下水引到地面，灌溉農田和綠化沙漠。目前，在吐魯番、哈密、鄯善、托克遜等縣，都是利用坎兒井來灌溉。

高昌古城、玄奘弘法

離開吐魯番往東行，便進入戈壁大沙漠。穿過火焰山公社後，忽而滿目綠蔭的景緻便被土黃色高大的斷垣殘壁所取代，一塊「高昌古城」的牌子立在入口的地方，上頭寫著：「……古城，於公元前一世紀奠基，十四世紀廢棄。……漢代它是屯戍士兵的駐地，東晉（前涼）在此設高昌郡，後為高昌封建王朝王城，為西州回鶻王城。古城分外城、內城、宮城三重，周圍五公里……布局略仿隋唐時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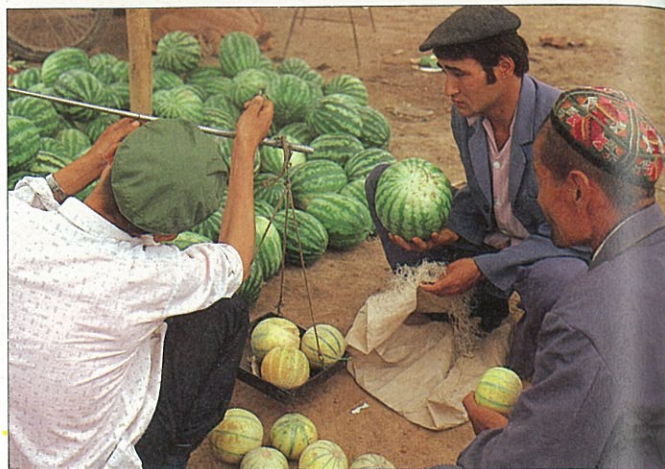
古城門一片死寂，一片片的頹垣殘壁，隱約可以分辨出城牆、街道的輪廓。想想昔日王城的規模，再看眼前猶如亂葬崗的殘敗景象，令人深刻感受到歷史的興衰遞嬗、和人世的渺茫滄桑。

玄奘取經亦曾路過高昌古城。據說，貞觀年間，31歲的玄奘往天竺取經，取道高昌。高昌王曲文泰視其為上賓，並結拜為兄弟，常率妃子、大臣恭聽玄奘講經說法。曲文泰見玄奘學識淵博、思慮縝密、見解深遠，極力勸留他為輔國良相，然玄奘堅辭不受，最後乃以絕食明志。曲文泰深受其佛唯本識的決心所感，遂贈以重金，送其西行。

雅爾和圖·崖城交河

位於吐魯番西邊十餘里，越過橫互的棉田，忽然陷進一個既深且寬的沖蝕峽谷，就是交河古城了。峽谷中有一條清淺的溪流，兩岸草木蓊鬱，車子可從溪上橫越行駛。雖曰古城，然而卻不見城牆，只看見一塊三十多公尺高的巨大黃土地，矗立在河谷中央，四面沒有依傍，宛若一座孤島。經過數千年的河水沖蝕，台地四周像是刀削的崖岸，形成天然壁壘。當地人稱為「雅爾和圖」，意為「崖城」。又因河水在台地的首尾處相交，故自漢代始，即有「交河」之稱。

在烈日下試圖蒐尋兩千多年前祖先們生活的景象，懷想當年黃沙滾滾，英雄的馬上豪情。依稀可以辨認出石砌街道、神殿和廣場的遺跡；還有看似造酒坊的土屋，才想起這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名產盛地吧？



新疆著名的水果——哈密瓜，七、八月是哈密瓜、西瓜、葡萄盛產的季節。



哈薩克族老婦(穿着傳統的黑皮平底皮靴)。



新疆的驢車和穿着時髦的維族婦女。

敦煌要塞·雄踞走廊

離開吐魯番，沿途是東西綿延百里的火焰山。赭紅色的砂石、崩裂的岩壁，在烈日的映照下，火光灼灼、煙雲繚繞，猶似熊熊燃燒的無盡煉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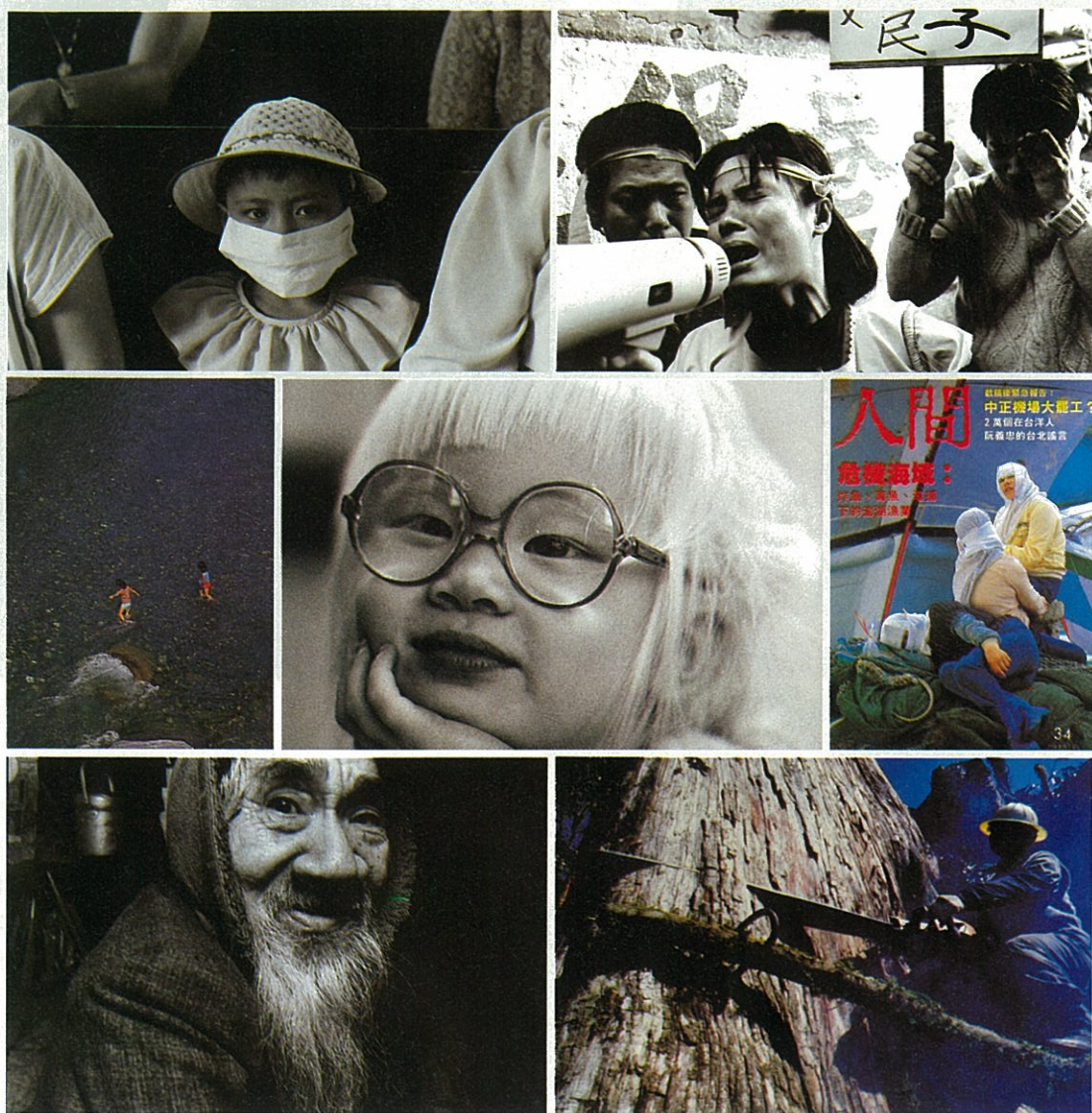
經過13個小時的車程，穿越紅柳河後，抵達了柳園車站，然後再轉乘公車往南約行三個小時，便是甘肅省敦煌市了。

敦煌在河西走廊的西端。河西走廊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孔道，敦煌乃其門戶。絲路出了河西走廊，要通過敦煌才能到達新疆。這裡是古絲路東段（即長安至敦煌）的終點，且是中段（敦煌至葱嶺）的起點，是兵防要塞重鎮，只要封鎖住敦

煌境內的玉門關及陽關，便可切斷絲路，所以史家稱敦煌是絲綢之路的總樞紐。古人習以敦煌為界，出此向西，即稱為西域。

據載，漢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代，敦煌村莊毗連、雞犬相聞、佛塔遍立、市場廣大；又謂元宵燈節盛況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由此可見當年敦煌是何等繁華了。

現在的敦煌市，位於舊敦煌郡的古城遺址東邊半公里處。市內多漢化的城市規劃，加以多為漢人聚居，整個市容單調乏味、缺乏生氣。從市民的面容上，已看不到新疆人那種熱情、和善、好客的笑容了。（待續）



近三年來，人間的努力
有目共睹，
相信深獲您的肯定。
關懷人間，需要您的參與！
為感謝及回饋您的支持……

現在訂閱人間雜誌：

訂一年1480元，再送過期半年雜誌：

訂閱二年2800元，再送過期一年雜誌

除1~8期及15期缺書外，贈送期數任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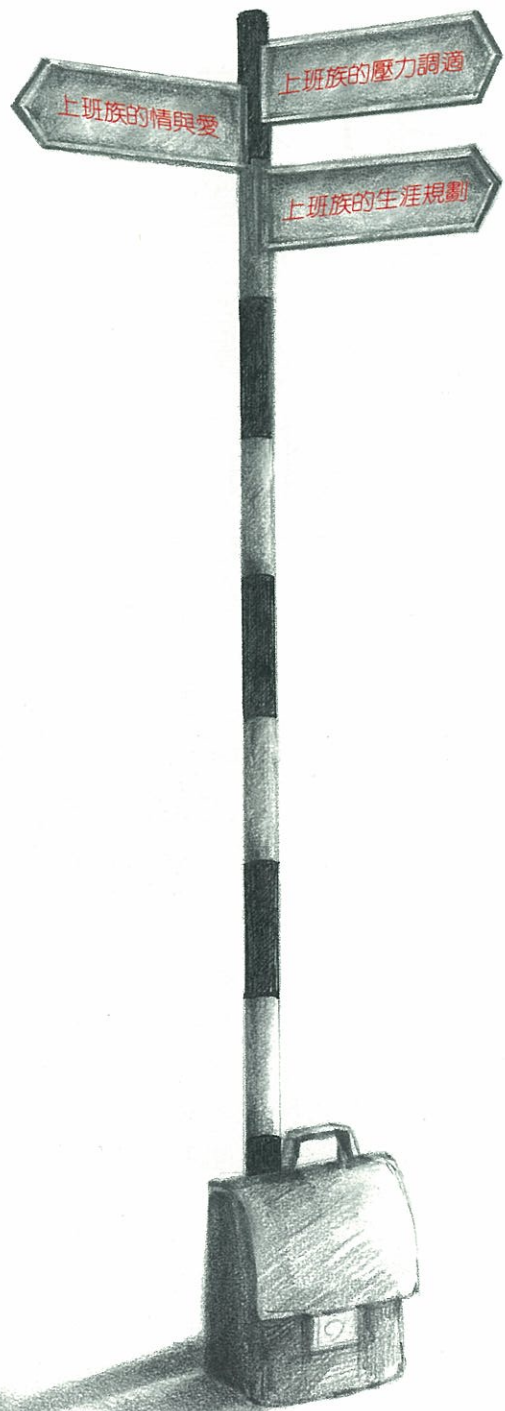
優惠分期付款，一年1480=690×2 二年2800=1400×2

現在訂閱，您無需馬上付費，只要填好書後(P.167)訂閱單寄來，

我們會立即寄贈書給您，並附上畫撥單。

俟收書，再請您畫撥。關懷人間需要您的參與。

指標



「生涯」兩週年，溫馨好獻禮。

為慶祝「生涯雜誌」兩週年，專為上班族的您舉辦系列演講活動：

「十項全能的上班族」系列講座

主題(一)：理想的追尋與實現——談上班族的生涯規劃。

主題(二)：一種衝動兩樣情懷——談上班族的情與愛。

主題(三)：闖出難關——談上班族的壓力調適。
台北市

主題	時間	主持人	演講人	地點
(一)	77年10月15日 (星期六)下午 14:00~16:00	曾騰光	金樹人	台北市幼獅藝文中心 (北市敦化北路133號台北學苑)
(二)	77年10月22日 (星期六)下午 14:00~16:00	陳文珮	高信譚	台北市幼獅藝文中心 (北市敦化北路133號台北學苑)
(三)	77年10月29日 (星期六)下午 14:00~16:00	劉安屯	柯永河	台北市幼獅藝文中心 (北市敦化北路133號台北學苑)

台中市

主題	時間	地點	備註
(一)	77年10月15日 (星期六)下午 19:00~21:00	台中市文化中心中山廳	詳情請洽台中市救國團 (台中市力行路262之1號) 電話: (04)234-8291~4
(二)	77年10月22日 (星期六)下午 19:00~21:00	台中市文化中心中山廳	詳情請洽台中市救國團 (台中市力行路262之1號) 電話: (04)234-8291~4
(三)	77年11月5日 (星期六)下午 14:00~16:00	台中市文化中心中山廳	詳情請洽台中市救國團 (台中市力行路262之1號) 電話: (04)234-8291~4

高雄市

主題	時間	地點	備註
(一)	77年10月13日 (星期四)下午 19:30~21:30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詳情請洽高雄市張老師 (高雄市中山三路132號4樓) 電話: (07)3327420
(二)	77年10月18日 (星期二)下午 19:30~21:30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詳情請洽高雄市張老師 (高雄市中山三路132號4樓) 電話: (07)3327420
(三)	77年10月20日 (星期四)下午 19:30~21:30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至善廳	詳情請洽高雄市張老師 (高雄市中山三路132號4樓) 電話: (07)3327420

※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凡訂閱「生涯雜誌」全年只須付款900元，同時再送您上班族面對重重壓力時，所不可或缺的健康工具書「身心鬆弛法」一套。

包含本書及錄音帶，價值260元。因此等於您只花費640元的代價，就可以讓「生涯雜誌」與您一同開創未來的一年。

請勿猶豫，今天起就讓「生涯雜誌」陪伴您！

生涯雜誌

工作智慧 CAREER MAGAZINE

業務部：台北市敦化北路131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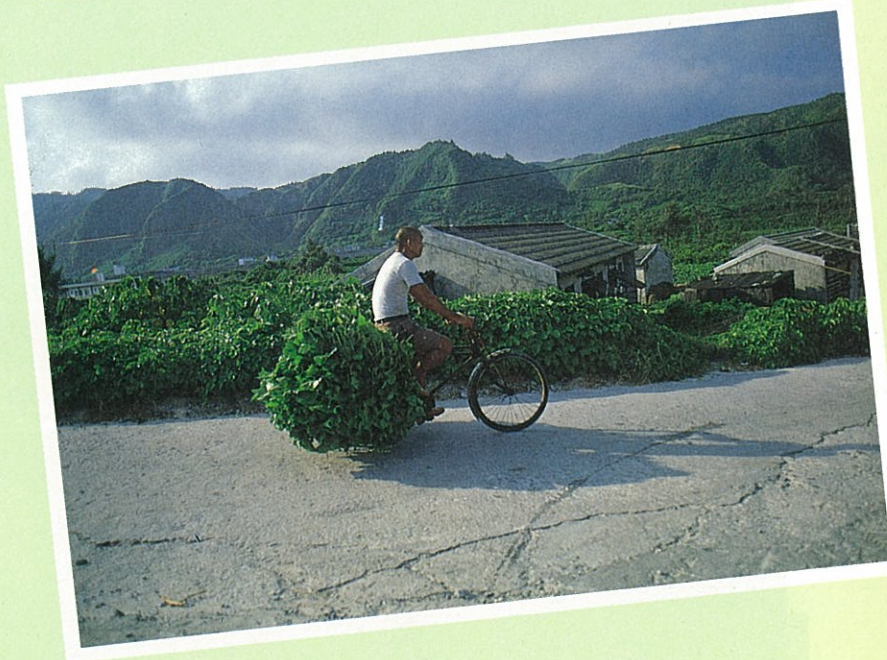
服務專線：(02)713-0281~2

劃撥帳號：台北郵政1072964-8號

零售每本85元·訂閱全年900元

《人間地理》

綠島原鄉的土地與人



綠島，曾經被覆上神秘面紗，更一般地被稱之為「火燒島」，囚禁過多少管訓人犯的離島，又是多少政治犯羈留的「異域」。然而，島上人民素樸的生活，養鹿人家的興衰起伏，還有好謔神怪的殊異氣氛，卻常常不為人知。另外，人口外流，生態破壞也遺留下諸多問題。

攝影／撰文■蔡雅琴



從

台東機場搭上台航8人座的紅色小飛機，同機的乘客有綠島上的老師、現役軍人、監獄法警和當地人。駕駛員坐在最前方的位置，擴音器清晰地傳出指示、聯繫的話聲，沒有貌美的空姐，倒是貨物、郵包、甚至從台東訂製的鮮奶油蛋糕堆滿了艙內。螺旋槳起動後，頭上的風扇才開始轉動，人聲笑語汗味充

綠茂茂的公館村遠景。有如將軍訓話般的將軍岩右方，就是閩人免進的綠指部所在地。

斥著，整個感覺像在鄉間乘坐一部老爺巴士。

飛機離海面很近，從一片眩目地閃爍光點的深藍色海面往前滑，滑進了林投樹蔭濃茂，彷彿鑲嵌著白邊的小小島嶼。僅僅12分鐘，我們就橫跨過33公里。

綠島，第一眼給人的感受就是親和的。入耳的儘是閩南語，人們膚色因經年曝露在熾熱的陽光

往溫泉村的公路上，可見黑色巨大的火山岩矗立。



和鹹濕的海風下而顯得黧黑。然而，在台灣東北部原住民的傳說裡，千百年前他們由南方來台時的中繼站就是綠島——如宜蘭的噶瑪蘭族和花蓮阿美族，台東卑南族。其後又一度由雅美族人所居住。一百八十年前泉籍閩人陳必先等經大陸→台灣→小琉球移佔此地，綠島成為台灣漢文化最東面的據點（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季刊第49期，余光弘）。

這台東縣行政區域中面積最小，而人口密度最高的小小島上（每平方公里260人以上），向來有許多地區保持著隔離隱密的色彩，與島民的生活無甚干係，卻是外界誤解綠島的主因。這些被視作「禁區」的地方，其淵源可溯自中日甲午戰爭後：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900年日本人在綠島上施行警察專政，統管治安、行政、教育和衛生。1905年，並設立「火燒島役場」（政大民社系，綠島民俗調查研究）。地方父老甚且能歷歷指出現代的綠指部所在地「流鰻溝」就是當年日據時代專關惡性流氓的地方。彼時日人視火燒島為一天然大監獄，並沒有任何建設造福地方百姓。

光復後，民國38年火燒島改名為「綠島」。40年，軍事單位在公館設置「新生訓導處」，所謂新生是「新的生命」之意；今已改制為綠島警備指揮部，簡稱綠指部。

監獄法警說，現在的800多位人犯比起全盛期的3000多人，已經少很多了。主要分布在下列四處：一是國防部的國防監獄，又名「綠洲山莊」，裡頭關的是政治犯；傳聞近期內有撤銷的可能，因為犯人多刑滿出獄了，剩下的少數也即將轉監。二是綠指部內的「莊敬山莊」和「新生訓導大隊」，分屬職訓11，12大隊。其中第12大隊去年11月曾有縱火案。三是法務部的綠島監獄，又名「自強山莊」，由法警來管理人犯，此即去年轟動一時，發生暴動的所在地。

除了以上「禁區」，南寮村口尚有一條蜿蜒迴腸的軍用公路，神祕兮兮地通往火燒山頂，當地人稱「中山」，是中山科學院的軍事研究基地。有位在公路邊割鹿草的婦女告訴我，「本來入口管制，百姓都不能上山割鹿草！抗議以後才拆掉的。」

目前，這地域附近，鐵鍊依舊斜躺在路旁草叢，山上可以眺望南寮村全景，天朗氣清時還能看到台東的山脈橫陳，及左方的蘭嶼淡影。山路進去約一個鐘頭才又再度被管制了。路側山谷裡的草浪隨海風起伏，是綠島尚未被開發的一片處女地。據稱中山科學院有專屬的直昇機場，娛樂設施，與島民唯一有來往的是兩位煮飯菜的廚師。

對綠島的「禁地」一直不得其門而入，直到在綠島監獄會計室主任李德賢先生的家中，欣賞了政治犯親手所繪的國畫花鳥，和細工鑲貼的貝殼山水畫，一種溫雅細膩的氣質瀰漫在作品間。「國民旅舍的壁上掛著的就是他們的作品，一仟六一幅哩！」他說。

島上唯一的女性兒童——林蘇木英的全家福。





「天聖壇」的跳乩活動四鄰親朋都來參與。其作用相當於社區宗親大會。



一貫道去年九月在綠島地方開設道壇。這天恰是一項「哪吒三太子」借竅臨壇的法會。

鹿舍裏美麗溫馴的梅花鹿隻。



綠指部的醫療單位是對民眾開放的，可以動到「盲腸炎」級的手術。假日時，各種褲色的官兵在街上閒盪，走一走又碰面了。多半是聚在雜貨店的門口和冰店裡。多年以前公館村入口右側山坡下有一處軍妓院，現已廢棄，但是門口方形石柱上刻的斑駁字句仍是饒具深意的：一聯是「育身心蓄銳待旦」；另一聯是「樂其中毋忘反攻」。若非親眼所見還真不能相信——好一個：「樂在其中，毋忘反攻」啊！

島上的女神仙

我們和島上的女神仙——蘇木英交了朋友，我時時回想起她的豪爽和熱情，以及那個充滿友誼笑聲的溫暖夜晚。

蘇在綠島挺有名，她自信地說：「問起南寮的查某童乩，有誰不知道呵！」在綠島，乩童是島民重要的信仰倚賴，他們都是「業餘」的，平日捕魚或務農，神壇就設在家裡正廳，有事相詢時，就「起乩」幫人解疑指示明燈。而蘇是全綠島唯一的女性乩童。

每逢初一、十五，島民就忙著到山上的「觀音洞」祭拜，同時也到每個神壇上香拜拜。蘇的家大門常開，供奉3尊媽祖神像，其中第2尊是她家傳數代的寶物，軟身黑面，刻工不凡。我們經常在她家裡閒坐，總是煙霧氤氳充滿室內，三夾板隔間的廳堂也蒙上一層黑油煙。蘇的先生林榮吉是船員，前去拜訪時，因為連日來南風吹得人彎腰走路，他閒在家裡，沒有出海。坐在板凳上一面呼吸嗆鼻的香煙味，一面看他夫婦倆在芭葉上抹石灰，捲乾檳榔吃。林的牙齒都黑了，可是極愛和蘇說笑，打發漫漫炎夏的午后。

林說：「你16歲嫁我時，還沒過門自己就跑來了。」

蘇哼了一聲，睨著他說：「嫁你才可憐！七早八早，天還沒亮，摸黑走路過來，像逃難一樣！」

林說：「二、三十年前，大家都這樣『娶某』！沒有錢沒有排場，聘禮只有紅布、紅線、檳榔湊

足12樣。」

談起乩童這種神乎怪異的行業，除了蘇，綠島3個村共有十數位乩童。算起來密度極高，每個晚上幾乎都見得到「跳乩」的活動。以最盛的中寮村「天聖壇」為例，逢每月日子的尾數有2、5、8時就開壇，屆時親朋四鄰擠滿屋內又坐到屋外，熱鬧得像開社區宗親大會。

目前正在編寫「綠島鄉誌」的國小老師林登榮說，乩童的人格特徵，多屬敏感、潔淨、沈默忠厚型的人。「他本身的精神狀態就較易被催眠。多是神明裝金身回來後，在『入神』儀式被神選中作祂的代言人。綠島的乩童純粹服務，並不收

割鹿首的第一步，就是由數位大漢把驚懼而強壯的公鹿按倒。





漁獲上岸後，大家品論著種類和斤兩。綠島西南岸正當冷暖流及黑潮交匯之處，迴遊魚族很豐富。島民80%以上皆以打漁為生。

費。而且相傳不能透露出神明如何附身，否則會遭天譴。

母雞啼，神位牌倒了，小鳥飛進屋內。

異夢異象，婚喪日子的抉擇……必定都要問神。現在就治病而言，神明與醫生的地位已經平分秋色，除了絕症和不關痛癢的小病，多數人都是雙管齊下，『也要神，也要人』的。」林老師說明這離島上獨特的宗教信仰，對於民俗，他也有頗為深刻的見解：「整個綠島的民俗特色，著重在『人』。一個貧窮的海島，移民又多為不識字的漁人，沒有辦法講究些繁文縟節。所以婚禮新娘不坐轎，喪禮也簡單，白天死亡，第二天就出殯，氣溫高，島上又無殯儀館，不趕快入土為安是不成的。」

綠島的幾個公墓區，如機場跑道尾端和公館柴口海邊，所有的墳墓都隱在荒煙蔓草裡。安安靜靜，稀稀落落，毫不惹眼。可愛的是墓前石碑上常刻著魚躍在波浪上的圖案。

除了島人咸信的觀音洞和乩童，各村拜各村的守護神。南寮村有座天后宮，中寮村有座土地公祠，公館村正花鉅款翻修擴建溫府王爺廟，恰恰在全島唯一一所教堂的正對面。

打漁和養鹿的人家

駐留綠島採訪期間，經由林榮吉的引介，我們去一戶林姓人家看割鹿茸。在綠島割鹿茸仍是相當原始的，需要4、5個年富力強的大漢，先技巧性的把公鹿的後腿拉倒，然後七手八腳湧上前按住牠的身體和前肢。接著由專家在短短數十秒內用鋸子鋸下鹿茸，鮮紅的血拿碗公泡米酒盛起來，待會犒賞給「割鹿英雄」。再用甘薯、棉花、布包好鹿角上的傷口。還要派一人專門照料牠兩天，防止鹿因為發癢而把頭往牆上撞擊磨擦。

切割鹿茸的李先生有一把特製的鋤刀，他到處幫人切割，每次工錢300元。切完片，泡在米酒中，馬上坐飛機運往本島處理。「鹿茸一年只發一次，

小公鹿生下來，第二年就可以開始割了。如果不割，一發情變硬了，自己掉落下來，就沒用了。」李先生說。

養鹿事業在綠島的全盛時期為民國66年到72年。民政課長田輝鴻先生對我們表示，那陣子家家戶戶都蓋鹿舍，養梅花鹿作副業。一頭小鹿出價45000元，一年700頭小鹿被搶購一空，綠島人的經濟得到極大的改善。

他說：「可是74年以後，政府開放鹿的進口，中間商人壟斷台灣市場，各地梅花鹿養殖業的興起，以及影響最大的，大眾傳播媒體報導台東鹿隻罹患結核病的消息，打擊了綠島的養鹿業。現在，一頭小鹿跌到4000元，一年外銷還不到100頭，養的人剛好收支相抵而已。」

另一位陳嘉文課長也說，綠島的鹿經過檢疫是沒有結核病的，可是已經明顯不景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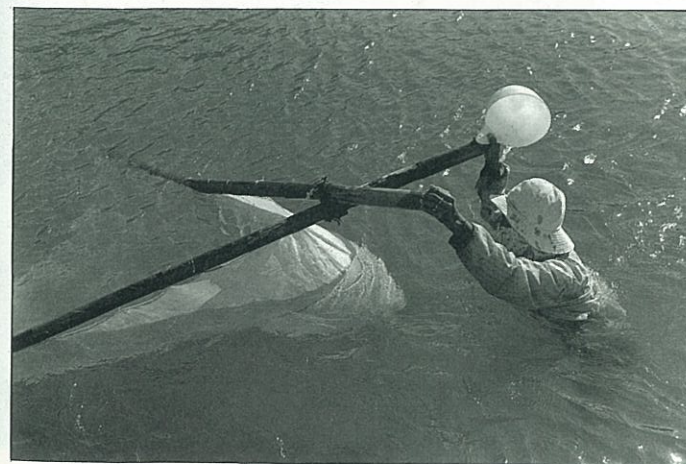
此外，綠島人的經濟來源主要是漁業。鄉民80%以上均從事漁業勞動。漁會理事長林石吉先生說：「我們的漁季是農曆3、4、5、6月的時候最忙。由於有黑潮過境，沿海的鮪魚、旗魚、鰹魚、鯊類都不少。通常是凌晨1時以前出發，下午3、4點就回來。最遠的跑到菲律賓，工作約10天左右。」據說在早年，漁獲是用鹽巴醃起來送到東港、林邊去賣，現今島上有冰庫了，就可以冷凍送到台東成功、高雄等地銷售。鮪魚還外銷日本，1公斤有200元的價格。

捕魚方式中，林先生提到，由於海底多礁石，不能用拖網作業，較特別的是每年3月至5月時以追逐網捉飛魚，以及日本人流傳下來，綠島特有的「鰹竿釣」。鰹魚就是炸彈魚，挖空以後可燻製成柴魚。魚群來時，以丁香魚作餌，人手一支釣竿，動作越快者釣得越多。

一年中打漁約半年，其他時間則因颱風、季風等因素而休息。在綠島以一對夫妻為例，夫打漁，妻務農，平均起來月入約一萬。據稱南寮有兩對夫妻是一起出海捕魚的，因為這兩個女人勇敢，



大清早起來割鹿草回家飼養鹿隻的老人。鹿草即割草，油嫩翠綠，島上各地均有種植。



泡在海港裏撈虱目魚苗的綠島婦女。



海洋是綠島人生活環繞的重心，傍晚時分島民都坐在海堤上閒聊、吹海風。

而且不會暈船。

綠島有零星的田地種稻米，多在公館村。然食米、蔬菜、水果都必須仰賴從本島進口。每年10月吹到翌年3月的東北季風所造成的「鹹雨」（海霧），讓少許可憐的甘薯、花生都產量不高。碰到颱風時，綠島人便愁眉苦臉，海空運中斷，也許要吃一個月的甘薯了。

在匱乏的物質條件下，綠島人生活卻自有一種保守和樂天的逍遙。由於空閒的時節多，所以他們以閒聊、打撲克作為娛樂。經常處處可見聚在一處玩牌的男男女女，天南地北的渲染中小事也變成大事了。除了一家由綠島退役老兵所開的錄影帶店，島上沒有撞球場，沒有「查某間」，也沒有電影院。日出而作，日中在家，傍晚游泳，夜晚看完電視睡覺是一般民眾的生活作息。綠島人的聊天內容是非常精彩的，諺語、鬼話、葷笑話層出不窮。在這些場合裡我聽過有關早期先民和原住民作戰，海邊遺骨150公分長的傳說；也聽到討海人在茫茫暗夜碰到「王船」擦身而過，還繪聲繪影描述船上人穿著古代的衣服；當然更多的是關於男女之間「契兄」、「細姨」的風流韻事，他們道來是稀鬆平常，卻又精采之至。……

900張選票的小島

日落時分，氣溫降下來以後，背上有黃色塊斑的攀木蜥蜴，開始在公路上活動，活像秀氣的小小恐龍。海鳥棲在水牛的脊背上，候鳥，迷鳥很多，留鳥不多，麻雀據說是近10年才有的。然而綠島最負盛名的生物是椰子蟹，島人稱之為「八卦」，肉質鮮嫩好吃，第一對前肢為大螯，孔武有力，挾住東西以後死也不肯放手。中寮村有位客家籍的劉先生是抓八卦的專家，也將之作成鮮豔的標本出售。

林登榮老師對島上生態的破壞是頗覺痛心的。由於鄉民的功利心態極濃，往往利之所趨，大家便一窩蜂地前去，弄到滅絕其種的程度。八卦和

龍蝦是軍方宴請外地賓客的大餐；前幾年島民盛行挖浮石（可銷到台灣洗牛仔褲用），和找崖壁上稀有的圓葉榕作盆景出售，沒多久就全挖完了。玻璃遊艇的船長則告訴我們，近海的紅色傘狀珊瑚現已鋸光，只剩下較普通的白色珊瑚。

而油子湖畔的九孔養殖業更是來自台北一位林姓商人的大手筆。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他在綠島各海岸買了數百甲的土地，在違法的情形下從事養殖。油子湖邊的小村，原為一、二十戶以珊瑚石



「鹿的家」——鹿舍前坐著一位正在修補魚網的老人。漁業和養鹿業是綠島的主要經濟來源。

築成的古老聚落。台大考古系的宋文薰教授曾在此地拾獲數量甚多的石網墜、石斧和陶片等先民遺物，如今已全部遷村。只見方格狀的水泥池子，盤踞在空寂原始的壯闊海邊，抽地下水的馬達噪音掩蓋過濤聲……。著實是「煞風景」啊。

現任鄉長李德良和前任鄉長林泉利，對綠島的「窮」都覺得莫可奈何。環島公路為水泥路面，由於海蝕已經坑坑洞洞，但台東縣就是撥不出經費來。「台東縣議員對這小島的900多張選票是看

不在眼裡的！」鄉公所的人有這麼一句玩笑話。戶政事務所的大門已經壞了半年了，沒錢來修，好在島上的治安風氣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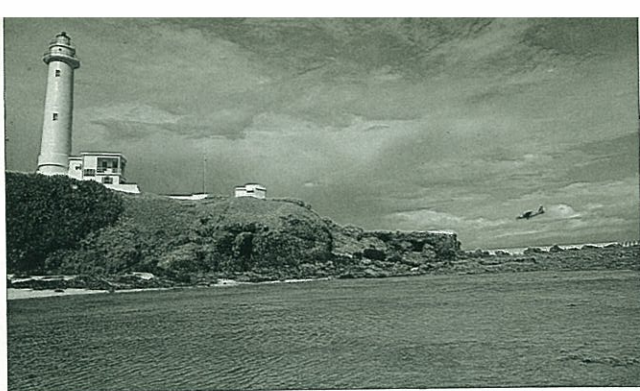
人口外流亦是一存在已久的嚴重問題。民國60年綠島鄉的總人口數是4038人，經過17年後，直到77年4月底止全鄉人口數為3385人，可以說自然增加的人口都轉移到他地去了還抵銷不夠。年輕人是儘可能要離開綠島的，包括知識分子如國中、國小的老師、公務員等，也都以遷調台東為目的。一家雜貨店老闆20歲的女兒對我們說：「綠島太悶了。想要去本島唸書或工作。」青年男子不想再步上父老打漁艱苦和風險的路子，寧可到台東做工。一個月掙個萬把塊錢，有玩又夠吃的。

明顯的例子是公館國小今年的一年級只招收到新生4人，老師們擔心再不久公館國小就要因人數減少而改制為綠島國小的分部了。外移的地點，除了台東縣的成功、富崗和台東市，也有人搬遷到台北、桃園等內地。很多「有辦法」的鄉民都在台東買房子，假日兩頭跑為常事了。

對於綠島的未來，大體是以觀光事業為展望。鄉公所曾經想把綠島變成「綠島小夜曲」裡有椰子樹長影的地方，可是種上椰子樹後，卻多半得到病蟲害而死亡殆盡。

民國75年6月，台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市鄉規劃處，出版了一份「台東縣綠島鄉風景特定區計畫」，內容分為遊憩計畫和保護計畫兩大部分，預想綠島的遠景是以溫泉村的「海底溫泉」為特點，而有遊樂園、跑馬場、露營區……的海上公園。因為這計畫導致了現在3個村全面禁建，老百姓要蓋新家，加建二樓都要冒著「違法」的名義，而整個計畫的完成放在25年以後——著實是太遙遠了。

鄉公所的一位人士和我們談到這問題：「遠水救不了近火啊，我們希望綠島趕快有錢起來，曾經建議把綠島開發為全省特定賭場區，像拉斯維加斯一樣，可是有關單位不答應……」



小飛機飛過綠島燈塔降臨島上。往返台東綠島之間，班次之頻繁如同巴士一般。

守燈塔的人

黃昏，最後一班小飛機從燈塔旁飛過，俯衝進綠島。幾隻山羊如同爬岩專家，在塔座下峻峭的珊瑚礁崖上找東西吃。崖底粼粼波光的孔洞裡躲藏珠子般的綠島小貝殼。塔頂的定光燈驀地燃亮了，以5秒鐘的間隔環繞四射出光束。在僻靜的白色燈塔周圍，神聖的暮靄緩緩地浸染展開。

守燈塔的朋友名叫林顯能，南寮村人，將近40歲的體格仍然壯實挺拔，與綠島大多數的男子一樣。

靠在燈塔內部第二層的外陽台上，林先生說：

「我本來是打漁的，民國63年來這裡工作，興趣啦，也沒有資格限制，凡是沒有前科沒有色盲的都可以。」

「我們現在，連主任一共4個人。每天太陽下山開燈，太陽出來就關燈，工作很單調。一年365天，天天要作業，輪流值班。」

「一年當中，夏至以後，就是陽曆6、21或22號以後，白晝開始縮短；冬至過後，白晝又開始延長。所以我們的上班時間也隨著調整。夏天裡，太陽在傍晚6點50分下山，早上5點10分出來；冬天裡，太陽在下午5點零8分隱沒，早晨6點30分出現。」

「這燈塔，白天可以作標竿，船隻以此定位，校正航線。晚上則有導航作用。我們綠島燈塔高35公尺，內部分10層，底端有3部發電機，是全省最高的燈塔。」

「據說是這樣，那時我還沒出生：昭和12年，有一艘美國籍4萬噸的巨型豪華郵輪『胡佛總統號』，觸礁撞上公館海邊的礁石，當時太平洋戰爭還沒爆發，村人被轟然巨聲嚇一大跳。大膽的人跑出來看，看到一座燈火通明的海上大城，目瞪口呆。」

綠島白色燈塔的看守員——林顯能。



呆。」

「船上各色各樣的人種分別住進了國小和民家。日本人把大船解體，光是煙囪就拆了兩星期，此後又陸續拆了10幾年。」

「後來美國民間捐了一筆錢，1937年在中寮這裡建了綠島燈塔。最早日本人的技術是用槓桿原理，釣鉛塊作動力。燃的是瓦斯燈，要打氣，把液體的煤油變成氣體的瓦斯。」

「戰爭尾聲時，盟軍飛機轟炸綠島。中寮是平野，有天炸死了17個人，燈塔也炸毀了。光復後，民國37年才又加以整建成現在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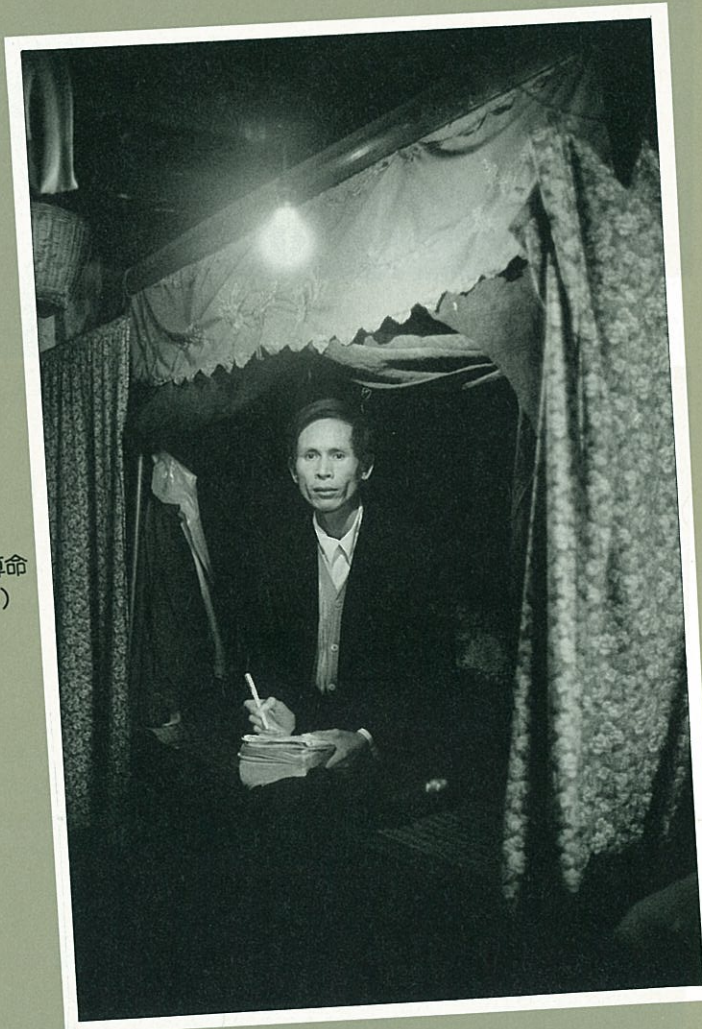
「我沒有讀中學，可是我喜歡這份工作。不是有句諺語說麼：『羅盤差一條線，天下就差一半』，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國際上對台灣四周海域的看法是，在台灣沿海航行，不用開雷達，只看燈塔就夠了。聽到這樣的評語我很高興。燈塔是屬於財政部海關總署的，每年我們都用分配到的白油漆把燈塔重新粉刷一遍，挺美麗。我喜歡在這天涯海角的燈塔上面獨自靜靜地想一些事情，好像也想通了一點道理……。黑背白翅的海鳥，常常飛過我的視野。你說，是不是有著『與世無爭』的味道哩。」

中

《人間映像·攝影家報導系列之四》

為中國人 留下影像

專訪法國攝影記者賈斯曼



大陸汕頭的算命先生。(87.2)

攝影■賈斯曼

Patrick Zachmann

撰文■林樂群

人 間 訪 談

賈斯曼個人檔案

今年31歲的賈斯曼，是出生在巴黎的猶太人。他一向對攝影有興趣，並在1976年成為專業的自由攝影人，1978年賈斯曼加入「RUSH」攝影通訊社，1984年轉入「COSMOS」攝影通訊社。次年，他以「那坡里斯的黑手黨」和「法國猶太人」兩個攝影專題，通過審核加入「馬格南新聞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成為「提名會員」(Nominee Member)，1987年賈斯曼以「法國猶太人」專題攝影集和「海外中國人」的構想與部份照片，晉級成為馬格南的「副會員」(Associate Member)。他現居巴黎。

「要說服中國人讓我拍照，真是件困難無比的事，但也因為這個原因，使我覺得更有意思」，法國攝影記者賈斯曼說，以「海外中國人」為主題的採訪，是他從事攝影工作11年來最具挑戰性的題材。

賈斯曼對攝影的看法是，只有系列式的照片故事，才能表達一個完整的觀點。他曾以多年的時間，深入義大利那坡里斯的黑手黨和法國的猶太人，後者是以尋根的心情拍攝，前後歷時10年。

繼猶太人專題之後，賈斯曼從去年起，以「海外中國人」為題，開始到世界各地進行攝影採訪，以下是本刊對他所作的專訪。

因為被中國人所吸引

□人間問：「海外中國人」的構想是怎麼來的？

■賈斯曼答：很久以來，我就深深地被中國，以及中國人所吸引，我並不知道確實的原因，不過可能是因為猶太人和中國人有許多類似的地方。特別是中國人和猶太人都有很多移民，這些移民到了一個新的國家之後，除了會喪失部份原有的傳統之外，還要努力在新環境裡尋求認同，同時創造未來，這種過程，是令我最感興趣的地方，也是我的主題所在。



賈斯曼近影(林樂群攝)

此外，我看過不少三〇年代的中國黑白電影，給我很強烈的感受，這可能是吸引我拍攝中國人專題的另一個原因。

□你如何開始拍攝這個專題？

■：我從巴黎華埠的街頭開始進行。當時對華人社區其實一無所知，後來透過中文版歐洲日報編輯的介紹，認識了法國華僑協會負責人黃海量，他日後成為對我幫助最大的人，也是促使我能持續不斷拍攝這個專題的原因。

黃海量跟我都必須在原屬族裔文化與法國文化的衝突下求生存，因為我們很能了解彼此，並成為好朋友。

□「你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出版一本「海外中國人」攝影專集

□誰來資助你的拍攝工作？

■大家都覺得這個題材太難拍了。一直到我把法國法人的故事賣給了法國版 GEO 雜誌之後，我才得到法國外交部文化組的基金 14,000 美元。這筆錢支付了黃海量和我兩個人，到亞洲採訪兩個半月的所有費用。文化組的人看了我在亞洲拍



李福兆與孫子。(87.12)



台灣之喪禮。(86)

的照片之後，破例再追加了一筆 9,000 美元的基金，協助我到美國繼續採訪。

此外，我已經把舊金山華埠的故事賣給了德國版的 GEO 雜誌，我還必須找其他的經費來源，才能繼續到世界各地採訪。

□你已經去過了哪些地方？還有那些攝影工作將完成？

■除了法國之外，我已去過中國大陸的廣州、汕頭、香港、澳門、台灣、泰國、紐約與舊金山；計畫中還要到中國大陸的福建與廣東台山、印尼、馬來西亞、澳洲、菲律賓、英國、荷蘭、巴西、利馬等地。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困難？

■要說服中國人讓我拍照、跟我合作、開放自己、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這比我所遇到過的任何事情都難，我從來沒有採訪過這麼難拍照的對象。

之所以這麼困難，我想除了語言的隔閡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東西方文化的差別太大，我覺得中國人的社會不但複雜，而且有很嚴謹的道德規範。但也由於有這種困難存在，我感到很有意思。

□在哪些地方拍照最困難？

■最容易拍的地方是台灣，那裡的人大都很開放，最困難的地方是巴黎。

透過黃海量的介紹，我在巴黎華埠建立了很好的人際關係，雖然如此，一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任何一家車衣廠肯讓我進去拍照，這可能是因為衣廠內有不少非法移民，我又可能是第一個想拍他們的西方人士，他們好像對我沒有信心。但是同樣有非法移民存在的紐約車衣廠，我在透過介紹之後，就容易的進去拍照，我想可能是他們常被採訪的緣故吧。

不過，有趣的是，紐約華埠街頭的華人卻不喜歡被拍照，這可以從他們被拍照時的表情看出來。在美國，幾乎所有的人都喜歡被拍照，不論是黑人或白人，只要看到我拿著相機，就要求我幫他們拍照，中國人是唯一的例外。

抓住具有特色的風貌

□你拍攝這個專題已經有一段時間，你對中國人的了解有沒有什麼改變？

■一般西方人對中國人幾乎是一無所知，而在海

外的中國人，却會在自己的四周築起一道小牆，不願意接受移民地區的文化，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引起誤解，進而產生種種謠言，這是非常危險的。猶太人就是因為受到誤解而憑添了一段不幸的歷史。中國人如果不能促進東西方的瞭解，而一直以神秘的色彩生存在西方國家裡，可能將冒著發生類似猶太人悲劇的危險。

我拍攝這個專題的目的之一，是希望破除一般人對中國人的樣板印象，但正如我拍攝猶太人一樣，有部份樣板印象也的確是真實的現象。譬如在紐約，就還是有不少中國人開洗衣店。

另外，我開始能夠分辨中國人禮貌的真假。我初到亞洲拍攝「海外中國人」專題時，遇到一些中國人一面對我微笑，一面說話。但這些話是黃海量為我翻譯之後，我才知道竟然是罵我的髒話，其中有些可能太難聽，他還不願意翻譯，這是令我非常吃驚的，讓我感到這些人很偽善。不過我現在已經可以看出那些微笑的真假。

還有，中國人對錢財熱衷的態度，是與猶太人很像的，但卻不廣為西方人士所了解。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觸？

■我認為「海外中國人」這個專題是很有價值的。我希望能藉以促進人們對中國人的了解，但也希望中國人能協助我們多了解他們。

不過，我拍攝的態度是不隱瞞任何事情，重在表露真實的一面，就像我拍法國的猶太人。我持用新聞的手法取得資訊，之後用藝術創作的手法來處理，我不在乎資訊的內容，而重於在抓住具有特色的風貌。

但被我拍照的中國人，卻常常對我有著很大的誤解，這是我採訪其他對象所沒有遇到過的。

他們總是想要得到一些好處，想要在被拍照之後，拿回一點東西。

我在巴黎送出了 500 多張照片，但得到照片的人似乎不盡滿意，他們還希望有些別的東西，譬如金錢、廣告等。我覺得我們雙方講的是不同的語言，我說的是藝術創作的語言，他們說的是商業的語言。

而攝影是留住回憶最好的工具之一，以我自己為例，生為一個法國猶太人，我的父母要我作個法國人，不教我猶太人的傳統，因此我用攝影來尋根，我是從 1976 年開始拍照的，在那之前有關我的記憶，是一件都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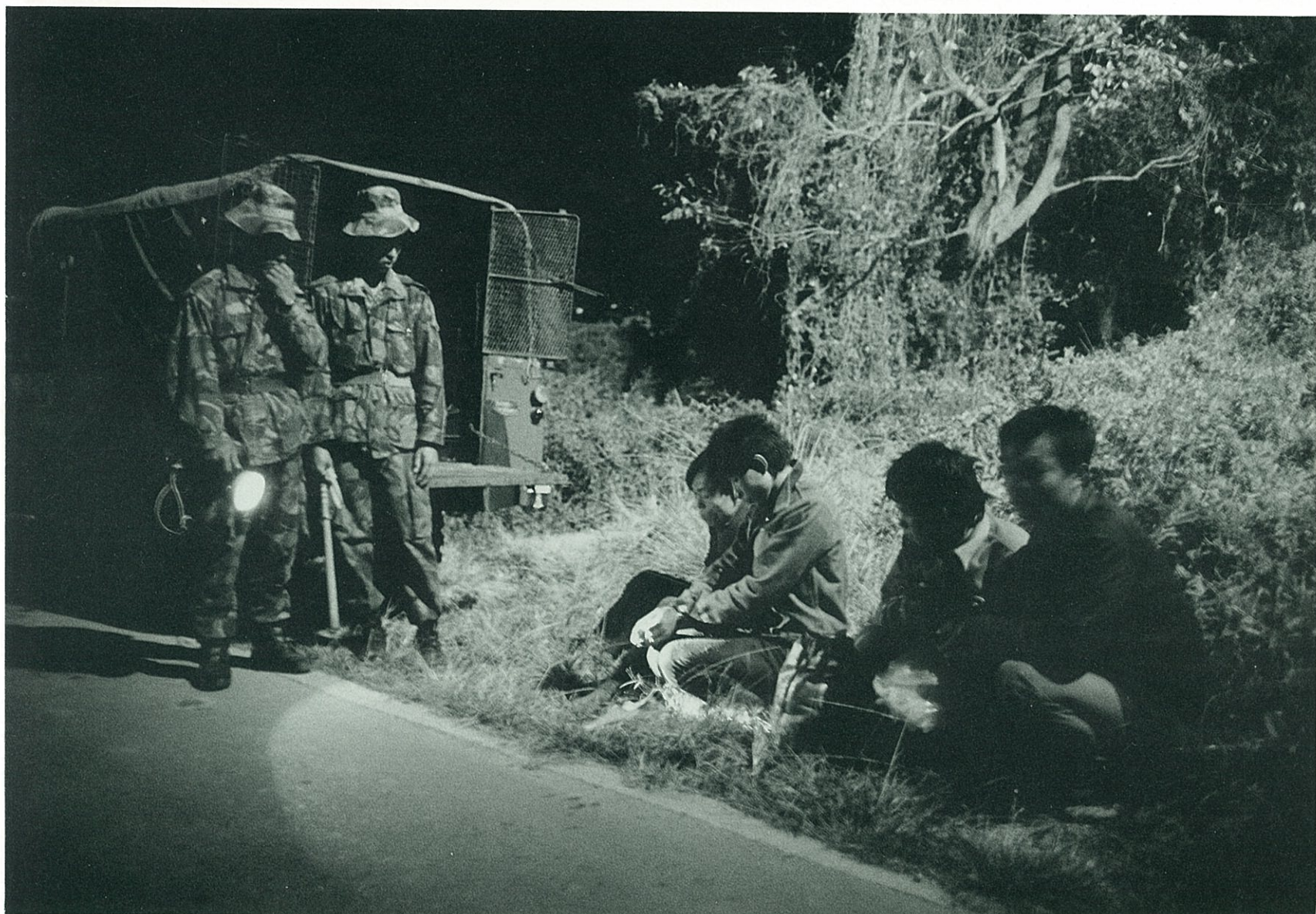
◇



巴黎華埠慶慶年。



香港邊境非法入境的大陸人民等待遣返(87.3)





一門三子都進入哈佛大學的紐約法拉盛台灣移民。(87.11)





台灣彰化地方過年小賭場面。(87.1)







世界華僑同鄉會集合於台北。

我看賈斯曼的「海外中國人」專題

第一次見到賈斯曼，是在紐約市政廳，場合是加州的華裔州務卿余江月桂，為了競選參議員，前往拜會紐約市長郭德華。當時賈斯曼是唯一在場採訪的「老外」記者。

由於這件事的新聞性不高，照理不會有西方媒體的記者出現來採訪，因此我對他的到場出現感到好奇，一問之下，才知道他是馬格南通訊社記者，對女性的華裔政治人物有興趣，當時由於我自己忙著採訪，因此沒跟他多談。

隔了沒多久，在紐約首位華裔民事法官譚國禎的就職典禮上，我又遇到賈斯曼，才知道他正在拍攝「海外中國人」專題，這馬上引起了我的興趣，於是約了時間，和他在紐約馬格南的辦公室作了訪問。

訪問過賈斯曼之後，我的感觸很多。「海外中國人」這種題材，應該是中國人自己早就應該著手做的。我們並不缺乏好的中國攝影家，但是我們卻沒有這麼大的氣魄，從全世界的大觀點，來看中國人在不同環境裡的變化與特點。

賈斯曼雖然有馬格南作後盾，但他基本上還是一個自由攝影人，必須靠自己找尋財務支援，自己安排一切採訪的行程與細節（加上語言上的隔閡），但他能夠排除這些困難，一步步的朝目標長期去

做，不能不令人敬佩。

另外一點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賈斯曼採訪的經費，一大部份來自法國外交部文化組的支助，這就像是我們的政府出錢讓中國攝影家到世界各地拍攝猶太人一樣，簡直不可思議。然而，法國之所以能成為文化大國，藝術成就相當可觀，從這裡似乎可以看出個端倪。

「海外中國人」的專題，可能像賈斯曼拍攝法國的猶太人一樣，要花上很多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但我們可以先從他已經拍攝的照片裡，看出他的方向與特點。

賈斯曼受到語言、時間與膚色等等的限制，並沒有能真正深入各地華人社會的核心。但由於他不是中國人，反而也比較客觀，如果我們從他的觀點來看，他重在捕捉具有特色的風貌，到目前為止所拍到的照片，的確表達了他的意圖。從中國大陸校園裡的小學生，到紐約法拉盛一門三子都在哈佛大學的郭家；從香港街頭到巴黎街頭的華人青年；我們可以感受到各地中國人獨特的感覺。希望賈斯曼的「海外中國人」能夠完整成功，為在世界各地辛勤沈默的中國人，留下一份影像的記憶。

✎

開啓聲音的世界 傳遞時代的關懷

雜誌的新紀元

Where-Sound Inc.
迴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撫順街6之1號4F之4
●台北郵政68-1702號信箱
●劃撥帳號：1205823-2
●電話：(02) 5925503
●訂價：1期190元・3期560元
半年1060元・全年1960元
2年3600元
(視障者訂購半年以上，可憑殘障手冊六折優待)

如果您正在尋找一本有關 版面設計和編輯實務方面的好書……

這個時候，沈怡譯出一本討論編輯技術（也就是溝通技術）的專書，她提供給此時此地有志做編輯的知識人一個能說「方言」的機會，我們學得這些技術就有可能為台灣做更多的事。

詹宏志 遠流文化公司總經理

其實，「創意編輯」這本書，不只是針對美工或編輯而發，也不只適用於雜誌薪水階層，它的最終目的，在於畫出一張高水準雜誌的設計藍圖，提供每一份雜誌設計出風格獨特、結構完整而又美觀大方、競爭力強的產品。

蕭嘉慶 《人間》雜誌圖片主編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 7081149・7081779 郵撥：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創意編輯



譯者：沈怡
版本：第八開
頁數：216頁（以全木道林紙精印）
定價：320元

結合傳統編輯和平面設計的「創意編輯」，例舉了各種可能性，從觀念到實務，無不是企圖使圖與文更融合，更具爆發力的做法。

這本書，我認為，八〇年代稍有雄心的雜誌人，只可讀過，不可錯過。

胡福財 時報週刊攝影主編

「創意編輯」這本書的出現，意味著新加入編輯行列的伙伴們有福了，至少，在「技術層面」能立即和資深編輯們並肩站著——那是資深者早期需經年累月才貯積下來的經驗。

我推薦「創意編輯」，因為它代表著一個編輯人十年的功力。

周浩正 遠流出版社總編輯

關心受虐兒童，您能做些什麼？



- 小強，8歲男孩，住台北東區。他經常被父親吊起來毒打，且經常一吊就是七、八鐘頭。因此他經常逃家，偷偷爬上火車，想回南部找「阿公」。被送回來後，他的繼母將他關在廁所，甚至拿鐵鍊栓住他的脖子，像狗一樣的綁在天井裡……
- 桂花，17歲，布農族少女，因貧困及酗酒的父母完全的疏忽，延誤治療，終於喪命……
- 小明，3歲男童，失足跌落家門前魚池，被發現時，身體已浮出水面，雖被救活，但因腦部長時間缺氧，傷及腦幹與中樞神經，變成植物人……
- 小英，尚未成年，遭生父強暴，案發後其父被判兩年徒刑。出獄後，父親再次強暴她，小英憤而逃家，淪為雞妓，不久被警方臨檢查獲，交「婦職所」養護……

這些孩子因父母或照護人的惡意虐待、嚴重疏忽或性侵害，造成他們終生無可磨滅的創傷；你我也許耳聞甚或目睹過這類事件，然而「這是他家的事，別人也管不著！」的念頭，使我們什麼事也沒做。長久以來，絕大多數的人是以這樣的態度面對「兒童虐待」問題。

今後，您可以有些行動，因為人間雜誌將促成「愛兒基金會」的成立，進一步宣導，禁絕「兒童虐待」，若您關心台灣的兒童虐待問題，您可以：

- 捐贈「愛兒基金會」的活動基金。
- 登記做為「愛兒基金會」義工。
- 參與「愛兒基金會」未來發起的各項義賣籌款活動。
- 做為有關「兒童虐待」資料的提供者。

《捐體「愛兒基金會」的款項，可直接劃撥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人間將暫出具收據，等基金會成立後，再出具正式收據》

關於人間雜誌即將促成的「愛兒基金會」，您有任何疑問，可來電(02)7091920曾先生查詢。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

《人間證言·在大陸台灣人系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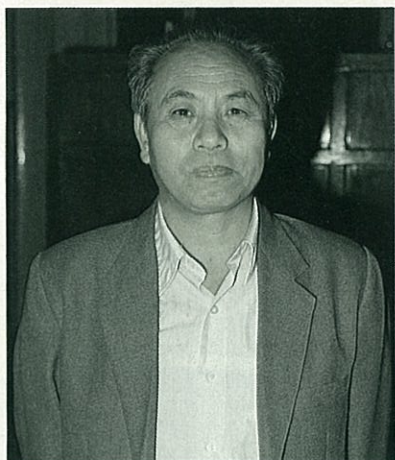
望鄉遊子

陳先生，幼年隨父赴大陸演出，現任漳州布袋戲團主要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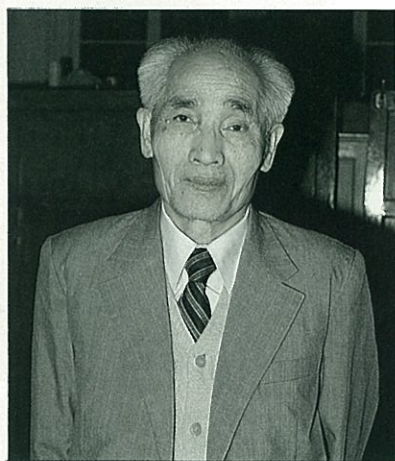


去年十月，
鍾俊陞在北京見到六位
滯留北京，回不了故鄉的台灣同胞。
有漢族，有台灣原住民；
有人是為國府開赴大陸打內戰；
有人被國府送到大陸上大學進修；
有人是在保釣愛國熱潮中回歸了大陸。
四十年，二十年過去，
既使他們在大陸兒孫成群，
也無法安慰刻骨銘心的鄉愁。

攝影■鍾俊陞 筆記整理■陸杰



張澄生。



田中山。



阿瑪玳，前延平北路大橋下歌仔戲團演員，現任漳州歌仔戲團長。



江濃。



陳弘。

張澄生

1945年日本投降後，台灣經濟破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國民黨宣傳當兵的就給工作、有飯吃。那時我才16歲，是家裡的么兒，依靠大哥、二哥生活。所以聽到有這麼「優厚」的條件，我就滿懷喜悅去當兵報效國家了。

當了四、五個月的兵後，一天晚上忽然緊急集合宣佈部隊開赴大陸。1946年我們在上海登陸，1947年元旦部隊又開往徐州。

在徐州的那段時間，「2.28」事件的消息傳來，部隊裡的台灣同鄉心裡很不安。所以開上火線後，未經戰役，我們就被俘虜了。後來我加入「解放軍」。

1946年，我離開台灣時，我和前去送行的四姊說：「最遲五年後我一定回來。」不想一別就是

40年。1978年我輾轉收到家中的來信，知道家中的情形。我希望台灣當局在開放大陸探親的同時，也能允許在大陸的台灣同胞返鄉探親。目前連一封家書都要透過第三國傳遞這種違反民意的措施實在令人不解……。

田中山（山地名叫達妹）

我是台灣的原住民。我們的民族老是受到別人的欺侮，所以1946年初，我便離家當兵去了。國民黨說我們聽不懂漢語，三個月後就可以回家了。

初入部隊，連口令都聽不懂。一天就供應兩餐飯，也不知道會支多少錢給我們，而且老是挨打。所以沒兩天我就開小差了。但不久又被抓回來。通常在這種情形下，是一頓拷打直到昏死過去為止。後來逃了一次兵，但也給抓了回來。

1946年7、8月間，部隊開赴大陸打內戰。後來

戰敗被共軍俘虜，他們將我送入軍政大學學習，因為語言不通以致學習效果不佳。

1946年離開台灣時，我24歲的妻子已懷了三個月的身孕，後來才知道生了個女兒，如今都40多歲了，提到這，我沒有一天不想家，特別是現在年紀大了，希望這把老骨頭能終老故里。

江濃

台灣光復後台灣省政府為了加強兩岸人民的溝通，決定招考一批台灣青年到內地讀大學。那時我已經從台灣大學畢業，正留校任教，但是我想大陸再學習。通過招生考試，我也被錄取了。1946年10月我進入上海復旦大學讀新聞。

大四那年，內戰加遽，台灣省政府也沒通知我們返台，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我們便成了內戰棄兒。

依據當時招生的規定，學成後我們都要回台服務。而且我又是公費生，拿的是台灣人民的血汗錢讀書，如今我等於欠台灣人一筆債。現在我年齡雖然已不小了，但我仍希望有機會回台灣為人民服務，以償還這筆債。

陳弘

我和江濃一樣，是1946年來內地就讀的學生。

當時台灣才剛剛脫離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父母親希望我到祖國學習，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等學成之後返台加入建設新台灣的行列。

在學期間我曾回家省過親。不過等1978年我和家人聯絡上後，才知道父母親已經過世了。我心裡難過極了，但我不認為這是我的錯，我認為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人間的痛苦莫過於骨肉分離，在大陸的2萬6



吳明科。

千名台胞，已被迫和家人分離了40年。允許我們返鄉探親是不可忤逆的基本人道，台灣當局對此不應再繼續推諉下去。

吳明科

我的老家就在南投縣的濁水溪畔，家中有四個兄弟。我是1947年隨軍隊來到上海。

在家時，我本來還想繼續讀書的，但國民黨說當兵的話，可以免除自家兄弟的兵役，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我只好去當兵了。

至於來上海也是一筆糊塗帳。當時上級要我們整裝到台北接受校閱，卻沒想到會漂洋過海到千里之外的上海，更沒想到和家裡分隔40年。連上船時，全家人到高雄港去送我，我都不知道，這還是後來哥哥寫信告訴我的。

如今我已58歲了，在北京住了那麼些年，還是很懷念故鄉。每到中秋、清明時節尤其難挨，總希望能回家掃墓，和家人團聚。我衷心希望台灣當局早日允許大陸上的台胞返鄉探親，不必再繞道第三國。

林盛中

1971年當我剛以美國布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時，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席位，國際地位大為提高，緊接著季辛吉訪華，中國更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在尼克森訪華的電視轉播中，我對大陸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促成我回歸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於我的本行所學。我是學地質的，在台灣讀大學時，台大地質系教授馬庭民為我們介紹了許多大陸的地質情況。我認為台灣的地形有限，還是在大陸能見到更多的地質情況，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到中國駐加拿大領事館申請回歸。

我剛到大陸時正好趕上文革的尾巴，但那時科學尚未走上軌道，所以文革對我的衝擊並不大。

當時我原本以為5至10年中國就會統一的，卻沒想到已經15年了還不能到台灣，現在我非常懷念家人及及師長們（特別是馬庭民教授）。 ♀



林盛中。

幌馬車

之

撰文■藍博洲

歌 (下)

蔣碧玉：事變後，台北延平學校、建中…等高校的學生都大量失蹤，而基中的學生卻一個也沒出事。他於是故意問我說：

「你看，我教的學生好不好？他們都盡力照顧學校的外省老師，一點事也沒出。」

這時，我才體會出他平時不讓學生亂出風頭的用心。

正因為這樣，事變後有很多本省籍的中學校長被解聘了，浩東卻能安然無事。有一回，浩東到教育部開會時，人家就說：

「這個鍾校長，穿得是最隨便，可也是最厲害的角色啊！」

第五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1947年下半年起，國共內戰進入第2個年頭。從7月到9月間，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已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戰爭主要地已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進行了。

同年9月，共產黨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在消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則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1948年9月12日，遼瀋戰役展開，11月2日，戰役結束，東北全境為共產黨解放。

11月6日，國共兩黨以徐州為中心，進行了一場規模最大的淮海戰役。1949年1月10日，戰役結束，長江中下游以北廣大地區也成為解放區。

11月29日，平津戰役展開。由於中共的統戰成功，經過談判後，國軍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率部接受人民解放軍改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經過這三場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役以後，國民黨的作戰部隊組織只剩下一百多萬人，分佈在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

這些隊員都到哪去了？

蔣碧玉：據我所知，浩東年輕時候非常崇拜蔣介石，在他的認識上，蔣介石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更是領導全中國人民抗日的英明領袖。我曾經聽他弟弟說：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浩東還因此痛哭不已；浩東的父親只好把報紙藏起來，以免他過於傷心。

在雄中時代，浩東即因閱讀簡明版的「資本論」，而被日籍老師處罰過；此後，浩東幾乎隨身攜帶一本袖珍本的「資本論」，有空即拿出來翻讀。一直到在惠陽被扣留時，警覺性高的浩東，才把口袋裡那本「資本論」丟到茅坑裡。

儘管這樣，那時的浩東還只是個素樸的社會主義者吧！我想，是民族情感主要地決定了浩東帶領我們奔赴祖國，參加抗戰吧！

一直要到抗日末期，對國民黨的階級屬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以後，浩東才日漸左傾吧！我想。

在東區服務隊，到過延安學習考察組訓民眾和游擊戰術的丘念台先生，採取延安的方式，讓隊裡的上下老幼，生活、工作都在一起，並通過唱歌、演戲、繪畫、運動、寫作等娛樂活動，來接近民眾，深入民眾，把握民眾。此外，丘先生還從延安帶回來很多書。這些活動和書，自然對東服隊的同志，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抗戰逐漸接近勝利的末期，我們和移駐梅縣的粵東工作團的其它團員，看到後方城市的黨員幹部開始過著奢靡逸樂的生活，講求物質享受，尤其以取得外國用品為無上榮耀。我們這些在前線過著刻苦生活的人，不但自己的長期勞苦毫無報酬，有時反而被社會所輕視。

因為受到這樣那樣的刺激，我們發現陸陸續續地有人離隊，不知去處。一直要到勝利後，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些隊員都加入了曾生領導的東江縱隊。那時候，東江縱隊的人以為我們是丘念台的心腹，因而不敢與我們接觸。一般的國民黨員，卻因為東服隊的作風與共產黨雷同，而認為除了丘念台之外，東服隊都是一些左傾分子。我們就處在這樣的尷尬處境下，找不到可以認同的黨。

那時候，我們已經抱定了主意，不管什麼主義，只要是站在人民立場，真正為老百姓做事的黨，我們都可參加！

新的身份認同

鍾順和：事變後，如同絕大部份的台灣知識青年一般，我的思想陷於無出路的苦悶。台灣往何處去？經歷了這場反抗陳儀接收政權的民眾蜂起後，我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陷入了重大危機，台灣該往何處去呢？我一直苦苦地思索這個問題……

終於，通過鍾校長親自主持的「時事討論會」的小組學習，我原先對祖國認同的危機，也因為對於戰後國內時局發展的認識，以及階級立場的確立，而自然紓解。

校長並科學地為我們分析「二二八」事變發生的原因，他認為在本質上它只是一種偶發性的事件，但由於陳儀接收體制的政治、經濟剝削所造成的物質條件，於是才迅速擴大蔓延。然而，終究由於台灣人民缺乏政治認識與正確的階級立場，這一場民眾自發的蜂起，也就在國軍的武裝鎮壓下，迅速潰滅。



護校2年級時的蔣碧玉，那年她16歲。

因此，為了啟蒙一般民眾對祖國的政治認識，堅定站在工農立場的階級意識，校長提議印行地下刊物，藉此宣傳國共內戰的局勢發展，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

光明報

蔣碧玉：1948年秋天，學校開學後，浩東他們便開始刻鋼板、油印《光明報》。

為了籌措印報的經費，浩東把我們的房子賣了，然後，拿這筆錢到屏東，在媽祖廟對面經營一家名為「南北行」的地下錢莊。

房子賣掉了，我便帶著兩名小孩，搬到歸綏街住，同時，也到北一女中上班，擔任會計的工作。這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浩東經常南來北往的奔波，可說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了。

工作之餘，我則把浩東讀的書，也拿來讀。曾經，我拿了一本日文版的高爾基的小說《母親》給學校的一位女老師看。第2天，那名老師興奮地告訴我說：

「這本小說寫得太好了！因為心裡面想要說的話，有人把它說出來了；整個晚上都激動得睡不著呢！」後來，浩東知道了，卻責備我說：「怎麼可以隨便拿書給別人看呢！」

被浩東責備，心裡雖然不服氣；但也能體諒浩東處處小心的心情；也就不隨便拿書給人看了。

局勢急轉直下

鍾順和：相應於大陸國共內戰的局勢演變，台灣的地位更加重要了。1948年9月，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改組，把三民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國民黨合併，丘念台請辭省黨部主委之職。

12月24日，國民黨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自漢口發出咄咄逼人的「亥敬」電文，發動逼蔣「引退」的態勢。接著，長沙綏靖主任程潛，河南省主席張軫，直率提出「總統毅然下野」的要求。

蔣介石於是重新佈置人事，擴大京滬警備部為京滬杭總司令，任命湯恩伯為總司令，全盤掌握蘇、浙、皖三省以及贛南地區的軍事指揮權；派宋紹良去福州；張群駐重慶；余漢謀長廣州。離京飛杭那天，公佈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委。

1949年1月10日，派蔣經國去上海，命令俞鴻鈞，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台灣。

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時局的聲明中，提出在八項和平條件的基礎之上，同南京的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

這項聲明無異於對南京發的哀的美敦書，內外交攻，蔣介石即使想戀棧，亦時不我與，只剩下退路一條——下野。

同月16日，蔣介石召見俞鴻鈞、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國兩銀行，將外匯化整為零，存入私人戶頭。

21日，正午約宴五院院長，下午2時，約國民黨中央常委敘談，出示和李宗仁的聯名宣言，決定身先「引退」。然而，蔣介石雖然宣佈下野，不做總統，卻掛出總裁的招牌，主持國民黨中常會，以黨領政；李宗仁只是空頭，毫無控制全局的權力。

2月初，蔣經國奉命轉運中央銀行儲存之黃金白銀50萬盎司，前往台灣、廈門。

3月23日，何應欽內閣登場。南京派出張治中為首的和平代表團，北上議和，希望隔江而治。

4月6日，蔣經國的嫡系青年軍預幹總隊總隊長賈亦斌等，對國民黨絕望，投向共產黨。因此，外界議論道：「從蔣家的心窩裡反出來了。」

4月21日，共軍分三路渡江，一夕間，江南變色。23日，共軍攻占南京。

24日，蔣經國「決計將妻兒送往台灣暫住，以免後顧之憂」。

5月11日，上海已經聽到了砲聲，淞滬戰役的態勢自然展開。

5月24日，上海的國軍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祝捷大會。

5月25日晚上，共軍堂堂皇皇地進入國軍構築的「馬其諾防線」，如入無人之境。

上海失守，蔣氏父子退守台灣。

學潮的浪花再現

鍾順和：隨著大陸急轉直下的局勢，我們在校內也更加緊地推展青年工作。我們通過全校性的「自治會」，班級性的讀書討論會，壁報比賽；或者運用學生對日常生活，諸如伙食，公費，宿舍等的具體要求，引導他們建立圓滿的世界觀。

228之前，基隆中學的學生，曾經因為紀念「五四」，上街遊行，而遭受警察特務的毆打、圍捕。經歷了一場228後，學生的政治敏感度增強了；因而，在當時，一般老師是不會感到學校有地下黨的氣氛的！

228以後，台大、師大的學生組織了一個「麥浪歌詠隊」。那時候，學生運動受到大陸政治局勢的氣氛影響，1948年3月29日晚上，在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辦盛大的「篝火晚會」時，歌詠隊採取上海學生運動的方式，公開演唱解放區的歌曲。

次年春天！也就是1949年4月6日，沈潛許久的學潮，再度冒出第一朵浪花，台大學生與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員發生衝突，引起了「四·六事件」，國民黨在此事件中，逮捕了大量學生，其中，台電總經理劉晉鈺的3個兒子都因此被槍決。

接著，在同年7月間，座落於台北市內的台灣省郵政管理局，因為郵電改組暨郵電員工分班過班的糾紛，造成怠工請願的風潮。

這樣，因為1949以後大陸局勢的發展狀況，再加上台灣本土的「工潮」、「學潮」洶湧展開，當時大家都很樂觀，都認為國民黨是一定會垮的。然而，也就在這個時間，特務系統的細胞，正沈靜地滲透進地下黨的組織內部，為日後那場漫天的捕殺，埋下了噬血的病毒。

逮捕

蔣碧玉：到了8月，我就直覺地預感到一場大逮捕似乎就要展開了。

首先，一名畢業於台大商學院的年輕人王明德，因為戀愛的關係，曾經把一份《光明報》寄交他的女友；



民國35年，鍾浩東始任基隆中學校長。這是他於民國37年和初中部第三屆畢業生的合影留念。

並且因此暴露身份而被秘密逮捕。

王明德失踪了幾天，我不放心，於是就要尚在台大就讀的弟弟，離開台北避一避。我的弟弟立刻就與另外8名同學，南下高雄，到一名孫姓同學家。然而，就在孫家，因為組織不夠嚴密，他們9人也當場被捕。

浩東聽到了這個消息，從此不敢在家裡住。每天午夜，我總是聽著對面刑警總隊頻繁流動的巡邏車的警笛聲鳴鳴地響著，不敢熟睡。這時候，我知道家裡已有人監視了，於是就把家裡浩東所有的書籍、信件、資料等，統統燒掉。然後，帶著兩個兒子搬到八堵的學校宿舍住。3、4天後的晚上，我偷偷回到歸綏街的家，想看看浩東有沒有回來。之後，我就沒再回來了。

月底；有天黃昏，有名叫徐新傑的同志到學校來，想問浩東：「下一步該怎麼辦？」因為浩東不在，他匆匆地來，然後也匆匆地離開。

到了半夜大概是一點多鐘吧！我聽到粗暴而急躁的叩門聲。宿舍裡的人都知道是憲兵特務來了，沒有人敢去開門。我於是起身去開門。門一打開，一名領隊的特務頭子看到我開的門，便以一副嘲諷的語氣對我說：

「校長太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要來解放你們。」他們入內後，當然是一陣粗暴無禮的搜索。那名頭

子又問我說：「傍晚時候，有個人來找過校長，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剛好在徐新傑之前，有一名與組織不相干的新聘教員來拜訪浩東，浩東不在，我要他留了字條，再轉達浩東。於是，我就把字條拿給那名特務頭子看，暫時掩護了徐新傑。然而，徐新傑後來還是在山區被打死了！

他們一陣搜索之後，那名特務頭子就派一部份人到別的地方抓人。在這等待的空檔，他又故意與我談馬克斯的辯證邏輯，談人民民主專政……。等到那些人又回來時，那名頭子就命令我和當時才18歲的妹妹換衣服，準備上車；這些人還不人道地看著我倆姊妹換衣服。

上車前，我要把最小的兒子托付給教務主任的太太張奕明；張奕明卻安慰我說：

「校長太太，不會去太久的；小孩還要吃你的奶，還是帶進去吧！」

這樣，我連小孩的衣服、尿布也沒帶，帶著小孩，跟著妹妹被押上車。車子在市區轉來轉去，我們不知道自己要被帶到那裡？

鍾順和：9月2日，星期六晚上。一群穿便服的特務又到校長宿舍來抓校長；事實上，校長早就被他們抓走了。他們於是佯裝不知地問道：「校長到哪裡去了？」

他們在校長的宿舍搜屋，翻箱倒櫃，带走了一些資料，然後才離開。

一個禮拜後，9月9日，同樣是星期六，早上10點多鐘，我正在上課中，突然發現校舍周圍的後山，已經被軍警包圍了。大家惶惶不安，不知這次他們又要抓那些人？

中午以前，連我在內，一共有4名教師，3名職員和3名學生被抓走。其中，一名老師；以及教務主任的太太張奕明和職員鍾國圓；後來都遭到槍決處死的命運。他們3人都是外省籍，年紀不過卅歲上下。

這天以後，教育廳就另派一名校長來接掌鍾校長的職務。

沒什麼好交代的！

蔣碧玉：第2天早上，我從同島難友口中得知，原來我們是被關在青島東路的軍法處。同時，我也看到浩東了；我看到他由兩名難友攙扶著走過押房；我看到他身體承受過拷打的傷痕。這時，我才知道，原來浩東早就被逮捕了。

後來，每當這些特務要到基中抓人時，他們必定帶著我那年輕的妹妹同行。我知道這是他們故意分化基中教職員的詭計，他們故意要讓其他人認為是我妹妹出賣他們的。

有一天，我那姓戴的親生父母，帶著我的小孩來探監，但押房看守卻不讓他們接見。同房的師範學校的老師就教我哭，我聽她的話放聲大哭；她就跑去要求看守說：「校長太哭得好可憐，你就行行善，讓她見見她父母吧！」

看守於是回答她說：「我可以讓她見客，條件是不要再哭了！」

當然，我立刻停止哭泣。於是就出去見父母。妹妹也來了。我於是告訴她：「妳自己要注意，不要被他們利用了！」妹妹以為我誤會她，很生氣。

9日下午，學校的女職員張奕明、鍾國圓和王阿銀3人也一起被抓進來了。張奕明並且和我關在同一個押房裡頭。當她被關入押房看到我時，驚慌中不失欣慰地嘆道：

「校長太，你也在這裡啊！可這是什麼地方？好恐怖啊！」

不多久後，張奕明和鍾國圓都被槍斃了。

那天，吃早飯時，押房的窗戶都被放了下來，一些關較久的難友就說，早上一定有槍斃。不久，吉甫車的聲音在押房外頭響了起來，我們於是把棉被墊高，從押房的小窗口往外看，我看到吉甫車上面坐著幾名持槍的憲兵。然後，押房的門突然開了，憲兵班長大

聲點名道：「張奕明，開庭！」

我看到張奕明從容地一路微笑著走出押房，臨上車時還堅定的呼喊著激烈的政治口號。這天早上，14歲就入黨的張奕明和鍾國圓都同時在早晨的槍聲中仆倒了。

第2天，又有槍斃要執行。聽到押房外頭的吉甫車聲時，我想，這下輪到我了；同房的難友們也都以為是我。我於是從容地換好衣服，她們然後幫我梳頭。

「有沒有什麼要交代的？」有人問我。

「沒什麼好交代的。」我說：「我的東西你們都拿去用吧！」

然而，押房的門開了，被點名的人並不是我，而是7、8位金門籍的老師。

在軍法處熬過半年的審訊後，我因為與浩東聚少離多，涉案不深而被釋放。

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鍾順和：1949年12月，我和校長同時被移送保安司令部內湖新生總隊感訓。這時候，我們通過報紙而知道大陸已完全赤化了；國民政府已撤至台灣。在感訓隊的難友們心理都認為：「就快解放了。」

鍾校長在感訓期間，表現得非常篤定、沈穩。他按照規定參加隊上的各種活動；只是在思想上，他的反應卻是以沈默來表白他的立場。每天飯前，隊上總要我們針對三民主義的某一部份討論、發言。因為沒有人自動發言的關係，隊上教官就以指定發言的方式，輪流點名，這樣，通常每個人一個禮拜都會被點到一次；而一般說來，大家也都按照教官要的答案，上台發言。可是校長他卻不這樣！每次，被點到名時，他總站起來說：「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有一天，校長突然用客家話跟我說：「我已覺悟了。你們年輕人要忍耐，要稍微適應環境，不要太勉強！……還有，你向來愛出風頭，一定要收斂些。」

後來，校長一連寫了好幾份申請退訓的報告，表明不接受感訓的堅定立場，要求政府另外發落。幸好，這些報告都被感訓隊中的一名廣東梅縣籍的客家人教官中途阻截，沒有再往上報，而沒有出事。這名教官還一直勸告校長說：「國民政府認為台灣青年對大陸的狀況不明瞭，祇是思想左傾而已，政府認為台灣青年都是被誤導的，因此，決定不『打』本省人，只『打』外省人。」

然而，校長不為所動，仍然一再的填寫退訓的報告。有一次，這名教官剛好出差，校長的報告就被呈報上去了。因此，當李蒼降等人被捕時，感訓隊便以「上課稱病不到、討論拒不發言、不服長官指導、態度頑劣、思想毫無轉變……」等理由，把校長提出感訓隊，

再度送往軍法處，與李蒼降等人同時審理。我和另外幾位與校長同案的難友，於是也跟著被移送軍法處。

蔣碧玉：聽到浩東被送回軍法處審理的消息，我感到惶恐不安，怕浩東出事，於是去找丘念台先生，希望丘先生能夠設法幫忙。丘先生安慰我說：「你放心，沒有審判兩次的。」

1950年春天，丘先生和省內士紳聯名向當局建議，務請從寬處理本省籍的思想犯，給他們以悔過自新之路。

3月1日，蔣介石復職視事，並著手改組內閣，提名陳誠任行政院長，積極推進反共抗俄的政策。

4月，駐海南島的國軍約8萬人撤退來台。

5月，國軍自動放棄舟山群島基地，將15萬精銳部隊撤到台灣。

在同一時期，萬山群島及閩南東山島的國軍，也紛紛跟著撤退了。局勢至此，是很明顯了。我想，只要浩東不死，不久就可重聚了罷！

6月25日，韓戰爆發。第3天，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從此，歷史已經改變了它的軌道。我也開始調整對浩東的未來的想法。

終於，該來的還是來了。

10月14日，一大早，軍法處派人來通知，要我們到殯儀館領屍。戴家生父和妹妹去了；他們不讓我去，要我待在家裡。7點左右，有個通車上學的甥兒，在火車站的槍決告示上看到浩東的名字，急急忙忙跑回來告訴我。

「我已經知道了。」我平靜地說。

父親和妹妹在殯儀館的停屍車上看到三副棺材；他們是浩東和他的同志李蒼降與唐志堂。

棺材是公家的，殯儀館卻大敲竹槓，要價七百多塊；那時候，一錢黃金也不過30幾塊；父親身上只有二、三十塊錢，妹妹只好回來拿錢。

妹妹告訴我說，浩東挨了3槍，都在胸部，額頭許是倒地時碰了點傷，手裡還抓了一把土。我想，打在胸口，死得較快，沒有那麼痛苦吧！妹妹又說，她在殯儀館遇見最後審判的法官。「勸你姊姊，教她不要太悲傷！」法官對妹妹說。

浩東的屍身送回家時，打開棺板，我們驚訝地發現兩封夾在棺材板間的遺書；一封是給我的，另一封則是給母親的。

與妻訣別書

蘊瑜：

我以很沈重的心情來寫這封信給汝。汝我共處已有13年，時間不短不長，而且抗戰期中在極端艱苦困厄的環境中，以汝孱弱的身體，共同甘苦，竟挨過差不

多十個年頭，在工作中，在養育小孩的事情上面，汝都沒有我的多少幫助，盡了汝的責任。

光復後返台，汝我又以工作的關係，不能常在一起家庭的瑣務，全由汝負擔，這是委曲了汝的。這一年來，更難為汝了。我實在不敢去設想汝們如何生活，在接見的時候，我覺得汝似乎更瘦了。一切的一切說來都是不幸的。

但是蘊瑜；我們也曾有不少美麗珍愛的過去，那些回憶與感懷時常要把我沈重的心情變鬆得多。蘊瑜；在困苦的環境中還是找些愉快吧！忍耐能克服不少困難，它能增進人的活力。

蘊瑜；請不要驚駭，也不要悲傷，我告訴汝一個設想——當然汝我都希望它是架空的、不會兌現的設想——我的著落發生汝最不願意的情形！那汝將如何呢？

我知道汝的心情將會受到莫大的衝擊，汝將沈淪于悲痛的苦海中，但是我希望汝能很快就丟掉悲傷的心情，勇敢的生活下去。

.....

關係我們的生平，汝知道很多，我不想在這裡說些什麼。關於後事，切不可耗費金錢，可用最簡單的方法了決一切。汝知道，在這裡我沒有什麼東西，一些用品，汝們領回去，以為紀念。.....

南部母親我已另有信給她，我只希望汝多給她通訊，多給她安慰，東、民二兒多給她見面。東兒的牙齒不好，恐怕是汝們傳統的缺陷，須及早設法補救。民兒太可憐了，恐怕他還不認識我呢！

父親、母親，請都不必悲傷，諸弟妹努力求進，以諸弟妹的聰明天資，必能有所成就。我將永遠親愛汝懷念汝，祝福汝。

浩東手書

十月二日深夜

第六章：槍決之後

「大母親至。她說，看了我就會令她想起阿謝，又說能不能設法讓她見一面，則就死了也瞑目，她的身體是那樣的濟事了。我連忙陪著笑，勸她說，阿謝在那裡很好，她可不必掛心。我笑得非常自然而且開心，讓她相信，阿謝原就這樣的好。.....」

——鍾理和日記：1950年12月21日

佛祖的骨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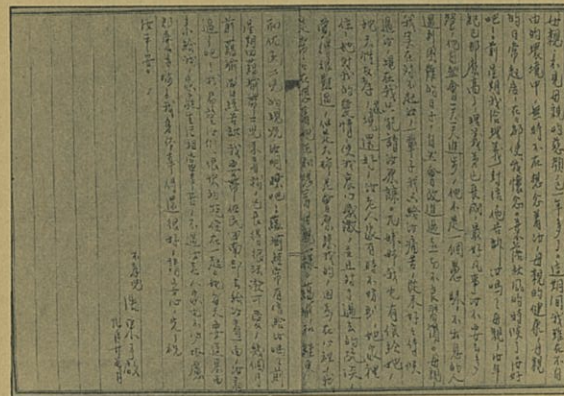
鍾里義：阿謝哥被槍決之後，我上台北，把他火化後的骨灰，捧回家鄉入祀。回到家時，73歲的母親見我手上捧著的骨灰罈，好奇地問我：

「那是什麼？」

母親沒唸過書，不識字，無法從報上得知阿謝的消



鍾浩東校長(右坐者二)和客家子弟們。



鍾浩東在處刑前不久，親手由獄中寫給母親的信函。

息。我於是騙她說：「這是我去廟裡燒香，請回來的佛祖的骨灰，放在家裡奉祀，可以保庇阿謝哥的劫難早點消除。」

母親聽後，頻頻點頭，笑著說：「這樣子好！這樣子好！」

我忍不住心中難過，跑到屋裡，關起門來，先是乾

號，然後就放聲大哭，眼淚流個不停.....

1953年，母親去世。一直到她逝世為止，她都不知道阿謝哥已經死了。我想，她生前如若知道阿謝已死的話，她一定也會發瘋而死罷！

尾聲

第二封信是西奧寄來的（梵谷的兄弟）：

「素描畫得很好，我將盡全力賣掉它們。附上去阿姆斯特丹的路費20法郎。祝你成功，老孩子。」

——抄自史東著「梵谷傳」

啊！啊！和鳴！你在那裡？

——鍾理和日記：1958年2月22日

《人間證言·在大陸台灣人系列之二》

在上海的老台胞

從日據時代到光復初期

或由於戰亂征兵，

或基於信仰認知，

或由於歷史錯植，

多少台灣同胞輾轉祖國大陸。

數十個寒暑匆匆飛逝，

流落異鄉上海五位台胞，

轉述他們特殊的遭遇，

他們的企盼，望鄉的想念……

撰文 ■ 王墨林

昔日在台灣農村裡，當誰家的小孩走失了以後，左鄰右舍都會自動來幫忙，一邊敲著鍋子，一邊喊道：「阿×仔！蹬來噢！」就這樣眾人沿著村頭村尾，一直喊到田地裡。敲打鍋子是要把玩累了，或因一時賭氣而藏在隱蔽處睡覺的小孩吵醒；聲聲近乎淒厲的叫聲，配合上敲擊鍋子的金屬聲，彷彿為了叫回已脫離軀殼，不知在哪裡飄盪的魂魄舉行儀式一般。兒時經歷過此一景像的人，大概都忘不了大人們那一聲聲伴著敲鑼打鼓的呼喚：「阿×仔！蹬來噢！」

不少走失的小孩就在這樣一聲聲呼喚中，重回到親人溫暖的懷抱裡，然而，也有不知誰家的小孩一走即是數十載，任憑親人怎樣的呼喚，也回不到故鄉，也許，從黑髮變成了白髮的父母，依然在心底一聲聲喊著：「阿×仔！蹬來噢！」而離家遊子的回家路卻早已被歷史隔斷。

台灣，作為帝國主義與中國之間的緩衝地帶，這座小島先天上已抹上一層悲劇色彩。在日帝統治台灣的50年間，殖民政府對台灣與大陸之間的交流關係，雖明訂了極為嚴厲的管制，仍擋不住民間利用各種管道到大陸經商或學習，在這個時期去大陸的台胞，迄至目前尚存21人定居在大陸，大都從事於工商業或行醫。此後，日本向中國宣戰，台灣與大陸兩地的交流關係完全被切斷，但是仍有許多台灣青年被日本軍隊征調到大陸參加戰役，或甫從日本的大學畢業之後，即被調往大陸充任日方的御用工具，到目前約有40人殘存，已在大陸落戶生根。

1945年台灣光復後，台灣與大陸兩地恢復正常來往，因戰後民生困苦，尤其大陸國共內戰方興未艾，兩地來往並不熱絡；光復初期，國府在島內選拔了一百多名大學生，以公費生名義送往大陸的大學進修，儲備做為台灣地方基層幹部的人材；國共內戰的昇高，導致海峽兩岸的情勢也在客觀上做了轉變，國民黨一方面大舉將所有的軍政機構撤離到台灣，一方面又從島內招募了大批壯丁征調到大陸做最後孤注一擲的反撲。1947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後，這些佔著大陸台胞人數絕大部份的公費生與台籍老兵，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飄落在大陸各地，回家的路於是變得愈來愈遙遠。

以後在島內發生228事件時，也有不少台籍知識分子為了逃避國府的政治壓迫，繞道從日本回到大陸，加上50年代在美、日的台灣留學生陸續「回歸」大陸，參加「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使大陸台胞的人數提高到一萬人以上。1950年韓

戰爆發，台灣被國際強權編入以美國為首的亞洲秩序，龐大的美國第七艦隊堂堂進出台灣海峽，中國政局在國際強權的干預之下，一齣國土分裂、民族分斷的歷史悲劇於焉產生；自此海峽兩岸禁絕一切任何形式的來往，即便是來自對岸的一封平安家書，在佈滿「白色恐怖」的50年代，也有可能被視為「匪諜嫌疑」的佐證而加以監禁。海峽兩岸發生的妻離子散種種人間悲劇，就這樣隨著國共鬥爭而持續上演了40年，多少遊子望鄉的期盼在悠悠歲月中蹉跎過去。

1987年10月，國府宣佈開放外省人返鄉探親的實施法令，至此海峽兩岸的對立狀態似乎開始消融，然而台灣知識界長久以來在近代史方面，因政治的禁忌而無法探討的結果，使得台灣社會罹患了「記憶喪失症候群」；國共內戰所造成滯留在大陸的台灣人無法返鄉的這一頁歷史，竟然或多或少不再成為歷史悲劇的一部份，存留在台灣人民的內心深處。即使在國府的大陸政策正逐步開放之時，大陸台胞返鄉探親的意願卻是不見有人提到及爭取，可見我們是怎樣的一個易於忘記自己歷史的族群啊！

對於居留大陸40年的台灣人，無論逐漸消逝在他們背後的歷史光華，或他們一顆流落異鄉的孤寂心靈，都是我們應該去了解與關懷的；我懷著這樣的心情，來到了台灣人集中的上海，展開大陸台灣人的採訪。

廖先景

「寶島酒店」在上海眾多的餐廳之中，雖不能算得上是設備一流的餐廳，但在氣氛的營造上，卻頗能獨特地突出台灣風味。而且以個體戶所經營的餐廳規模來說，「寶島酒店」可說是大手筆，它的服務態度及衛生水平，也因負責人廖先景先生的嚴格要求，與其他個體戶餐廳相較之下，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自開業以來，生意蒸蒸日上，尤其台灣來的觀光客更喜歡到這裡用餐。一臉福泰的廖先生說：「每天都有台灣客人來，他們大都喜歡點我們這裡的台灣菜，其實怎麼能跟台灣比呢？他們大概還是抱著吃看看的好奇心吧？有時也有台灣客人會熱心地告訴我們一些台灣菜，像什麼麻油雞、炒米粉的正確做法。」

廖先景，今年62歲，桃園楊梅人。他說，在上海的客人台胞還有7戶，都是當年一起到大陸來的，而今垂垂老矣，大家都以極熱切的心情期待

回台灣故鄉探望親人。他說：「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我離開了日本海軍高雄兵團，在家賦閒的時候，正好看到國民黨70軍登報招募士兵。以前當日本兵是被逼的，總是心不甘情不願，現在若能當國軍的兵，倒有心安理得之感，何況所開出的條件也不錯，服役屆滿3年，可由政府安排就業，每個月的工資也很高，所以我就跑到楊梅鎮去報了名。誰知道才報了名就不准我們回家，我們知道上了當，等部隊把我們送到新竹機場時，我與另外兩個同鄉找到機會開小差溜掉了。沒想到部隊找到我父親，把他軟禁起來，那時正是農忙時期，我又不能拋頭露面，只好重回部隊讓父親回家。」

部隊怕我們鬧情緒而暴動，把槍支的撞針都收走。副班長是四川人，對我還不錯，他偷偷告訴我，部隊要把我們這一批台灣兵送到大陸去打共產黨；我要求他幫我寄封信給家人，無論如何都來見上一面。1946年12月，部隊押著大批人馬在基隆港上船，父母按照信中約好的時間來到基隆港口等我。我在船上看到碼頭上的母親一直哭個不停，父親在她身旁大聲對我喊著早點回家！一定要寫信！那時候場面很混亂，我根本無法告訴他們一切原委，只是含著眼淚拚命點頭，這時副班長在旁邊告訴我，排長走過來了，我趕忙走開，沒想到這一閃身，竟然就閃過了42個年頭……」

70軍的部隊才到大陸一個月即被「解放」。他所服役的280兵團在山東被共軍打成散兵游勇，他想回家，身上又沒有路費，只好就地加入「人民解放軍」，隨著部隊到了上海，被安排在「申江總工會」工作。1951年，朋友介紹一位漂亮的蘇州小姐與他結了婚，生下了3個男孩子，老大、老三目前都在工廠裡當工人，老二從上海師範大學畢業後，做了一段時間的教師工作，去年向銀行貸款開了這家「寶島酒店」。

廖先景去年已退休，每天除了跑到台聯會看台灣報紙，注意有沒有出現讓大陸台胞返鄉探親的消息，其餘時間大都在店裡與老二等同照顧生意。他對目前的生活已很滿意，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高齡90歲的父親，直到現在仍盼望著能夠在父親離開人世之前與他見最後一面。依據他側面得知家鄉的消息，他這麼回憶說：「本來家裡以為我死了，母親問神卜卦也說我死了，所以為我立了牌位擺在廳堂裡。後來好不容易才跟家裡聯絡上，還沒等到見面，母親卻已先離開人世，她死前據說仍聲嘶力竭地喊著我的小名。我看到家裡寄來

只要能看到台灣街道的景像出現在銀幕上也過癮。有時候，在公共汽車上聽到有人用閩南話交談，我不由自主地都會迎上去問他們是不是台灣人，結果都是從廈門來的。就這樣，好長一段時間，對於回家的念頭早已死了心，最近台灣當局讓外省人回大陸探親，我的心又活了起來，每天都盼望著出現台灣當局也讓我們台灣人回台灣探親的消息，尤其們希望能夠讓我們的下一代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家。」

「回家」永遠是大陸台胞最關切的一個話題，「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更是他們普遍的心理寫照。周先生說，若可能他原本想爭取第一個回台灣。但是，目前殘留在大陸上的老台胞之中，有許多人都已步入7、80歲的古稀之年，以人道立場來說，應該儘快讓他們回家探望親人；其次就是國民黨從台灣帶到大陸來打戰的台籍老兵，也應該優先回去。聽說有一些台籍老兵的妻子在文革時被強迫與丈夫離婚劃清界線，以致不少台籍老兵落得孤苦零丁，年紀大，文化水平又不高，寂寞地在異鄉渡過殘生，遭逢這種晚景堪憐境遇的老兵，大都在鎮江及福建的農村。

文革，對台胞來說，像做了一場惡夢，尤其對當過國民黨兵的老兵而言，他們所受到的衝擊更大，當時的處境可以說是活在最受歧視的社會底層。文革的功過將受到歷史公正的評價，然而，老兵所遭遇的不幸，又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

周先生提出他對文革的看法，他說：「文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災難，經濟可以恢復，斷了層的教育卻是無法恢復的，現在老的要退休，搞紅衛兵的那一代又跟不上來，必須付出更艱辛的代價，才能把四化路線堅持下去。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沒有文革，也許就沒有現在大幅度的改革開放，中國人仍自以為是第一大國。」

周太太說，他們在文革時，有一天晚上也被一批紅衛兵衝進來抄家，並訂了個「來歷不明」的罪名。她說：「那些小孩子怎麼會了解當年我們為了愛這個民族，才從殖民地跑回來的那份情操；一場惡夢總算過去了，大家都從中學到許多經驗，我相信以後不可能再發生這種事。」

周太太不只日文精湛，也像日本女子一樣待人溫柔、細心，也許長住大陸歷盡政治動亂，磨鍊出了她堅韌的個性，在言談之間，展露出一種落落大方的風度，這都是在日本女子身上所看不到的。她說，為了陪女兒在日本讀書，曾在日本住了兩個月，生活習慣深感難以適應，她覺得大部

為只分住一層樓，空間並不寬大，但是經過周太太一黃雪照女士的一番細心佈置，反而洋溢著一股既溫暖又舒適的感覺，從結實的木質建構及古樸的傢俱，可看出這些房子的悠久歷史。周太太說：「我已在這棟房子裡住了50年。我的父母都是牙醫，早在中日戰爭發生之時，他們因不願受日本人殖民統治，舉家從台灣遷到上海來定居。我小時候是在台灣的日本小學唸書，又不會說國語，動作上受到日本教育的影響，也跟其他中國小孩不一樣，經常有人把我當做日本小孩看待欺侮我。後來，我轉學到台北北一女，唸了一年，正好碰到228事件發生，我怕台灣人把我當成外省人，又跑回上海，沒有多久，上海就「解放」了。那時候，許多上海人都逃到台灣去，父母親不願意走，我也捨不得離開上海，就這樣留了下來。」

周光遠坐在妻子的身邊，偶而聽到會心之處，臉上也會出現一抹笑容，他笑吟吟地說：「她常常對我埋怨，嫁給我幾十年了，連我的一個親人都不認得，一點都不像正式入籍的妻室。從1943年離開高雄的故鄉，到日本去讀書，一直到現在，我不曾再見過故鄉的人。」

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很想去大陸學習新生事物，以便將來可以為建設台灣新社會而出力。很多台灣留學生及華僑都在那個時候回到祖國的，他們先待在北京學習一段時間的普通話，然後再行工作分配或考大學，有人去了東北，有人留在北京。因為我在日本已經是研究生，就直接把我分配到上海國營17棉紡廠工作，從最基層的技術員幹起。我是在工作之中學會普通話的。那時我一心一意努力把各種技術學習好，以為台灣很快就會跟大陸統一。然而，客觀情勢的發展都離我的主觀意願愈來愈遠，在1959年，我認識了現在的太太，決定跟她一起落戶生根，做長期定居的打算。」

周光遠與黃雪照夫婦都是台灣人，在大陸台胞中很少有這樣純粹的搭配，在家常交談中，周太太常常取笑周先生的閩南語發音不正確，並且幫他糾正，顯露出他們對鄉音的無法忘懷與依戀。周太太滿懷興奮地提到她如何撫慰他們之間的思鄉之情。「我們兩個人常常在家裡試驗做一些台灣小吃，憑著小時候吃過的印象，兩個人一邊討論，一邊試著做，像炒米粉啦，米苔目啦，還有那種紅、白兩色的小湯圓啦！我們都做過。」談及過往的種種，周太太以和緩、細膩的口吻說：「若有台灣電影在上海上演，我們也都會跑去看

可惜，於是，就在一念之間，他決定留下來繼續完成學業。

陳天章那溫文儒雅的氣質，展露出了北大知識份子所特有的書卷氣；提起回不去的家，他的眼神浮現出一層憂鬱的眸光，他沈重地說道：「當時我認為中國不過是暫時的分裂，沒想到估計錯誤。中國的內部問題還好解決，但是1954年以後，美國開始干涉，問題就變得複雜了，我對於回家的念頭也漸漸地死了心。」

後來就在上海結婚定居了下來。太太是律師。我們生了三個小孩：大女兒目前在無錫插隊落戶，不能常見到面；二女兒在日本讀大學，也是好久才能見一次；小兒子是一個技術工人，目前能夠承歡膝下的也只有他，我的家庭很簡單，但是一家人其樂融融。文革時，台灣人都受到絕大的衝擊，無一能倖免，當時紅衛兵指責我是漢奸、國特，單位把我送到五七幹校去改造。現在黨中央也承認這段錯誤，逐漸都一一平反，人類只要肯面對歷史發展中的錯誤，勇於做反省，就不容易重蹈覆轍。國民黨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政府都予以批評，偏又儘在文革這個錯誤上做文章，實在是不現實的。」

陳天章現擔任上海外貿學院院長，利用到日本出差的機會，在第三國跟台灣的兩個弟弟及兩個姊姊見到面，當時雙方都很激動，陳天章說，幾十年孑然一身在外飄盪的許多委曲，一下子也不知該從何說起，反正見到面心裡就踏實了，再訴什麼苦都不是重要的。他說，家人知道他在大陸的生活概況之後，也就放心了，甚至給他很多鼓勵，叫他不要為家裡的事擔心，只要等到國民黨開放大陸台胞返鄉探親的那一天來臨，他們立刻接他回家看看。一提到回不去的家，陳天章總不自覺地陷入一種悲傷的情緒之中，他說：「父母早在文革的時候就相繼去世了，我是家中老大，也是家族期望最大的子孫，竟然連父母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實在不孝之至，身為人子可說是一生都無法赦免的罪過。現在我對人生已別無奢求，只希望能夠在有生之年回到故鄉看一看。唉！我經常夢到兒時跟弟弟，堂弟們一起在大度山遊玩的情景，醒來後的那種空虛感，誰都不能了解的！」

周光遠・黃雪照

周光遠先生的住宅是英租界內的一棟洋房，因

母親死時的照片，自己一個人躲在房間裡哭了好幾天。文革時，我因讀過日本書，被指為日本特務，再加上台灣人，又搗了個國民黨特務的罪名，挨打挨批帶上坐4年牢，我連哭都沒哭一聲，只想到要好好留住一條命等著跟父母見面，意志就堅強了起來。母親死了以後，父親一個禮拜不吃飯，只靠注射葡萄糖維持體力，後來弟弟問他：要不要跟大哥見面？他點點頭，弟弟乘機勸他進食，他才開始吃飯，自此以後，他經常問弟弟我回來了沒有？」

廖先景對於孩提時代的回憶，依然清晰如故；他經常對兒子們提到他們的祖父是鐵路工人，家裡環境不好，暑假的時候都要沿街去賣冰棒或賣菜，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事，還要利用晚上時間偷偷跟著曾祖父學習漢文，他說，日據時代讀漢文書是會被日本人捉去坐牢的。他的一生幾乎都在各種型態的政治壓迫下渡過，這些現實經驗不僅鍛鍊出了他堅強的意志力，更使他的性格充滿樂觀與進取。廖先景以肯定的口氣說：「我現在很注意保養身體，就是為了要等到回家的那一天。我們也算國民黨的老兵，是他們把我們帶來大陸，打了敗戰就把我們丟在這裡不管，國民黨不給我們回家的路費已經算是沒道理了，為什麼連讓我們回家的權利都要剝奪？我只是想回家探望90歲的老父親，再到母親的墳上去哭一哭。現在我的家庭、事業都在大陸上，去台灣也不過像出個差，我還是要回來的！」

陳天章

陳天章1926年出生於台中西屯，台中一中畢業之後進入高等農校。1946年，國民黨在台灣招考公費生，準備送往大陸的大學留學。陳天章一方面因家庭環境不好，沒有餘力繼續供讀大學，另一方面感懷於對祖國的了解不夠，就報名參加甄選。當時連他共錄取了一百多人，有當醫生的，有正在讀大學的，也有剛從日本回來的。他們先在台灣本地學習兩個月的北京話，及中國史地、三民主義等課程，然後再分發到大陸上各大學就讀；陳天章被分發到北京大學法律系。當時教育廳非常重視這一批台灣本地菁英，準備培養成為地方基層幹部人材，所以在政權易手之前，大部份的人都提前回到台灣擔任公職。而陳天章初次在北大體驗到生平從未享受過的自由空氣，深深被這種開放的學術環境吸引，覺得半途而廢實在

份日本人既自私又虛偽。從她的身上，我反倒真的看到了細緻的日本文化與寬濶的大陸文化美妙的結合。

採訪結束前，她端出蓮子湯請我喝，並且對我說道：「今天知道你要來，我特別熬了蓮子湯一起喝，表示我們跟台灣永遠心連心！」

一剎那間，我的淚水湧了出來……

葉吉南（蘇里勞武來勒來）

只要看到葉吉南的一雙大眼睛，立即令人猜想到他可能是來自台灣的原住民，雖然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很多，但是像老葉那樣具有馬來亞人種特色的黑皮膚、大眼睛卻不多見。1931年，老葉說也是昭和6年，他出生在屏東一個排灣族的部落。台灣光復前，他正在潮州中學唸書，原本學校當局打算培養他到日本去留學的。光復後國民黨軍隊到台灣來招募士兵，宣傳在部隊裡可以一邊參軍，一邊唸書，也就是有半工半讀的機會。當時一心立志向學的老葉就去報了名，以便早日實現開創一個獨立自主的生活。報了名之後，部隊如法炮製把他們集中在鳳山的陸軍基地，他才恍然大悟，根本就是在抓壯丁！他們從高雄坐船到上海吳淞口，參加70師的國共內戰戰役，那時，老葉才15歲，被派到參謀長身邊做傳令兵。

部隊在山東被共軍打垮，很快又被整編到解放軍61師。韓戰爆發，老葉的年紀小，沒有隨著部隊去「抗美援朝」，於是被留在上海，轉業到工廠工作。就這樣，老葉一直在上海待了下來，並與一位上海姑娘共同攜手創造他夢寐以求的獨立生活。

如今大女兒已出嫁，小兒子在武漢讀大學，只有大兒子跟他住在一起，連太太、兒子的工資全部可以收入500元人民幣；老葉說，現在生活很舒適，家裡高檔消費品如：電視、電冰箱都齊全，他似乎已達成他年輕時所做的夢。當老葉滔滔不絕敘述著他的這半生經歷時，沒有誇大的動作，也沒有閃爍的眼神，就像登山者爬到頂峰時所流露出來的自信。不只他的神情跟台灣的原住民所表現的含蓄個性不一樣，他的語言也失去了台灣原住民特有的腔調，幾乎跟外省人一模一樣；從他的身上看到主體與母文化隔絕40年後的變化是驚人的，但是，他仍不忘記自己是一個饒勇的排灣族人，他說：「雖然各級領導對台灣少數民族

都很關心，也有具體的優惠待遇，但是國內的法律及正式文件，都稱呼我們是「高山族」，這是對我們的歧視，我曾告訴過一些幹部，是你們漢人把我們趕到山上去的，我們自己從不承認自己是什麼高山族，我們一直建議上級要把稱呼改為台灣少數民族。」

離家40年，即使鄉音已改，然而鄉愁不減，家鄉仍是生命最大的依賴，老葉說：「我的父母都還健在，下面有兩個弟弟及兩個妹妹。去年12月，收到妹妹的來信，她叫我想辦法回家來看看父母，老人家已來日不多了，讀了信之後，整整失眠了一個多禮拜，一個人在外灘走來走去，真是心亂如麻……」

老葉說到這裡，突然哭了出來，好像悶積了40年的委屈一下子讓它全部渲洩，又好像一個迷路的小孩子，恐懼著回不了家而哭泣。原先看到他身上的那一份自信，卻因為想回家而剎那間崩潰下來。

我怔怔地坐在他的對面，一股莫名的悲傷強烈地襲入我的心胸……

每年10月、11月間，居住在上海的老台胞都會組織一個「在滬台胞尋根訪祖團」，帶著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遠至漳州、泉州、廈門等地找尋曾經熟悉過的一點吉光片影，到街上去聽聽鄉音，或到公園看看相思樹，尤其忘不了的是故鄉那芬香的小吃；當這個團體到了廈門，大家都放著飯店準備好的正餐不吃，一窩風地跑到街上，去找那花生湯、肉、蚵仔煎大吃一頓。最令他們難以忘懷的，是在漳州東山縣的「台灣漁民接待站」，與來自故鄉的台灣人聊天，每位老台胞的心中都有訴不完的鄉情啊！然而，這樣的形式，不過暫時撫慰了異鄉遊子的寂寞，只有踩到故鄉的土地，看到故鄉的親人，才是遊子的心最終的歸宿。

對於作家，

他在旅日朝鮮人的進步運動中，過早地洞燭了其中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不惜以長年的孤獨、污謾為代價，離開了運動，離開了機關。「但是，落手寫『烏鴉之死』，治療了我的虛無主義，」他說。他把寫作的焦點，執拗地集中在1948年韓國濟洲島上，由美軍和李承晚聯手進行的，瘋狂屠殺了八萬農民的「四·三」事件。1987年，他的濟洲島連作才被譯成韓文，流回激盪中的祖國，揭開那一頁在冷戰構造中淹沒的歷史……

不幸正好是他的幸福

撰文■劉桑華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在東京一家「燒肉屋」的一隅，在日朝鮮人作家金石範（Kim Sekk Bon）接受了陳映真的訪問。神采奕奕，性情直爽的金先生，知台灣光復書局最近出版的「第三世界文學選集」中收錄了他的著作「烏鴉之死」，興奮地說這是意外的殊榮。孤獨地、勤勤懇懇地埋首寫下一部部，題材離不開祖國、故鄉的作家，在此之前，由於嚴厲的政治檢閱一直都沒有機會獲得祖國韓國讀者的認識。但是，今天，他作品的韓文本終於被允許在韓國出版，且深受同胞們的贊賞。他宣稱這是過去艱苦掙扎時，作夢也想不到的事。以下便綜合這次訪談的內容與金先生的著作文章，作幾項概略的介紹。

(一)寫作生涯的契機

1957年，金先生31歲時，寫了處女作「看守朴書房」和「烏鴉之死」，發表在日韓國人的綜合性刊物「文藝首都」雜誌上。自此，只寫了二、三篇作品。其後，將近十年的時間，都與創作事業絕緣，在這段期間，金先生參與了在日朝鮮人政治組織「朝鮮總連系」的工作，餘暇開始用朝鮮語零星地寫作。1967年的秋冬之際，金石範先生因胃切開的手術入院大約三個月，他因已對機關內的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作風不滿，便藉此機會，辭掉了「朝鮮總連系」的工作。在他入院前，日本新光書房出版社有意出版他的作品。他把沾滿灰塵，在角落裏躺了十年的作品：『烏鴉之死』、『看守朴書房』、『愛和自由』、『觀德亭』等短篇小說合編為一冊，書名擴即為『烏鴉之死』。他退院後療養了一年，因著「烏鴉之死」一書的關係，於1969年，他再度用日語創作，日本岩波玉店的在『界』雜誌八月號上發表了『虛夢譚』。以後由講談社出版的『烏鴉之死』，就把這篇也收進去。

「在日朝鮮人文學是日本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金石範在一篇文章中這麼說。金石範是民族意識非常強烈的作家。他認為日本與朝鮮過去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所以他使用日語寫作，等於是「用敵人的語言寫朝鮮人自己的事」，有難解的矛盾，對他而言非常痛苦，他沈痛地稱為是「語言的咒縛」。

(二)「濟洲島事件」的題材

有很多人問金先生為什麼總是以韓國濟洲島為描寫對象？他說濟洲島就是他的故鄉，這故鄉且是要自身的存在，以及作品的形象的核心，代表一種理念，然而在現實世界裏，我却是一個喪失故鄉的人。因為政治上韓國民族分斷對立的關係，使我無法觸摸故鄉的土地。」他說。除此之後，他的故鄉濟洲島，在1948年曾發生過「四·三」悲慘事件，當時的人口有二十幾萬人的濟洲島，在這次農民反帝起義中被李承晚和美軍當局殺了七萬多人，資料不許留下，整個歷史真相也被戰後南韓政治抹殺。但金石範從「四·三」事件生還的同胞那兒，聽到了許許多多令人難以

想像的悲慘遭遇，激起了他極大的憤怒。「我不能不提筆，即使只是模糊輪廓也好，我必須記錄留存下來！」他說。

濟州島是面積 1800 平方公里的火山島。島的中央是死火山漢拏山。這個島在韓國歷史中自古就是政治犯的流放地。島上雖也有住民，但大多數是從韓本土，或流放、或逃亡過來的政治犯的子孫後代。所以濟州島一向就有反抗權力的傳統。李朝時代，日帝時代是如此，「四·三」事件也是在這種歷史源流，島民的絕不妥協的氣質條件下爆發的。

1954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後，美國立即接收日帝的朝鮮統治機構—朝鮮總督府，進入了南朝鮮。剛光復時，由各監獄及潛伏的地下左翼分子，備受人民擁戴，因而在各地組織了「人民委員會」，宣告建立「朝鮮人民共和國」，但是隨即被美國否決強迫解散。由此，民衆逐漸認清了美國並非解放者的真面目。1948 年 5 月 10 日，南朝鮮在美國策動下，強迫舉行單獨選舉，即推舉美國的忠僕李承晚為大總統，並建立朝鮮「唯一合法政府」即「大韓民國」。這就意味著欲以三十八度線為國境，並使朝鮮的南北分裂固定化。面對朝鮮民族從此被永久分斷的危機，百萬以上的韓國農民、工人和市民全體參加了反對罷工行動。濟州島「四·三」事件就是在這全國性的反對「五·一〇」單獨選舉的反美鬥爭中爆發的。選舉結果，唯有在濟州島李承晚和美國的集團沒能得逞，因為投票所都被游擊隊破壞，居民也作劇烈的拒絕投票抗爭。

事實上在「四·三」事件以前，濟州島就不斷有島民被虐殺的事情發生。不單是讓美國人蔑視朝鮮人，連同是朝鮮人的「西北青年會」（即從北朝鮮逃到南方的被組織成李承晚的親衛反共暴力團體）成員也在「是赤色份子就不是人；不是人就可以殺」的論理下，進行其對島民的暴行。在「四·三」事件起義前一年，濟州島城內舉行「三·一」獨立運動紀念大會，從全島各地聚集了三萬人，要求美軍撤退，並主張推民主改革。美軍政府當局調動了騎兵隊鎮壓民衆，並把一位十四歲的少年射殺了。被激怒的羣衆抬著少年的屍體，舉行了抗議的示威運動，這是島民與美國最初的正面衝突。1948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年前二時濟州島的游擊隊以「反對單獨選舉、單獨政府，美軍撤退，朝鮮統一萬歲」為口號，向李承晚的軍隊宣戰。美國對於以山岳地帶為根據地的游擊隊的強大勢力非怕常懼怕，為了斬絕革命的根柢，故必須鎮壓游擊隊鬥爭震源地的濟州島，而進行了與後來在越戰中使用的同樣殘酷的虐殺行動。美軍和李承晚當局花了八年時間把游擊隊完全消滅，而濟州島民在不到一年裏死了七萬多人，全體島民的家族或親戚當中，沒有未被殺戮者。當年濟州島聚集中有很多的島

鴉，是因為被虐殺的人的屍體遍布的緣故。烏鴉不必尋找其他食物，光是啄食死人肉就使得牠們的羽毛烏潤，肥壯豐滿，可算是烏鴉的飽食時期。由此可想見其人間地獄的慘狀。

(三)『烏鴉之死』的救贖

被在日朝鮮人二世著名作家李恢成稱為「靈幻不名著」的『烏鴉之死』，是金石範創作生涯中，極具關鍵性的作品。可以說走上文學的道路，就是以這一篇作品為開端的。

金石範自稱過去他是個「虛無主義者」。他寫『烏鴉之死』，外在的要因是濟州島「四·三」事件衝擊，而內在的動因則是他內心當時的虛無主義及其感傷主義。到底絕望、虛無是什麼？它的面貌又如何？金石範企圖透過小說來賦予它明顯的具體形象。『烏鴉之死』的舞台雖是故鄉的濟州島，但登場人物及情節都是虛構的。「藉著這虛構的小說我把自己從精神的危機中解放了出來。」金石範說，「寫了一系列與濟州島「四·三」慘案的小說，不料却使我擺脫了虛無。我在韓國苛烈的民衆中獲得了再生。」

(四)非本質的幸福

在六十年代，因金石範在時批判了北韓的官僚主義而被北朝鮮和在日自命進步的朝鮮人視為「民族叛逆者」。在日本出生，只有十三、四歲的戰前去過幾次故鄉濟州島，從此便再也不被允許踏上祖國故土的金石範，幾十年來一直堅守自己的信念，孤獨地、我行我素地生活和寫作。今天，他總算熬過頭，獲得了祖國讀者的肯定與理解。身為作家，沒有比作品被廣泛閱讀和接受更為幸福的了！然而金石範說今日這種「幸福」，並非「本質上的幸福」。「作家不幸也是好的；我自己一直都是『不幸』的。作家真正的幸福應該是在作品被肯定、接受前，寫出能令自己滿意的作品。」他說。為此，他拼命地朝著目標努力。他目前仍在執筆寫『火山島』第二部，於『文藝春秋』月刊連載中。

他對今日韓國的愛國學生，充滿了敬意。「韓國分裂的不幸，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但年輕的一代為我們担负起民族統一鬥爭的艱苦任務，使我感到慚愧，也使我對今日韓國學生充滿敬意和光榮…」他說。

聆聽六十三歲，矍鑠自信的金先生的話語，深為他誠實真摯的人格所感動。能夠說出「作家不幸也是好的」這種作家，其文學生命無疑是能永遠豐盈、飽結果實的。回望台灣社會和文壇，能描寫民族分斷結構下的民衆的哀愁的作家，究有幾人呢？

（金石範短篇小說集「烏鴉之死」，內收「看守朴書房」、「觀德亭」、「蕘與自由」、「虛夢譚」和「烏鴉之死」由光復書局出版，收在「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套書中）。 ♀

國外訂閱價格：

年份	1 年	2 年
港澳區	NT：1696元(水運) US：60.6	NT：3232元(水運) US：115.4
	NT：2404元(空運) US：86	NT：4648元(空運) US：166
亞洲區	NT：1900元(水運) US：68	NT：3640元(水運) US：130
	NT：2644元(空運) US：94.4	NT：5128元(空運) US：183
歐美區	NT：1900元(水運) US：68	NT：3640元(水運) US：130
	NT：2872元(空運) US：102.6	NT：5584元(空運) US：199.4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 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 新訂戶 ☐ 續訂戶編號

訂戶姓名：

訂閱日期：從 年 月 起 至 年 月 止。金額 元

電話：

地址：

職業：

☐ 請開收據 ☐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一年訂費1480元 二年訂費280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再次塑造自己” “款款新姿、屢屢生輝”

PRO-KENNEX 使您成為流行的話題，
今秋潮流統合古典與前衛式之新風味色澤，
本季肯尼士讓您穿出自我個性化，流行年青化。



肯尼士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縣潭子鄉栗林村祥和路33號
電話：(046)338607~8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1-1號
電話：(02)7181320~1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中正路154號
電話：(07)2210448

全省連鎖服務店

台北 長春路77號(02)5433256/南京東路四段51號(02)7122883
延吉街120號(02)7414784/信義路四段141號(02)7063141
新竹 文昌街23號(035)246608
台中 中山路83號(04)2264735/國光路62號(04)2220934
雙十路一段6-12號(04)2118017
嘉義 國華街148號(05)2229795
台南 立人路3號(06)2214072
高雄 中正路154號(07)2416669/七賢二路181號(07)2821809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及體育用品店均售
團體訂貨免運費專線：080-451000

PRO-KENNEX
The world is your playground!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 永久訂戶：16,000元

◎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人	帳號	10087910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戶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經辦局郵政	
	住址		
	電話		
	郵遞區號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登帳

手續費	次	元
-----	---	---

主管：

經辦員：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人	帳號	10087910	經辦局郵政
	戶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經辦局郵政	
	住址		
	電話		
	郵遞區號		

經辦局號 帳號 日期 存款金額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手續費	次	元
-----	---	---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日，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必要時，可請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